外星小毛毛 little Fuzz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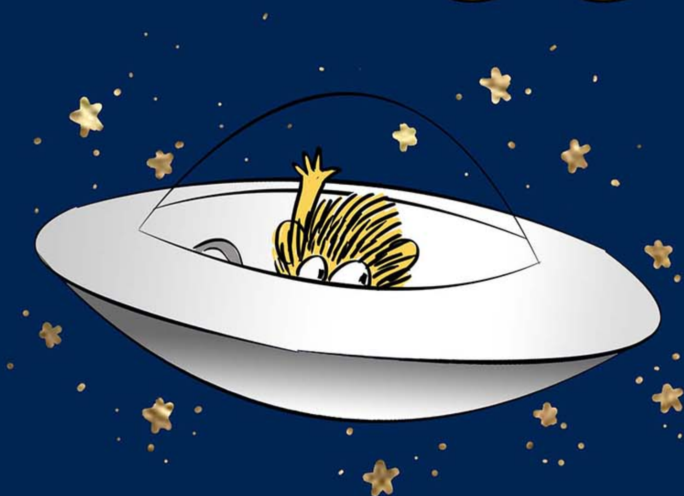
亨利·比姆·派珀(美)[著]
郑君怡、王凯帆、陈晓蕾、赵安琳[译]
张俊梅[责编]

译言古登堡计划
Yeeyan Gutenberg Project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外星小毛毛
little Fuzzy



亨利·比姆·派珀(美)[著]
郑君怡、王凯帆、陈晓蕾、赵安琪[译]
张俊梅[责编]

译言古登堡计划
Yeeyan Gutenberg Project

版权信息

书名:外星小毛毛

作者:[美]亨利·比姆·派珀

译者:郑君怡,王凯帆,陈晓蕾,赵安琪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第一章

金灿灿的阳光耀得杰克·霍洛维不由自主地眯着眼睛。他抬起手把帽子往前推了推，接着又用手在控制器上调整了一下反重力场生成器的脉冲率，把操纵器再次抬升了100英尺。然后，他坐着啧啧地吸了一会儿小烟斗，他那白色胡须的边稍已经被熏得有些发黄了。在离他五百码远的峡谷的岩壁上有一株灌木，灌木上系着一根红布条，此时，他低头看向那个红布条，正满怀期待地微笑着。

“这次爆破会很漂亮。”霍洛维大声地自言自语道。（这是长期独处的人特有的说话方式。)“我要好好看看这次爆破。”

这样的爆破他看过很多次了。他还记得在过去一些年月里，他至少引爆过1000次爆破，其中还包括几次热核爆破，那些爆破发生在哪些星球上他一时间有些记不清了。这些爆破各不相同，且各有各的看头，即使是像这次这样的小型爆破也不例外。霍洛维用大拇指找到了发射按钮，轻轻触动开关，就发出了一组无线电脉冲。那个红布条消失在从峡谷中升腾起来的烟尘中，烟尘一接触到阳光就变成了红铜色。巨大的操纵器在反重力场中失重了，轻轻地震动起来；掉落的碎片砸到树上，落到小溪里，溅起了些许水花。

等到机器稳定下来，他操纵机器滑进他在峭壁上炸开的一条裂缝里。这是一次不错的爆破：震落了许多砂岩，击碎了燧石的岩脉，但又并没有把它们崩得到处都是。有许多大石板松动了。他伸长了带爪子的机器臂，又拉又拽，然后用下面的吊爪提起一大块石板扔到峭壁和小溪中间的那块空地上。接着他又把另外一大块石板砸在这块石板上面，这样两块石板在撞击中都碎了。他就这样一块接一块地向下抛着大石板，直到他攒够了足够他忙活一天的石块，他才停下来，拿着工具箱和长柄反引力起重机，爬上那块平地。在那儿，他打开箱子，套上手套，戴上护目镜，拿出微波扫描仪和一个震动铁锤。

他击碎的第一块石板里什么都没有；扫描仪上呈现出连续的同质结构图案。他用升降机把它捡起来，前后荡了两下就甩进了小溪里。在检查第十五块大石板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个间断的图案，这说明里面有一

块日长石，或者别的什么东西，总之里面很可能有些东西。

大约五千万年前，当这个叫查拉图斯特拉的星球（在过去的两千五百万年里）还年轻的时候，这里存在过一种类似水母的海洋生物。这些生物死后就陷入到海底的软泥中；沙子覆盖着软泥把它们压得越来越紧实，直到软泥变成了光亮透明的燧石，被埋在海底的水母形生物则变成了致密的小颗粒化石。在某些古老生化奇迹的作用下，有些化石具有了强烈的热光性；作为珠宝首饰佩戴时，遇到佩戴者身上的热气，它们就会闪闪发光。

在地球、（光明星）巴尔德尔星、（爱美星）弗雷娅星或者是（启明星）伊丝塔星上，一小块光滑的日长石也能值一小一笔钱。即使是在这个星球上，查拉图斯特拉公司的矿石买家也给这些石头开出了可观的收购价格。霍洛维没抱太大的期望，他从工具箱里取出了一个更小的震动铁锤，随后开始围着这个异质的石头小心翼翼地凿了起来，随着燧石开裂，一块半英寸长的光滑黄色椭圆体显露了出来。

“这得值1000索尔币，如果说它有什么价值的话，”他评论道。他娴熟地东敲敲西打打，那黄色的小石头就从燧石中脱落了出来。他捡起小石头，用带着手套的手掌摩擦它。“可能不是日长石。”他更用力地搓了搓，又把它贴在发热的烟斗上。仍然没有任何效果。“又是一个生长不良的水母。”他一边丢开那石头一边说着。

在他身后，灌木丛中正有个东西在移动，发出沙沙的响声。霍洛维甩掉右手戴着的宽松的手套，扭过身，摸到他的枪。随后他看见了发出噪音的那个家伙——一个一英尺长 (1英尺＝0.3048米)的硬壳生物，它有十二条腿、长长的触须和一副尖利的上颚。他改变了拿枪的主意，转而捡了块碎石头，咒骂着扔向那个虫子。又是只该死的陆地虾。

他讨厌陆地虾。它们太烦人了，当然，这并不是它们的错。更准确地说，它们具有破坏性。它们会钻进他露营所带的物品中，试图吃掉所有东西。它们会爬进机器中，品尝润滑剂，从而造成阻塞。它们会阻断电气绝缘体。它们会钻进床垫里，使劲地又咬又夹。没有谁会喜欢一只陆地虾，即使是它的同类。

这只陆地虾躲开了扔过去的石子，它逃窜了几英尺之后转过身，挥动着触须，像是在嘲笑。杰克再次伸手想够枪，但又克制住了自己的动

作。手枪子弹贵得离谱，可不能浪费在这种幼稚的赌气上。然而他又想到，一个击中目标的子弹不算是真正浪费，况且他已经有一段时间没开过枪了。他又一捡起一块石头，扔出去了一英尺远，落在了陆地虾的左边。石子一脱手，他就抓住了长管自动手枪的粗柄。石头还没落地的时候，枪就已经准备好，保险栓也打开了。他趁陆地虾逃窜的时候从后方开了一枪。这个类甲壳纲动物被干掉了。他满意地点了点头。

“霍洛维这个老头仍然能准确击中他瞄准的目标！”

不久前霍洛维还把拥有这样的能力当作理所当然的事。现在年迈的他，需要通过实践来证明自己还具有这样的能力。他用拇指锁上保险拴，把手枪装进皮套，又捡起手套重新戴上。

他从来没有像今年夏天这样见过这么多该死的陆地虾。尽管它们终年泛滥，但是今年夏天尤为严重。甚至连从第一次殖民化起就居住在查拉图斯特拉星球上的老人们也这么说。当然，有一些简单的原因能解释这一情况。如果是这样，他会因为自己的无视和迟钝而感到吃惊。这也许跟这里反常的干燥天气有关；也许是因为它们的猎物数量增加了；或者是因为它们的天敌数量减了少。

霍洛维听说陆地虾没有天敌，他对此表示怀疑。有些东西会杀陆地虾。他看见过被碾碎的虾壳，有些就散落在他的营地附近。它们也许是被某些有蹄子的生物踩碎了，又被昆虫全部叼走了。得去问问本·雷恩斯福德，他应该知道。

半个小时之后，他又从扫描仪上发现了另一个间断的图案。于是他把扫描仪放在一边，拿起了那个小号震动铁锤。这次他发现的是一块大的化石，浅粉色的，霍洛维把它从燧石母体里分离出来之后，开始摩擦它，很快它就开始发光了。

“啊！这东西果然不凡嘛！”

他更用力地搓着那块石头；又把它放在烟斗上进一步加热，石头相当闪耀。这可不止1000索尔币，他自言自语道。颜色也相当好。他一边摘手套，一边从自己的衬衫里掏出一个小皮包，松了松挂在脖子上的带子。这小包里面有18块石头，全都像红炭一样明亮。他看了看它们，把新采的那块日长石放了进去，开心地笑着。

*****

维克多·格雷戈正在听着他自己的录音，他用右手的手掌跟摩擦着左手中的那块日长石，并看着它亮了起来。他发现自己在磁带中的声音有一种夸张的感觉——并不是那种适合出现在留言磁带上的温和的、非刻意的语调。哦，如果谁想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六个月后，当这盘磁带在地球的约翰尼斯堡播放的时候，人们就能知道那些飞船从500光年之外带来的是些什么货物。黄金锭、白金锭、钆锭；皮毛、生化药剂、白兰地酒、非人工合成物仿制的香水、比塑料好得多的硬木材、香料、还有装满了日长石的钢化保险箱，几乎全是奢侈品，在星际贸易中只有它们才是真正值得信赖的商品。

他在录音带里还提到了些别的东西。草原野兽肉的需求量比上个月增加7%，比去年增长12%，这种肉在十来个无法生产人类食物的星球上仍然很受欢迎。磁带中还提到谷物、皮革、木料。他还在那个越来越长的单子上增加了十几种物品，这些都是查拉图斯特拉现在可以自给自足而不再需要进口的物品。这里面不包括鱼钩和靴子扣，也不包括爆炸药品、发射燃料、重力场发电机零件、电动工具、药品、人造面料。公司不需要再为查拉图斯特拉供应货物了；查拉图斯特拉完全可以满足公司和其自身的需求。

十五年前，当查拉图斯特拉公司把他派来的时候，这里的一个临时停机场旁边曾有一片可移动的小木屋，差不多就在这栋摩天大楼现在所处的这个地方。如今，马洛里斯波特是一个拥有七万人口的城市，整个星球人口接近一百万，这个数量还在持续增长。这里有炼钢厂、化工厂、核电厂、机械工厂。他们生产自己所需的一切可裂变物质，并且最近又开始出口少量的精炼钚；他们甚至开始生产崩解质[注]屏蔽盾。

录音带的声音结束了。他把磁带轴卷了回去，将其转速设为60厘米/秒，然后把它传送给了无线电办公室。二十分钟之内，这盘磁带就会被拷贝出来并随一艘飞船于当晚抵达地球。在他搞定这一切的时候，他的通讯屏发出了嗡嗡声。

“凯洛格博士正在视频联络您，格雷戈先生。”外面办公室的女孩告诉他。

他点了点头。女孩儿的手一挥，屏幕上出现了放烟花似的爆炸，她

便消失了。当屏幕再度清晰的时候，科学研究部的部长正透过屏幕望着他。维克多微微向上看着他自己屏幕中的倒影，立刻露出一个温暖的、热情的、真诚的微笑。

“你好，莱纳德，一切都顺利吗？”

（莱纳德·凯洛格要么是想得到更多名不符实的夸赞，要不然就是正试图在有人责怪他之前把事情归咎于他人。）

“下午好啊，维克多。”这样直接称其名，比加上姓氏更简洁——如同大轮胎与更大轮胎的区别。

“尼克·艾默特今天跟你说过有关大黑水计划的事情了吗？”

尼克是联邦政府的驻地上将；实际上，在查拉图斯特拉星球上，他就等同于地球联邦政府。同时，他还是受特许的查拉图斯特拉公司的一个大股东。

“没有，他要跟我说这事儿吗？”

“嗯，维克多，我不太清楚。他现在正在和我视频通话呢。他说关于贝塔洲皮德蒙特地区的降雨的影响有一些不利言论。他对此很担心。”

“呃，这确实会影响到降雨量。毕竟，我们抽干了50万平方英里的湿地，而且季风又是从西边吹来的。东边的空气湿度是会降低。是谁在发表不利言论？尼克又在担心什么？”

“嗯，尼克担心这会对地球上的公共舆论造成不利影响。你知道人们的保护意识有多强烈吗？所有人都在极力反对任何形式的破坏性开发。”

“天哪！他不会认为开垦这五十万平方英里的新耕地是破坏性开发吧？”

“哦，没有啊！尼克没有这样认为，当然不会了。但是，他对那流入地球的歪曲报道表示担心，那些报道称我们颠倒了生态平衡，引起干旱。事实上，我本人也相当担心。”

维克多明白他们共同担心的是什么。艾默特是怕联邦政府殖民星办公室因为他招惹了生态环保人士而责备他。凯洛格没能在他的部门批准

项目之前预料到其影响，他担心自己会因此受到指责。他作为一个部门领导，已经在公司里坐到了很高的位置；现在，他是骑虎难下，只有拼尽全力才能保住现在的地位。

“降雨量比去年下降了10%，比前年下降了15%，”凯洛格说，“一些非公司人士已经掌握了这些数据，并且也掌控了《网络世界新闻》，甚至连我手下的一些人也在谈论生态副作用。你知道如果这种事儿传回到地球会发生什么吗？环境保护主义狂热分子会得到这些消息，公司将会受到批判。”

莱纳德对此事感到大为头疼。他视公司为自己的全部。公司对他来说就像上帝一般，是比他自己更大更有力的存在。

而维克多·格雷戈则视公司为自己的一部分。公司是大而有力的存在，像交通工具那样，而他才是驾驶员。

“莱纳德，一点点的批评不会对公司造成什么损害，”维克多说，“分红这种大事不会受其影响。恐怕你是对批评太敏感了。艾默特又是打哪儿听来的这些报道呢？从你的人那儿？”

“不，绝对不是，维克多。这就是叫他担心的地方。是那个叫雷恩斯福德的最先传播出去的。”

“雷恩斯福德？”

“本奈特·雷恩斯福德博士，博物学家，芝诺科学学会会员。我向来都不信任这些人。他们总是四处干涉，而且学会总会把他们的发现报告给殖民星办公室。”

“我知道你说的这个人；是那个长着红色络腮胡的小鬼，看起来衣服总是皱巴巴的，像是睡觉时也不脱下来一样。唉，芝诺科学学会的人当然会四处干涉，他们自然要把他们的发现报告给政府。”维克多开始渐渐失去耐心了。“我真不明白你有什么好担心的，莱纳德。雷恩斯福德这个人只是做了个有关气象学影响的日常观测报告。我建议你叫你的气象学家们检查一下这份报告，如果报告无误，就把它连同你的其他科学发现一起交给新闻部门。”

“尼克·艾默特认为雷恩斯福德是联邦政府的卧底特工。”

他笑了起来。查拉图斯特拉星上当然会有成百上千个秘密特工。公司派人来此监视他，他知道也能接受。那些大股东们也派了人来，比如星际探索部门、银行垄断联盟、地球-光明星-创世星航空专线公司。尼克·艾默特也有他自己的间谍密探组织，因此，地球联邦政府派人同时监视他和尼克·艾默特。雷恩斯福德有可能是个联邦政府特工——需要四处流动的自然科学研究员是他披着的能够隐藏他这个身份的职业外衣。但是这个大黑水计划简直是愚蠢之极。尼克·艾默特太过劳心。但是很遗憾，沉重的负担并没有将他击倒。

“假设他就是特工，莱纳德。他会告发我们什么呢？我们是受特许的公司，而且我们有极其优秀的法律部门，这能使我们在特许执照保护下安全无虞。这也是个非常自由的特许执照。在这个个无人定居的三级星球，公司完全拥有这里的一切。只要我们不违背殖民星的法律和联邦政府宪法，我们做什么都行。只要我们不做这些违法的事，尼克·艾默特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现在，莱纳德，忘了这件该死的事情吧！”维克多开始斥责起来，凯洛格看起来很受伤。“我知道你很担心这些不利报道会流入地球，这很难能可贵，但是……”

在通话结束的时候，凯洛格又重新高兴了起来。维克多清空屏幕，向后靠在他的椅子上，大笑了起来。不一会儿，屏幕又开始嗡嗡响了起来。他打开屏幕，屏幕上的女孩说：

“亨利·斯滕森先生在线。格雷戈先生。”

“好，把他接进来。”维克多本来要再加一句非常欢迎的，他庆幸自己终于能和有点儿理智的人说话了。

屏幕上出现的面孔衰老而消瘦，嘴唇紧闭，眼角布满鱼尾纹。

“啊，斯滕森先生。很高兴和你谈话。你好吗？”

“我很好，谢谢。你怎么样？”当维克多也回答说身体无恙之后，对方继续说道，“星球仪运转如何？还同步吗？”

维克多望向办公室的另一端，那里有一件他最珍贵的物品，一个大号的查拉图斯特拉星球仪，是亨利·斯滕森给他做的。星球仪在反重力装置的作用下可以离地6英尺，橘色的聚光灯代表KO太阳，在它缓慢地自转的时候，两颗卫星也正绕着它旋转。

“星球仪自身运转准确，大流士卫星也运转得不错，但是薛西斯卫星比正确的经度位置超前了一点点。”

“这可糟透了，凯洛格先生！”斯滕森深表震惊，“我明天第一件事就是去把它调试一下。我早就该去检查它了，但是情况你也知道。总是有一大堆事情要去做，时间又不够。”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斯滕森先生。”他们闲聊了一会儿，斯滕森对于占用了凯洛格先生太多的宝贵时间表示抱歉。其实他的意思是他自己的宝贵时间被浪费了。屏幕清空后，凯洛格坐在那儿盯着屏幕看了一会儿，心里想要是在他自己的组织里有一百个像斯滕森这样的员工就好了。只要有斯滕森的头脑和性格就好；希望有100个仪器制造者拥有斯滕森那样的技能是不切实际的，即使只是想想而已。亨利·斯滕森只有一个，正如安东尼奥·斯特拉迪瓦里[注]只有一个。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人在一个小商店里工作，并且还是在像查拉图斯特拉星这样的一个边界星球上……

随后他得意地看着那个星球仪。阿尔法大陆已经缓慢地移动到右侧了，在橘色灯光下象征着马洛里斯波特的小点正在闪烁。大流士星这颗内层卫星几乎直接遮住了它，地球-光明星-创世星航空线路在这里设有专用航站楼；另一颗卫星——薛西斯星正在慢慢进入视线。尽管它和查拉图斯特拉星相关，但它并不归查拉图斯特拉公司所有；地球联邦政府将它作为海军基地保留了下来。这提醒所有人，这里有个比查拉图斯特拉公司更大更有力的组织存在。

*****

格尔德·范·里贝克看见露丝·奥瑟里斯走下了电梯，走到一边，驻足环视着酒廊。他把玻璃杯在吧台放好，杯子里还有少许温热的高杯酒；当露丝的视线转向他所在的方向的时候，他向她挥了挥手。他看见她高兴地也向他挥了挥手，便走上前去迎接她。露丝在他的脸颊上浅浅亲了一下，躲开了他伸过来的手，挽住了他的手臂。

“开吃之前要不要先来一杯？”格尔德问道。

“哦！天哪！当然要了！我今天正想要这么做呢。”

他带她来到一台调酒机前面，插入他的信用钥匙，在酒嘴底下放了

一个四人份酒扎，点了一种鸡尾酒，他们一起喝酒的时候总是点这种。他一边点着酒一边留意到她今天的着装：黑色短夹克、淡紫色围巾、浅灰色短裙。这可不是她假期的通常装扮。

“教育部门又把你叫回去干活了？”他一边接酒一边问道。

“是少年法庭。”当他端起酒扎的时候，她从机器下面的架子上拿了几个玻璃杯。“有个十五岁的盗贼。”

他们在屋子后方找到了一张桌子，这里远离酒会高峰期恼人的喧嚣。她喝掉了半杯他刚倒的酒，紧接着点了根烟。

“垃圾镇？”他问道。

她点了点头。“这颗星球才被发现了25年，就已经出现贫民窟了。几乎每个下午我都在那儿，还有一些城市警察。”她看起来不太想谈这件事。“你今天都做了些什么？”

“露丝，你应该叫马林博士找时间去拜访一下莱纳德·凯洛格，悄悄地对他做个彻查。”

“你不会和他之间又有什么麻烦了吧？”她焦急地问道。

他做了个鬼脸，尝了口酒。“只要在这个人身边就会有麻烦。露丝，用这样的人是你们专业的悲哀，莱·凯洛格简直是愚不可及！”他又喝了些鸡尾酒，点了一根她的烟抽了起来。“这不，”点着烟后他继续说道，“几天前，凯洛格告诉我他被调查了，是关于贝塔地区陆地虾泛滥的事情。他想让我启动一个研究项目，研究一下灾情的原因，寻找一下解决方法。”

“然后呢？”

“我按他说的做了。我打了两通视频电话，又写了一份报告发给了他。这就是我傻的地方。我本应该花上几周时间，出一个真正的成果的。”

“你是怎么跟他说的？”

“我说了实情。天气是造成陆地虾增多的限制因素。虾卵需要在地下

孵化，幼虾在春天会钻土而出。如果雨水很多，大部分幼虾会被淹死，或者在失去土层保护后死掉。根据树木年轮显示，去年春天是几个世纪以来贝塔山麓地区最干燥的一个春天，所以绝大多数的陆地虾都存活了下来，并且由于它们是孤雌繁殖，所有的陆地虾都产卵了。今年春天，天气甚至比去年还要干燥，所以现在贝塔中心区遍地都是陆地虾。我不知道我们到底能做些什么。”

“那么，他有没有认为你只是在猜测呢？”

格尔德有些恼怒地摇摇头。“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你是心理学家，你试着想想。我昨天早上给他发了那份报告。他当时看起来对此相当满意。今天，就在下午的时候，他把报告又打回来了，跟我说这报告一点用也没有。他试图坚称贝塔地区的降雨量一直很正常。真是太愚蠢了。我让他去找他的气象学家和气候学家，因为我就是从他们那里了解信息的。他抱怨说新闻部门正追着他要个解释。我跟他说我已经把唯一存在的解释告诉他了。他说他就是不能采用这个解释。必须得有个什么其他的解释。”

“如果不喜欢真相，就忽略它们；如果需要真相，就虚构出喜欢的真相。”露丝说。“这是典型的对现实的排斥。不是精神病，甚至不是精神神经症。但是显然是神志不清。”她已经喝光了她的第一杯酒，现在正在小口地喝着她的第二杯。“你知道吗，这很有趣。他有没有能够推翻你的理论观点？”

“据我所知并没有。我有这种感觉，他只是完全不想谈及贝塔地区降雨量这个主题。”

“这很古怪。贝塔地区最近发生了什么其他的特别的事情吗？”

“没有。据我所知并没有。”他重复道，“当然，那儿的湿地排水计划就是导致去年和今年天气干燥的原因，但是我不认为……”他自己的杯子空了，他倾斜酒扎要到酒的时候，只有几滴酒滴落了下来。他看了一眼表。“我们晚饭前要不要再来喝点儿鸡尾酒？”他问道。

---

1. 极其高密度的物质，是制造震波炸弹的重要原料。（译注）

2. 意大利最有名的弦乐器制造师，能够领有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奖，无异是获得无上的光荣。（译注）

第二章

杰克·霍洛维把操纵器降落在了一片组合式临时营房的前面。他静静地坐了一会儿，觉得有点儿累了，于是他爬下操控舱，穿过空旷的草坪来到他居住的小屋门前，进门开灯。他犹豫了一下，向上看着大流士卫星。

这个卫星的周围环绕着一个粗粗的环，这让他记起自己看到缕缕的卷云整个下午都在空中聚集着。也许今晚会下雨呢。这种干燥的天气不会一直持续的。他最近都是把操纵器停在室外过夜。他决定今晚把它放到飞机棚里去。他过去把交通棚的门打开，然后又爬回机器，滑行着开了进去。当他返回小屋的时候，才意识到他走的时候忘了关门。

“该死！我真笨！”他骂着自己，“屋里可能现在已经爬满陆地虾了。”

他赶紧在客厅里四下查看了一下——大号组合课桌和阅读桌下、枪架下、椅子下、通讯屏和银幕后面、作为微缩胶卷库的金属橱柜后边。他什么也没有发现。随后他挂起帽子，取下手枪放到桌子上，走回盥洗室去洗手。

他刚一打开灯，“耶……克！”淋浴隔间有什么东西发出了一声受惊吓的声音。

他迅速转过身，看见了两个大睁着的眼睛正从一团金色毛毛里向上盯着他看。不管它是什么，它有着圆圆的脑袋、大大的耳朵、一张有点儿类似人类的面孔和一个蒜头鼻。它正蹲坐着，在这种姿势下它只有一英尺高。它有两个小手和对生拇指。霍洛维蹲下身想更好地观察它。

“你好啊，小家伙，”他欢迎道，“我以前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的。你到底是什么呢？”

那个小生物很正经地看着他，害羞地说道：“耶克。”

“哎呀，好吧；小毛毛，你就是小毛毛。”

他又靠近了些，尽量不去做任何让人紧张的突然的移动，继续和它说话。

“你肯定是趁我敞着门离开的时候溜进来的。嗯，如果一个小毛毛发现门是开着的，它为什么就不能进屋四处看看呢。”

他轻柔地摸着它。它开始往后退，然后又伸出一只小手摸了摸霍洛维衬衫袖子的材料。霍洛维轻抚着它，说它有着最柔软丝滑的毛。随后，他把小东西抱到他的膝盖上。那小东西高兴地发出“耶克耶克”的声音，伸出手臂环住霍洛维的脖子。

“哎呀，好。我们很快就会成为好朋友的，对吧？你要吃点儿什么吗？嗯，我们去看看能找到什么好吃的吧。”

他用一只手从下面托起它，然后直起腰，像抱小宝宝那样抱着它——至少，他想起他曾经看到过有人这么抱小宝宝；如果他有办法的话，他能不碰就不碰小宝宝。它大概有15到20磅。一开始，小家伙有些惊慌地挣扎，随后渐渐安静下来，并且看起来挺享受被抱着的感觉。在客厅里，霍洛维坐在立式台灯下那把他最喜欢的扶手椅上，观察着他的新朋友。

它是个哺乳动物——查拉图斯特拉星球上有相当多的哺乳动物种类——但是除此之外他就不知道了。从地球人的角度看来，它不是灵长类动物。它不像地球上或是查拉图斯特拉星球上的任何物种。它是这个星球上自成一类的两足生物，它只是小毛毛，这是他能想到的最佳答案了。

这种命名法是任何在三级星球上的人能找到的最佳办法。在四级星球上比如火神星（洛基星）、千蛇星（舍沙星）、雷神星/索尔星上，给动物取名字是很容易的。比如你指着某样东西问原住民，他可能会跟你说出一大串模糊的音节，也许它的意思只是“你想问点儿啥？”，你把这些音用音标字母记下，于是“沃兹特”（whatzit）的发音便成了一个名字。但是在查拉图斯特拉星球上没有当地人可问。所以就叫它小毛毛好了。

“小毛毛，你想吃点儿什么呀？”他问道，“张张嘴，让杰克爸比看看你能嚼些什么。”

现实的情况是，小毛毛的下颌是滚圆的，它的口腔状况和杰克爸比的很像。

“你大概是个杂食动物。小外星人，你想不想来点儿地球联邦政府太空军队的应急口粮？三号怎么样？”他问道。

小毛毛发出了声音，听起来像是在说它想要尝试一下。这会足够安全，很多查拉图斯特拉哺乳动物都吃过雅诗三号，没有副作用。他抱着小毛毛走进厨房，把他放在地上，取出了一个野外口粮罐头打开，掰了一小块递过去。小毛毛接过一块金棕色的蛋糕，凑上去闻了闻，非常愉快地耶克，然后把一整块蛋糕都塞进了嘴里。

“以前从来不会出现一个月只能吃这一种东西这种情况。这是肯定的！”

他把蛋糕掰成两半，又把其中一半掰成方便拿取的小块，放到小碟子里。也许小毛毛也想喝点什么。他准备用平底锅接点儿水，如果对方是小狗的话他就会这样做，但当他看见他的小客人蹲坐着用两只手吃东西之后，他改了主意。他从一个空威士忌酒瓶上面拿起一个塑料杯，冲洗干净，又把它放在一大碗水的边上。小毛毛已经渴了，他根本不用说明杯子是干什么用的。

现在已经不早了，不适合再做什么精致的食物了；他在冰箱里找到了些剩饭，把他们合并成一个炖菜。在等菜加热的时候，他在厨房桌子旁坐下，点起了他的烟斗。从打火机中喷出的火焰让小毛毛目瞪口呆，但是真正使他感到震惊的是杰克爸比吞云吐雾这件事。他坐在那里盯着这一切，直到几分钟以后，炖菜加热好了，而杰克爸比也把烟斗放到了一边；小毛毛就回去一点点地吃起雅诗三号来。

突然，小毛毛发出一阵急切的耶克声，而后连蹦带跳地冲进客厅。不一会儿，它就拿着个细长的金属制品回来了，那个东西被他放在了身旁的地板上。

“小毛毛，你在那儿发现什么了？让杰克爸比看看？”

随后杰克看出那是他的一英寸长的木凿子。他记得一周前他用完之后就把它放在外面的棚子里了，等他再要找的时候就找不到了。这曾让他很担心；对工具心不在焉的人并不能长期在野外生存。杰克吃完饭把

盘子放到水池子里之后，走过去，在他的新朋友旁边蹲下。

“小毛毛，让杰克爸比看看，”他说，“哦，我不是要把它拿走。我就是想看看。”

凿子的边缘很钝又有缺口。这是由于它之前被用来做过一些本不能用木凿子做的事情——挖、撬；很可能还被用作过武器。对于小毛毛来说，它是一个轻便型、多功能型的工具。他把凿子放回到地上，便开始刷盘子。

小毛毛饶有兴趣地看了他一会儿，又开始审视厨房。杰克不得不从他身边拿走一些他想要研究的东西。刚开始他很生气，但是很快他就明白有些东西他不该拿。终于，盘子刷完了。

客厅里有更多值得研究的东西。其中就包括废纸篓。小毛毛发现能倾倒垃圾桶，他迅速倾倒它，并且拽出所有掉落的东西。他咬掉了一页纸的一角，嚼了嚼又厌恶地吐了出来。然后，他发现褶皱的纸张能被压平，所以他压平了几张纸，他还发现纸能折叠。后来，他又很开心地把自己缠进了一团纠缠的破旧录音带里。终于，他没了兴致，准备离开。杰克抓住了他又把他带了回来。

“不行，小毛毛，”他说，“你不能把垃圾桶翻得底朝天之后甩手就走。你得把东西收好。”他摸着那个容器缓慢而明确地说：“垃——圾——桶。”他给小毛毛做起示范，他把垃圾桶扶正，又捡起一片纸，从小毛毛肩膀的高度投进垃圾桶。然后他递给小毛毛一团纸，重复道：“垃——圾——桶。”

小毛毛看了看他，然后说了些什么，听起来可能是：“爸比，你怎么了？你疯了吗？”不管怎样，又经过了几次尝试，小毛毛终于明白了，他开始往垃圾桶里扔东西。几分钟之后，他就把所有东西都扔回垃圾桶里了，只留下一个颜色明亮的塑料墨盒和一个带旋转盖的广口瓶。他把它们举起来说：“耶克？”

“行，你可以留着它们。来，让杰克爸比给你看个东西。”

他给小毛毛演示了如何打开和关闭盒子。然后，他找了个小毛毛可以看得见的地方，拧开瓶盖又再次拧紧瓶盖。

“来，现在。你来试试。”

小毛毛们仰头好奇地看着，然后拿着瓶子坐下，用两个膝盖夹紧瓶子。很不幸，他搞错了方向，结果把瓶盖子越拧越紧。他哀怨地耶克耶克。

“不，接着试试。你可以做到的。”

小毛毛又看了看瓶子。他尝试着向另一个方向拧，瓶盖松动了。他耶克了一声，听起来只可能是在说：“耶！好了！”他迅速地把瓶盖取下，举了起来。在得到了赞扬之后，他检查了瓶子和瓶盖，摸了摸上面的螺纹，又把盖子拧了回去。

“你知道吗，你是个聪明的小毛毛。”霍洛维没花多久就意识到了小毛毛有多聪明。小毛毛之前不明白为什么要朝一个方向把瓶盖拧下来然后再朝另一个方向拧回去，现在他已经懂了。就纯粹的推理能力来讲，小毛毛的智力超越了他见过的任何动物。“我得把你的情况告诉本·雷恩斯福德。”

他走到通讯屏前，点击着自然主义者营地的波长组合，营地位于从寒溪入河口沿蛇形河向下70英里的地方。雷恩富斯德的屏幕肯定是自动连接的；他刚点击进去屏幕就亮起来了。在屏幕前出现一个对话框，上面写着：“外出旅行，十五号返回。请留言。”

“本，我是杰克·霍洛维，”他说，“我刚刚碰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他简短地解释了一下来龙去脉，“我希望你回来的时候他还在。他和目前为止我在这个星球上所见过的任何事物都完全不同。”

当杰克把屏幕关上的时候，小毛毛有些失落，它觉得刚才通讯屏还挺有趣的。杰克把小毛毛抱到扶手椅那里，让他坐到自己的大腿上。

“现在，”杰克一边说着，一边伸手去够银幕的控制面板，“看这个，我们来看些好东西。”

他随手打开银幕，就看到了一场熊熊大火的近景画面，银幕中查拉图斯特拉公司的人正在烧毁一片枯败的森林，那里曾经是大黑水湿地。小毛毛惊惶地嚎啕大哭，环着杰克爸比的脖子上下挥动手臂，还把头埋进了杰克的衬衫里。嗯，有时森林大火是闪电引起的，给小毛毛看这个

不太好。他操作了一下选台器，收到了另一个节目，这次，在位于向西三个市区的马洛里斯波特地区，从公司别墅的房顶上，可以看到城事景象在眼底铺陈开来，落日余晖在西面闪耀。小毛毛惊奇地盯着屏幕看着。这对于一个一直都生活在森林里的小家伙来说简直太美妙动人了。

他对宇航中心和他从银幕看见的很多其他的东西都有着深刻的印象，但是从大流士星上观测到的星球的整体样貌却令他相当地困惑。后来，当那场在马洛里斯波特歌剧院举行的管弦交响乐音乐会播放到中间的时候，小毛毛突然扭动着要脱身，他跌到地上后捡起了他的木凿子，在肩膀上挥舞着，就像手持一把双手剑。

“搞什么鬼？噢！噢！”

一只陆地虾正在横穿客厅，它一定是趁门开着的时候溜进来的。小毛毛从后面越过了它，一边转动着一边用木凿子边缘的棱角向下击中路地虾的颈部，而后又熟练地将它的头砍掉。他看了一会儿这个牺牲品，然后在它身下滑动了一下木凿子，将陆地虾的身体翻转过来，使其背部重重地拍在地上，他用凿子平坦的一边拍击了它两下，把它的底部硬壳击碎。随后，他把那只死掉的陆地虾扯碎，撕下一片片的肉，开始优雅地品尝起来。在处理完大块的肉之后，他用凿子砍掉陆地虾的一块上颚骨，用它来剔起小块的可食用的肉。他享用完毕之后，舔干净自己的手指，准备回到扶手椅上。

“不行。”杰克指着虾壳说到。“垃圾桶。”

“耶克？”

“垃圾桶。”

小毛毛捡起小片小片的碎壳，把它们放到了该放的地方。然后他又重新爬回到杰克爸比的腿上，看着银幕上的节目渐渐睡着了。

杰克小心翼翼地抱起他，把他放在暖和的座椅上，没有叫醒他。他走到厨房，给自己倒了一杯喝的，放到大桌子上，他坐下点着了烟斗，开始写今天的日记。过了一会儿，小毛毛醒了过来，他发现自己睡着的时候趴在其上的膝盖不见了了，开始悲伤地耶克起来。

在小毛毛确定了没有臭虫后，那个卧室角落里的折叠的毯子就成了

他舒适的床。小毛毛把他的瓶子和塑料盒子都拿了进来，放到了床边的地板上。然后他又跑到客厅的前门耶克着要出去。从房子走出去20英尺之后，他用凿子在地上挖了个小洞，在那个洞达到要求之后，他又小心地把洞堵住，然后跑了回来。

好吧，或许毛毛们是天生的群居动物，他们曾以穴、洞或巢这样的地方为家，并懂得维护家里的整洁。没有谁喜欢家里被弄得一团糟，当年幼者这么做的时候，他们的父母就会严厉地教训他们，教他们要礼貌行事。这里现在就是小毛毛的家了，他明白自己应该如何行事。

*****

第二天大清早，小毛毛就醒来了，他试图把杰克爸比从毯子里掀出来。他除了是个捕获陆地虾的高手之外，还是个一流的闹钟。但最重要的是，它是杰克爸比的小毛毛。他想出去。这回杰克拿着他的录像机，用影像记录下了整个过程。有一件事需要完成，得开一个小门，门上要有个弹簧让它能保持关闭的状态，这样小毛毛就可以自己开关门了。这是在早餐的时候想出来的设计。制作和安装只花了几个小时。小毛毛一看就明白了，并且搞清楚了如何操作。

杰克回到工作间，他升起锻造炉的火，开始在一块长四英尺，直径四分之一英寸的工具钢上锻造一把宽而尖利的刀片。完工的时候他发现刀的尖端太重了，所以他又在另一端焊接了一个刀柄来平衡重量。小毛毛立刻就知道这是做什么用的了。他跑出去，用尖刀练习挖了几个洞，随即便开始在草丛中寻觅陆地虾的行踪。

杰克拿着照相机紧跟着小毛毛，录下了几个陆地虾被捕杀的镜头，小毛毛的动作麻利且精准，而小毛毛自从发现那个木凿子以来的这一周内并没有学习捕获陆地虾需要用的常规动作——“砍-拍-拍”。

杰克走进工作小棚，完全不清楚他要找的东西长什么样子，他在小毛毛丢弃凿子的地方找到了它。这是一堆一英尺长的硬木材，很明显它们个个被砂岩擦摩打磨得很光滑。它的一端有个桨片，这足够给陆地虾斩头的了，另一端被制作成尖尖的形状。他将其带回住处，在桌子旁坐下，开始着手用一个放大镜检测这些木材。尖锐的一端上面嵌了一些土——它被用作过锄头。有桨片的一端被用作过铲子、砍头器、碎壳机。小毛毛在开始制作的它的时候就很清楚他要做什么，他力图做得尽善尽

美，差点儿就因为过度制作而毁了它。

后来，杰克把它放到桌子顶层的抽屉里。他正想着中午要吃什么，小毛毛突然闯入客厅，抓着他的新武器，激动地耶克着。

“小朋友，怎么啦？你遇到麻烦了吗？”杰克站起身来，走到枪架边，取下一把来福枪，检查着它的枪膛，“带杰克爸比去看看那是什么。”

小毛毛跟着杰克到了那个给人类用的大门，他已经准备好了，一有必要就往回跑。

这个麻烦的家伙是个鸟身女妖——一个个头和样子接近地球侏罗纪时代翼龙的家伙，十分巨大，一口就能把小毛毛吞掉。想必它刚刚对小毛毛进行了一次突袭，现在正兜转迂回着准备进行第二次突袭。它撞上了一颗6毫米的来福子弹，后退着翻了几圈之后像块石头一样怦然倒地。

小毛毛显得非常惊讶，他看了那个死掉的鸟身女妖一会儿，发现了那个射出的空弹壳。他抓起那个弹壳举了起来，询问杰克他能不能拿着它。当他得知他可以的时候，他拿着它回到了卧室。等他再回来的时候，杰克爸比抱起他来到飞机棚，爬上了操纵器的操控仓。

起初，反重力场生成器的跳动和上升的感觉让小毛毛有些担忧，但是当他们用吊爪抓起鸟身女妖又升高到五百英尺的时候，小毛毛开始享受这次旅程了。他们把那个鸟身女妖从几英里的高度扔了下去，在最新版的地图里那里被标明为“霍洛维跑道”，随后他们绕着山转了一大圈之后返回。小毛毛觉得这此旅程有趣极了。

午饭后，小毛毛在杰克爸比的床上打了个盹儿。杰克开着操纵器去了勘探区，又进行了几次爆破，开采了更多的燧石，并且找到了另一块日长石。接连两天发现有用的石头并不寻常。他返回营地的时候，小毛毛正在小屋门前撕扯另一只陆地虾。

小毛毛也爱吃煮熟的食物，如果不是太烫的话。晚餐后，他们走进客厅。杰克想起他把木制陆地虾终结者放回去的时候，在桌子抽屉里见过有一对螺钉和螺母。他取出了这些东西，拿给小毛毛看。小毛毛研究了一会儿，然后跑进卧室，把他的具有螺旋的盖瓶子带了出来。他把瓶

盖拧开又拧紧，然后把螺母从螺钉上拧了下来，并把它举了起来。

“瞧，爸比？”他耶克着大概说的是这个意思。“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随后，他又把瓶盖拧开，把拧好螺母的螺钉扔到瓶子里，把瓶盖再重新拧紧。

“耶克，”小毛毛自鸣得意地说着。

他完全有资格满意自己的表现。他一直在概括归纳。瓶盖和螺母都属于普通类别的“可以拧上另一个东西的物品”一类。如果要把它们取下就往左拧，如果要重新把它们装上就向右拧，当然首先要确保它们纹路相吻合。并且由于他可以分辨右手和左手，这或许意味着他除了物品本身之外还可以考虑到它们的特性，这就逐渐形成了抽象思想。也许这想得有点儿远，但是……

“你知道吗，杰克爸比找到了一个绝顶聪明的小毛毛。你是成年小毛毛吗？或者只是个小毛毛宝宝？不用问，我敢打赌你是个博士级别的毛毛教授！”

杰克考虑着要给这个毛毛教授些什么，好让他继续研究，如果他确实是教授的话。只是当下，杰克有些质疑那些智慧教了小毛毛太多关于拆东西的事情。有时候，他回家之后会发现有些重要的东西被拆了，或者，更糟的情况是，东西被拆开后又被错误地组装在一起。最后，他在一个壁橱里翻找出了个一个锡罐。当他回来的时候，小毛毛已经站到了椅子上，正拿着从烟灰缸上找到的烟斗，一边噗噗地吹着一边在咳嗽。

“诶！这对你可没什么好处！”

杰克拿回烟斗，把烟斗柄在他的衬衫袖子上蹭了蹭，放到嘴中，然后把锡罐放到地上，又让小毛毛站在旁边的地上。罐子里大约有十磅重的石头。在他刚住到这里的时候，他曾经收集过一系列的当地矿物，后来，在他知道自己要找什么之后，他就把它们都扔了，除了其中最美的二三十个样本。现在，他很庆幸自己一直保留着它们。

小毛毛仔细查看了罐子，他确定这个盖子也属于可以拧上另一个东西的物品，他把盖子拧了下来。盖子内侧如镜面般光亮，他花了一些心

思才明白他从盖子中看到的只是他自己。他耶克着，又观察着罐子。他断定，这个东西属于“可以倾倒的物品”一类，和垃圾桶差不多，于是他就把东西都倒在了地上。随后，他开始检查那些石头并且按颜色给他们分类。

除了对银幕上的彩色图像表现出的兴趣是表明小毛毛有颜色感知力的第一个真正的证据外，小毛毛又继续给出了更进一步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证明，他以正确的光谱顺序，将石头按颜色渐变排列，从一块紫水晶排到一块暗红色的石头。嗯，也许他见过彩虹。也许他曾经住在一个薄雾笼罩的大瀑布旁，太阳闪耀时往往会有一道彩虹出现。又或许，这只不过是他天生的观察颜色的方式。

随后，在小毛毛搞懂那是什么之后，他开始做起安排，把石头摆成奇怪的环形和螺旋图案。他每完成一个图案，就会开心地耶克起来吸引杰克的注意，他会坐下来观察这个图案一会儿，然后把它打散，再开始做一个新的。小毛毛也很懂得享受艺术创作的满足感。他会做一些看起来没有实际用处的东西，只是为了享受制作和观赏的乐趣。

终于，他把石头放回锡罐里，盖好后，跑进卧室，挨着他的其他宝贝摆在床边。他上床睡觉的时候，那个新武器就放在他身旁的毯子上。

*****

第二天早上，杰克把一整块雅诗三号蛋糕掰碎放好，往碗里倒满水，并且确保没有留下任何小毛毛可能会毁坏或用其伤害到它们自己的东西之后，他便开着操纵器去勘探区了。他一整个上午都在工作，破开了将近1.5吨的燧石，但是一无所获。后来他又进行了一连串的爆破，如雪崩一般地击落了大片砂岩，开掘出了更多的燧石，然后他坐在一棵大树下吃起了午饭。

半小时后，杰克重新开始工作，他发现了一些水母化石，但是凭经验可以判断出形成这些化石的水母的元素结构不合理，导致其不具备形成日光石的条件。但是不久之后，他连续发现了四个矿物结节，其中有两个是日长石；在这四五个大块结节之后，他又发现了第三块日长石。呀！这一定就是水母的死亡之地！到了傍晚时分，当他清理完所有炸下来的燧石的时候，他已经收集到了九块日长石，其中包括一块直径一英寸的深红色的怪兽样子的。古代海洋中一定有一些洋流循环，使得它们

全都盘绕在这一个地方。他本来想要再来几次爆破，可是又觉得天色已晚，便返回了营地。

“小毛毛！”他一边喊，一边打开客厅的门。“你在哪里，小毛毛？杰克爸比有钱啦，我们去庆祝吧！”

可是，没有应答。他又叫了一次，依然没有回应，也没有蹦蹦跳跳的脚步声。他大概是已经把营地周围的陆地虾都清理完了，又跑去更远的森林里去搜捕了吧，杰克想着。他从身上把枪解开放到桌上，进了厨房。大部分的雅诗三号都不见了。在卧室里，他发现小毛毛已经把石头从饼干桶里倒出来，摆放好了，并且把木凿在毯子上摆出了一条优雅的对角线。

他把准备好的食物放进烤炉之后，又出去寻找了一番，随后他调了一杯高杯酒，端进客厅，坐下来查看他今天的收获。他自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今天一天就采集到了至少价值七万五千索尔币的矿石。他把这些石头放进袋子里，一边坐着小口地喝着高杯酒，一边想着美事儿，这时炉子的铃响起，提醒他可以开饭了。

他一个人吃着饭。数年来他一直都满足于此，但现在，独自一人对杰克来说突然变成难以忍受的事。晚上，他翻看了微缩胶片库，只找了一些他读过许多遍的书，或是他保存下来做参考的书。他有好几次都感觉自己听到小门的开门声了，可是每一次都是他的幻听。后来他就去睡觉了。

杰克一起床就向折叠毯子那边张望，但是木凿子依然斜着摆在毯子上。在他出发去勘探区之前，他摆放了更多的雅诗三号，还更换了碗里的水。那天，他又找到了三块日长石，毫无兴致地把它们放进袋子里。他早早就收工了，花了一个多小时在营地周围徘徊，但是什么也没有找到。厨房中的雅诗三号没被动过。

也许这个小东西遇见了什么即使用他的全新武器也不好应付的大家伙，比如说鸫，或者是灌木哥布林，或者又是一个鸟身女妖。又或者是他在一个地方待倦了，所以继续前行了。

不，小毛毛喜欢这里。他很开心很愉快。杰克难过地摇着头。他自己也曾经住在一个舒适的地方，他在那里过得很开心，如果不是有必须去做的事情的话，他本可以很开心地在那里生活的。可是杰克就这样离

开了，留下悲伤的众人。也许小毛毛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也许他没有意识到他给这个地方带来了多大的改变，也不知道他留下了多深的孤寂。

杰克动身去厨房喝了一杯，克制住自己没再继续喝下去。人们通常因为自怨自艾而喝一杯酒，然后借着酒再来一杯，两杯酒下肚，你还会继续喝更多。不，去睡觉前，他只喝一杯，不过可能会比平时的量稍多了一些。

第三章

杰克·霍洛维渐渐清醒，他揉着眼镜，望向时钟。已经过了晚上十点了，现在真的得喝一杯了，然后就上床睡觉。他僵直地站起身来走进厨房，倒了一杯威士忌带回了屋里，他在桌旁坐下，取出了他的日记。他差不多已经完成这天的记录了，这时，他身后的那个出小门开了，“耶克，”一个很小的声音说道。他迅速转头去看。

“小毛毛？”

那个微弱的声音不耐烦地重复着。小毛毛正撑着门，门外传来了回应的声音。随后，另一只毛毛走了进来，然后又来了一只，一共有四只毛毛，其中一只正用胳膊抱着一个小小的带着白毛毛的扭动着的小球球。他们每只都拿有一把陆地虾终结者，跟抽屉里的那个一样，他们在屋里停住了，杰克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们。随后，小毛毛把武器放下，向杰克跑来。杰克从椅子上弯下腰，抱住小毛毛，和他一起坐在地板上。

“所以，这就是你跑走，还让杰克爸比担心的原因吗？你想让你的家里人也住在这里！”

其他的毛毛把他们带来的东西和小毛毛的钢化武器堆在了一起，然后又迟疑地向杰克靠近。杰克跟他们说话，小毛毛也冲他们讲话——至少听起来像是这样的——后来，有一只毛毛过来戳了戳杰克的衬衫，又举伸手去拽杰克的胡子。没一会儿，所有的毛毛都爬到了他身上，甚至是抱着宝宝的毛毛妈咪也在他的身上。毛毛宝宝很小，完全可以坐到他的手掌上，但不一会儿它就爬到了杰克的肩头，又坐上了他的头顶。

“你们想吃点儿晚饭吗？”杰克问道。

小毛毛干脆地耶克了下，杰克能听懂这个词的意思了，于是把他们带到厨房，试着喂他们吃凉的烤肉、美味果和油炸对球果。在毛毛们从两个大平底锅里拿吃东西的时候，杰克回到客厅检查起他们带来的东西。有两个木制的陆地虾终结者，就像小毛毛遗弃在仓库里的那个一样。第三个是用牛角做的，优美光滑；第四个看起来像是用像阔步斑马这类动物的肩胛骨制成的。他们带来的还有个小的石锥斧子，典型的旧

石器时代的物品；还有一个碎裂的燧石石器，形状像一片橘子，直边有五英寸长。对于他的手的大小来讲，他会称它为铲土器。他苦心思索了片刻，发现它的边缘处是锯齿状的，于是决定把它称作一把锯。他们还带来了三个优良的片刀，一些贝壳，当然还有一些茶具。

他刚刚检查完这些东西，毛毛妈咪就进来了。她看起来很警戒，直到她确定她的家庭财产没有损失之后才打消了顾虑。毛毛宝宝一手抓着妈咪的绒毛，一手拿着一片撞球果，和其他毛毛一起大声地咀嚼着。他一下把手里剩下的水果全都塞进嘴里，爬到杰克身上，重新坐上了他的头顶。一定得采取点儿什么措施让它改掉这个习惯。总有一天他会长大，就不能再这么做了。

几分钟后，其他的毛毛家族成员也进来了，他们在客厅里开心地追跑打闹，耶克耶克。毛毛妈咪从杰克的膝盖上跳下，加入了这场混乱的玩闹，然后毛毛宝宝也从杰克的头上跳了下来，落到了妈咪的后背上。他本还以为他失去小毛毛了，而现在，天哪，一下来了五个毛毛和一个毛毛宝宝。在毛毛们嬉闹得累了的时候，杰克在客厅给他们铺好了床铺，又把小毛毛的铺盖和他的宝贝们从卧室搬了出来。一只小毛毛睡在卧室还好，五只毛毛和一个毛毛宝宝都在的话就有点儿过多了。

第二天早晨，毛毛宝宝和其他毛毛们成群结队地涌向床铺，叫醒了杰克。

*****

第二天上午，杰克给每一只毛毛做了一个钢化斧头挖掘器，另外他还多做了六个备用的，以备出现更多的毛毛。他还做了一个带硬木把手的迷你斧子、一个用一片坏的电锯锯条做的手锯、六个用四分之一英寸长的螺旋弹簧材料锻造的小刀。他和毛毛们交换他们的旧工具所遇到的麻烦比他预想到的要小。他们有非常敏锐的财产观念，但是他们也懂得什么是一笔好的交易。杰克把那些用木头、牛角、骨头、石头做的史前器物收到了桌子抽屉里。这算是霍洛维对于查拉图斯特拉毛毛武器及工具的最初收藏。也许以后他会把它们捐赠给联邦政府外来生物科学研究会。

当然，毛毛家族要在陆地虾身上试验一下他们新的斧头挖掘器，杰克拿着摄像机跟拍他们。他们一个上午杀死了十八只陆地虾，但他们对

午饭没什么兴趣，尽管他们确实坐着小口小口地吃，但那也仅仅是在模仿杰克做的事情。他们一吃完饭，就一起进屋，到杰克的床上小睡了一会儿。杰克一个下午都在营地闲逛，做了一些零碎的工作——这些工作已经拖了好几个月。临近傍晚时分，所有的毛毛们都聚集在屋外的草坪上玩耍。

杰克正在厨房里准备着晚餐，这时毛毛们全都从那个小门进到了客厅，面露怒容，受刺激般大声喊叫着。小毛毛和另一只雄毛毛走进厨房。小毛毛蹲下，把一只手放到了他的下颌骨上，拇指和小指张着，另一只收放在他的前额上，食指伸直。他僵硬地伸出右臂，发出了一声他从没发出过的叫声。可是杰克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不得不又做了一次，好让杰克明白。

他模仿的是一个巨大的令人厌恶的食肉动物，叫做“坏东西”——另一个无人居住星球上的动物学名词术语的例子。这个家伙前额长着一个角，下颚两侧还各有一个角。这是个能让毛毛们，甚至是人形生物感到紧张不安的家伙。杰克放下手中的水果刀和正在削着的美味果，擦了擦手，走进客厅，他向枪架走去的时候快速清点了一下毛毛的数量，毛毛家族成员一个不少，他很欣慰。

这次，杰克没有选择用来射杀鸟身女妖的那把6毫米来福枪，而是抬下了一个大的12.7双管来福枪，确认装好了子弹后，他还用口袋装了一些备用的子弹。小毛毛跟着他走出去，他们向左绕着小屋周围转。其他家族成员留在室内。

走了二十英尺之后，杰克开始以逆时针的方向转。北面没有“坏东西”出没，他正要向东边绕的时候，小毛毛慌忙地奔到他面前，指着后方。他转过身，发现“坏东西”正低着头从后方向他冲来，中间的角放了下来。他早该想到的，“坏东西”为了追捕猎物，会两只一起出动的。

他本能地瞄准目标，扣动扳机。大来福枪在他的肩头上发出砰的一声轰鸣，子弹击中了“坏东西”，迫使它向后猛退。第二发子弹击中了它的一个蘑菇形耳朵的下方，那个野兽全身痉挛抽搐，然后静止不动了。杰克又一次机械地装好子弹，但是已经没有必要再开第三枪了。这个该死的“坏家伙”终于死了，幸亏有小毛毛的提醒。

杰克跟小毛毛谈论这事儿的时候，小家伙正在一旁平静地捡着空弹

壳。他揉着肩膀，大来福枪都要把他压散架了。他进屋把武器放回到架子上，又用操纵器把那“坏东西”的尸体从营地抬起来，扔到了一个树顶上，这或许是个可以迷惑住鸟身女妖的诱饵。

*****

晚饭后，又出现了一次警报。毛毛家族结束了他们的傍晚玩耍，聚集在客厅里，小毛毛正在那里用广口瓶和螺母螺钉展示什么是“可以拧上另一个东西的物品”。这时，头顶正上方突然传来一个庞然大物的鸣叫声。小毛毛一瞬间全都呆住了，他们抬头看向屋顶，立即慌乱地跑到枪架下面躲了起来。这一定比那“坏东西”要厉害得多，可接下来杰克爸比的所作所为简直就是不要命。他们惊慌地看着杰克爸比过去把门打开，然后走了出去。毕竟，他们谁也没听过警用飞行车的鸣笛声。

飞行车在营地前的草坪上停稳，轻微地摇晃了一下，反重力机就关掉了。两个穿着制服的男人走了出来，在月光中，杰克认出了他俩：乔治·伦特中尉和他的司机艾哈迈德·卡德拉，并和他们打了招呼。

“出什么事儿了吗？”杰克问道，

“没有。我们只是想顺便来看看你，看看你这儿进展得如何。”伦特告诉他，“我们不是经常走这条路。你最近没遇到什么麻烦吧？”

“自从上次那事儿以后，还没有遇到别的麻烦。”上次，有两三个从南部来的流浪木匠和失业的草原野兽牧人，他们当时就觊觎杰克随身携带的那个小袋子。警察队只需搬运尸体和写报告了。“请进吧，把你们的枪放下来。我有东西要给你们看。”

小毛毛已经出来了，正在用力地拽着杰克的裤腿。杰克弯腰把他抱起，放到了自己的肩膀上。毛毛家族的其他成员也觉得情况一定是安全的，他们来到门口，朝外面看着。

“嗨！这是些什么鬼东西！”伦特停在半路上问道。

“他们叫毛毛。你的意思是说你从来没见过毛毛吗？”

“没，没有。他们是什么？”

两个警察走近了一些，杰克退回房子里，发出嘘声叫毛毛们不要挡

路。伦特和卡德拉在屋里停下了脚步。

“我刚才跟你说了，他们是毛毛。我只知道这么称呼他们。”

几个毛毛走了过来，抬头看向伦特中尉。其中的一个说道：“耶克？”

“他们想知道你们是谁，这样大家才能相互认识。”

伦特犹豫了片刻，然后摘下了腰带和皮手套，挂到门内侧的挂衣钩上，把他的贝雷帽也挂在了上面。卡德拉也迅速照做。这就意味他们认为自己可以暂时收工了，如果有人愿意请他们喝一杯的话他们也会欣然接受。一个毛毛正在拽着卡德拉的裤腿，想要得到关注，毛毛妈咪正抱起毛毛宝宝给伦特看。卡德拉很迟疑地抱起正在试图吸引他注意力的那只毛毛。

“杰克，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这样的小动物，”卡德拉说，“他们从哪儿来的？”

“艾哈迈德，你对他们还完全不了解，怎么能放松警惕。”伦特责备道。“中尉，他们不会伤害我的。他们也没有伤害过杰克，对吧？”卡德拉坐到地上，又有几个毛毛过来找他。“你干嘛不来认识一下他们呀？他们太可爱了。”

乔治·伦特不能显得比自己的属下还胆小。他也坐到了地上，毛毛妈咪抱着宝宝来找他。毛毛宝宝迅速跳上了他的肩膀，试图爬到他的头上。

“乔治，放松，”杰克对他说，“他们只是毛毛。他们想和你交个朋友。”

“我总是很担心遇到奇怪的生物形态，”伦特说，“你在这儿待了这么长时间，应该知道有些先例——”

“他们不是奇怪的生物。他们是查拉图斯特拉的哺乳动物。你来这儿以后每天晚上吃的东西是和他们一样的生物形态。他们的生物化学属性和我们相同。你觉得他们会传染红斑瘟疫给你吗？”杰克把小毛毛和其他的毛毛放到地上。“我们已经勘察这个星球25年了，没人发现过如他们这般的存在。”

“中尉，你自己说的，”卡德拉插嘴道，“杰克足够了解情况。”

“好吧……他们是些可爱的小家伙。”伦特把他头上的毛毛宝宝抱下来还给毛毛妈咪。小毛毛抓住了他口哨的链子，并且正在试着弄清另一端是什么。“他们一定是你的好伙伴。”

“你刚刚开始熟悉他们。请自便，我去找些点心。”

当杰克在厨房里灌了一瓶苏打水，从冰箱里取出冰块时，客厅里响起了刺耳的警哨声。他打开一瓶威士忌，小毛毛一边吹着哨子一边冲了出去，几个毛毛正在追着，想要把哨子抢走。他给毛毛们打开了一罐雅诗三号，这时，从客厅里又传来了另一阵哨声。

“我们有满满一大盒的哨子，”伦特在一片喧闹中大声地说着，“我们就说这两个哨子在工作中掉了。”

“哦，那真是太好了，乔治。我跟你说毛毛们会很感激的。艾哈迈德，我去给小家伙们一些糖果，你来调酒吧。”

卡德拉调好酒，杰克给毛毛们分发好雅诗三号。这时伦特正坐在安乐椅里，毛毛们在他面前的地上坐着，仍然在好奇地看着他。至少雅诗三号让毛毛们暂时忘记了哨子的事情。

“杰克，我想知道的是，他们打哪儿来的？”伦特一边喝着酒一边说道，“我来这儿五年了，但我从前从没有见过他们。”

“我比你早来五年，我也没有见过他们。我觉得他们是从北部来的，从科迪勒拉山和西海岸山脉中间的地区。超出航空测量范围一万英里外有些散落的地区，那个地区都还没有被开发过。谁也说不准，那里可能到处都是毛毛。”

他从他第一次遇到小毛毛开始讲起，当他讲到木凿子和小毛毛干掉陆地虾的事情的时候，伦特和卡德拉都吃惊地看着彼此。

“原来如此！”卡德拉说，“我曾经发现过一些碎开的陆地虾壳，肉都被剔出来了，就像你说的那样。我一直在想这是谁做的。但他们并不都有木凿子，你觉得他们通常会用什么工具呢？”

“啊！”他拉开抽屉，开始把东西翻出来。“这是一个小毛毛在找到我

的木凿子之后扔在这里的。其他的那些工具都是他们来这儿的时候带来的。”

伦特和卡德拉起身去看那些工具。伦特试图证明这些东西不可能是毛毛们制造的。他甚至都不能说服他自己。毛毛们吃完了雅诗三号之后，满怀期待地看向银幕，杰克想起来，除了小毛毛之外，他们都没见过银幕打开的样子。小毛毛跳上伦特让出的椅子，伸手去够控制板，打开了银幕。节目中，从一个草原野兽牧人的铁塔上的小车上看，空旷的平原在月光中向南方延伸，没什么意思。它转动调台器，终于拨到一个在马洛里斯波特举办的夜间足球比赛。看起来还不错。她跳下椅子和大家一起坐在银幕前观看。

“我见过地球猴子和爱美星（弗雷娅星）的霍尔夫斯，它们会看电视、开关银幕、控制调台器。”伦特说。这听起来像是放弃前的最后努力。

“霍尔夫斯很聪明，”卡德拉赞同道，“他们会使用工具。”

“他们制造工具吗？他们能制造出用来制作工具的工具吗？就像那把锯子一样。”对此他们没有争论。“不会。除了我们人和毛毛，没有谁会做这种事情。”

这是他第一次他明确地提出这个观点，也是他第一次有意识地思考这个问题。他意识到尽管他始终都确信这一点，但这个事实却让警察队中尉和警员十分震惊的。

“你是说你认为……”伦特开口说道。

“他们不会说话，他们也不会生火。”艾哈迈德·卡德拉说道，就好像这么说能解决问题一样。

“艾哈迈德，你知道并非如此。那个‘说话和生火’的法则并不算科学的检验标准。”

“这是一种合法的检验。”伦特表示支持他的下属。

“这是已经形成的基本法则，这样新的星球上的移民若捕杀或者奴役了本地生物就不能以自己只狩猎和驯化野生动物为由而逍遥法外了。”他说，“对，智慧生物才会说话、生火，这是定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会

说话、生火的就不是智慧生物。我没有见过这群家伙生过火，而且我也不想哪天回家的时候发现我这儿被烧光了，我不会教他们生火的。但是我确信他们之间有自己的一套交流方法。”

“本·雷恩斯福德见过他们了吗？”伦特问道。

“本出远门了。那个小毛毛刚一出现的时候我就给他打过电话了。他礼拜五才会回来。”

“嗯，是这样的。我也知道。”伦特还在怀疑地看着毛毛们。“我想听听他对于这些毛毛是怎么看的。”

如果本说他们是安全的，伦特就会接受。本是个专家，而伦特尊重专家的证词。但是在那之前，他还不能确定。他明天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很可能是为他和卡德拉申请一次医学检查，以确保他们没有染上什么细菌。

第四章

第二天早晨，毛毛们很冷静地看着操纵器。那不是什么可怕的怪物，那只是杰克爸比驾驶的东西。杰克早晨发现了一块相当普通的日长石，不过，晚上他发掘了两块优良的日长石。他提早回了家，毛毛家族都在客厅里。他们之前推倒了垃圾桶，现在正在把垃圾收回去。看起来，他们又在屋里捉住了一只陆地虾，被剔了肉的虾壳和其他垃圾一起被扔在垃圾桶里。他们很早就吃了晚饭，杰克把小毛毛们装到空中吉普中，载着他们去南边和西边进行了一次“远足”。

接下来的一天，他定位了一个位于峡谷另一端的燧石脉络，并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来炸毁覆盖在顶端的砂岩。他决定，下一次去马洛里斯波特时要去周围逛逛，买一个好的电动铲。他不得不炸出一条通道，好让堤坝上的小溪流进去。杰克一整天都没有开凿一块燧石。他回家的时候发现，又有鸟身女妖盘旋在营地附近。他驾着操纵器追捕，用手枪把它击落了。也许鸟身女妖觉得毛毛很美味，就像毛毛们觉得陆地虾很美味一样。他走进客厅的时候，毛毛家族正坐在枪架下。

后一天，他敲碎燧石，又发现了三块日长石。看起来他真的是发现了水母的死亡之地。他那天下午早早就收工了，当他回到营地的时候，他看到草坪上停着一辆空中吉普，一个长着红胡子的矮小男人穿着一件褪色的卡其色工装夹克，靠着厨房门，坐在长凳上，被毛毛们包围了。一台相机和其他的器械被放在了毛毛们够不到的地方。没错，毛毛宝宝坐在他的头上。那个男人抬起头挥了挥手，把毛毛宝宝递给他妈咪，站起身来。

“啊，本，你对他们怎么看？”杰克一边降落操纵器一边问道。

“天哪，现在别问我这个！”本·雷恩斯福德回答道，他大笑起来，“回家的路上，我在警察站停了一下。我当时觉得乔治·伦特变成了一个在已知星系中最大的骗子。我回家后发现了你的拨号记录，所以我就来这儿了。”

“等了很长时间吗？”

毛毛们等到操纵器的反重力场一关闭就立即抛下雷恩斯福德，成群地过来了。杰克在毛毛的簇拥下爬下操纵器，然后，毛毛们又跟着杰克穿过草坪，抓着他的裤腿开心地耶克着。

“没等多久。”雷恩斯福德看了眼他的手表。“天哪，有三个半小时了。嗯，时间过得真快。你知道吗，你的这些小家伙们听力超棒。他们比我早很长一段时间就能听到你回来的声音了。”

“你有看到他们杀陆地虾吗？”

“那还用说吗！我录了很多录像。”他缓缓地摇着头，“杰克，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你留下来吃晚饭吧？肯定会吧？”

“想把我赶走才难呢。我想了解关于他们的一切。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想请你录一盘关于他们的磁带。”

“我很乐意。咱们吃完饭之后再做吧。”他坐到长凳上，毛毛们开始在他的身上四处爬。“这是我最先发现的一个，他是小毛毛。他来这儿几天之后把其他的毛毛带来了。毛毛妈咪，还有毛毛宝宝。这是迈克和米兹。还有这只，我叫他砍砍，因为他会用一种很猛烈的方式给陆地虾砍头。”

“乔治说你叫他们毛毛。你想用这个做它们的正式名称吗？”

“对呀，这就是他们的样子，难道不是吗？”

“好，那我们把他们归到‘霍洛维目’吧，”雷恩斯福德说，“毛毛科，毛毛属，霍洛维种的毛毛——毛毛，毛毛，霍洛维——你觉得这样如何？”

杰克认为这很好。至少，专家们没再试图用拉丁语表达外星动物体系。

“我猜，我们这里泛滥的陆地虾是把他们引来此处的原因吧？”

“对，当然。乔治告诉我，你觉得他们是从北边过来的；他们也只有可能是打那儿来的。这些很可能只是先头部队，用不了多久，我们这个

地方就会被毛毛们包围了。我想知道他们繁殖的速度有多快。”

“不是太快。这一群毛毛里有三个雄性，两个雌性，但只有一个小的。”他把迈克和米兹抱下他的大腿，放到他的脚上。“我现在去准备晚饭。你可以趁我做饭的时候去看看他们带来的东西。”

当他把准备好的饭菜放进烤炉，把几瓶高杯酒拿到客厅之后，雷恩斯福德还坐在桌子旁看着那些史前器物。他接过酒，心不在焉地抿了一口，又抬起头。

“杰克，这些东西简直是太棒了。”他说。

“不止很棒，而且很独特。它们是查拉图斯特拉星球上的本土武器和工具的珍品。”

本·雷恩斯福德突然抬起头。“你的意思就是我理解的意思吧？”他问道。“对，就是你理解的。”他又喝了点儿他的高杯酒，放下酒杯，拿起了那个抛光的牛角做的陆地虾终结者。“任何东西——不好意思，是任何人——做的这些，对我们来说都算是足够本土的了。”他犹豫了一下。“哎呀，杰克，那个你说你要录的磁带。我能拷贝一份传给胡安·希门尼斯吗？他是查拉图斯特拉公司科学部门的首席哺乳动物学家；我们互通信息。我还想告诉公司里的另一个人这件事情。格尔德·范里贝克。他是个普通的研究外来生物的自然主义者，就像我一样，但是他对生物进化尤为感兴趣。”

“为何不呢？毛毛是一个科学发现。发现应当被报道出来。”

小毛毛、迈克和米兹从厨房出来闲逛。小毛毛跳上扶手椅，拧开了银幕。他胡乱转动选择器，拨到了大黑水森林燃烧的画面。迈克和米兹开心地尖叫着，就像几个小朋友一起看恐怖秀一样。他们现在已经知道，银幕里的东西不会真的伤害到他们。

“你介不介意他们来这儿见见毛毛们？”

“当然不介意，毛毛们会喜欢的。他们喜欢有人陪。”

毛毛妈咪、毛毛宝宝和砍砍进来了，他们看起来对银幕里播的节目很满意，也坐下来开始观看。烤炉的铃响起来的时候，他们全都站了起来，砍砍跳到椅子上，立刻就把银幕关上了。本·雷恩斯福德看了他一会

儿。

“你知道吗，我一些结了婚的朋友，他们说很难叫正在看电视的八岁大的孩子关电视。”他评论道。

*****

晚饭后，杰克和本花了一个小时录下了完整的故事，从淋浴间的第一声微弱的耶克开始讲起。他们完工的时候，本·雷恩斯福德又录下了一点儿简单的评论。他关上了录音机，看了眼他的手表。

“已经晚上八点了，马洛里斯波特那里现在应该是下午五点。”他说，“我现在打电话的话，应该能联系到科学中心的西门尼斯。他通常都会工作到稍晚一点的时间。”

“那快打吧。你要给他看看毛毛吗？”杰克把他桌上的手枪和一些其他的没用的东西收走，把小毛毛、毛毛妈咪和毛毛宝宝放到桌子上，然后在通讯屏的视线范围内放了把椅子，和迈克、米兹、砍砍一起坐下。雷恩斯福德敲击了一组波长组合。然后他抱起毛毛宝宝，让他坐到自己的头上。

不一会儿，屏幕开始闪烁并且逐渐变得清晰，一个年轻的男人从屏幕里看着他们，他向上瞥了一眼，以确保他在屏幕上的样子是端正的。这是一个平淡的、镇静的、适应生活的、和谐的面孔，是一种地球教育生产线上每天成千上万地生产出的一种面孔。

“哎呀，本奈特，这真是令人惊喜呀，”他开口道，“我从没想——”他呛了一下；至少，他还发出了一个吃惊的声音，“天哪，你们前面桌子上的是些什么？”他询问道，“我从没见过任何一个这样的东西——还有，你头上的是什么？”

“毛毛一家，”雷恩斯福德说，“成年雄性、成熟雌性和幼年的雄性。”他把毛毛宝宝抱下来交到毛毛妈咪手中。“查拉图斯特拉毛毛科毛毛属霍洛维种。”我左边这位先生是杰克·霍洛维，日长石勘探者，他最先发现了毛毛。杰克，这是胡安·希门尼斯。”

他们使用屏幕交流用的古老地球上的中国礼仪作了个揖，又表达了与对方会面的荣幸。希门尼斯寒暄时心不在焉。他无法把目光从毛毛身

上移开。

“他们从哪里来的？”他询问道，“你们确定他们是本土生物吗？”

“他们还不会造宇宙飞船。希门尼斯博士。要我说的话，他们简直就是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生物。”

希门尼斯觉得他是在开玩笑，于是大笑起来。是那种可以随时开始随时停止的大笑，就像开灯关灯那样。雷恩斯福德说服他相信毛毛们确实是本土的生物。

“我们把我们所知的关于毛毛的所有信息都录在磁带上了，”他说“时长大概有一个小时。你能接受60的速度吗？”他一边说话一边在磁带上做了些调整。“好的，你设定好，然后我们把磁带传输给你。你能联系到格尔德·范里贝克吗？我想让他也听听。他比任何人都在行。”

当希门尼斯准备好的时候，雷恩斯福德按下了按钮，在接下来的一分钟，录音机发出了一种高频的吱吱声。毛毛们都被吓了一跳。传输这就完成了。

“我觉得，听完这个磁带之后，你和格尔德都会想要来见见这些小家伙。如果可以的话，带来一些合格的心理学家，找一些能评估毛毛们心理状态的人。杰克说的关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事情并不是在开玩笑。就算他们不是智慧生物，也相差无几。”

希门尼斯看起来几乎和小毛毛一样惊讶。“您在开玩笑吧？”他看向雷恩斯福德，又看向杰克·霍洛维。“嗯，我们听完磁带之后会再打给你们的。你们比我们靠西，早三个时区，对吧？我会在你们那边的午夜之前联系你们的——在晚上九点的时候。”

他提前了半个小时打来电话。这次，电话是从公寓而不是办公室打来的。屏幕里最明显的位置摆着一个便携式收音机，旁边的矮桌子上摆着零食和饮料，还有另外两个人和他在一起。其中一个男人和希门尼斯年龄相仿，有着一张愉悦的、不谙世故的、不太协调的、饱经风霜的面孔。另外一个女士留着乌黑的头发，面带蒙娜丽莎般的微笑。毛毛们已经昏昏欲睡了，他们因为被“贿赂”了雅诗三号所以答应再撑一小会儿。很快，毛毛们就对此产生了兴趣。这比银幕还要有意思。

西门尼斯介绍了他的同事们，格尔德·范里贝克和露丝·奥瑟里斯。“露丝是马林博士那个部门的；她一直在教育部门和少年法庭工作。她很可能会以外来生物心理研究者的身份，定期来研究小毛毛们的心理。”

“嗯，我曾经和外星人一起工作过，”那个女人说道，“我长期在火神星（洛基星）、雷神星（索尔星）和千蛇星（舍沙星）工作。”

杰克点点头。“我也到过那几个星球。你们大家要来我这里吗？”

“哦，是的，”范里贝克答道，“我们明天中午过去。我们可能会待上几天，但是这不会给你带去任何麻烦的。我有一个足够大的飞船，完全够让我们三个在里面露营。那么，我们该如何找到你住的地方呢？”

杰克告诉了他怎么前来，还把地图坐标给了他。范里贝克把这些记了下来。

“可还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确实一下。以后，我也不想再重复这件事情了。这些小家伙不是用来作试验的动物，要用心对待他们。你们不能伤害、骚扰他们，也不能强迫他们去做任何他们不情愿去做的事情。”

“我们理解。没有你的许可，我们不会对他们做任何事情。你有什么需要我们带来的东西吗？”

“嗯。带一些营地里短缺的物资吧。你们来的时候我会付钱给你们的。我需要三箱雅诗三号。还需要一些玩具。奥瑟里斯博士，你听过磁带了，对吧？那么，你想想如果你是一个毛毛的话你会喜欢什么，然后带来就好了。”

第五章

维克多·格雷戈从容而缓慢地掐灭了他的烟。

“是的，莱纳德，”他耐心地说道。“这很有意思，而且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发现，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要跟我说这件事情。你是不是害怕我责备你被公司外面的人抢先了一步？还是说你只是怀疑任何与本奈特·雷恩斯福德有牵连的事情都一定是反公司反人类文明的邪恶的阴谋？”

莱纳德·凯洛格面露难色。“维克多，我想要说的是，雷恩斯福德和他的伙伴霍洛维看起来很确信那些被他们称作小毛毛的家伙根本就不是低级动物。他们认为这些家伙是智慧生物。”

“嗯，那是……”他怔住了，刚刚跟凯洛格讲的东西正冲击着他的思想，“天哪！莱纳德！我请求你的原谅；你如此认真地对待这件事情，我一点儿也不怪你。哎呀，这件事情可能会让查拉图斯特拉成为一个四级有人居住星球。”

“公司持有三级特许状，”凯洛格补充道，“是针对无人居住星球的。”

如果在查拉图斯特拉发现了任何智慧生物的话，这特许状就自动作废了。

“如果这是真的，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吧？”

“嗯，我猜想那个特许状肯定会需要重新商榷，现在殖民星办公室知道了这是一个怎样的星球，他们不会对公司慷慨相助的……”

“莱纳德，他们不会重新协商任何事情的。联邦政府会直接接管公司现在占据的市场，把它当作是对原始投资的丰厚回报，我希望他们能把我们可见的实际占有奖赐给我们，然后把剩余的投向公共产业。”

贝塔和德尔塔大陆上的旷阔平原，有着大群的草原野兽，这些没有烙印公司商标的野兽都算是受到保护的动物，不可随意宰杀。还有所有的未开发的矿物资源，和所有未开垦的耕地也是；要巩固公司对大黑水

的所有权，还要打很多年的官司。同时地球-光明星-创世星航空线路会失去垄断特权，并且会产生很多法律纠纷，无论如何，公司的进出口垄断权也会不复存在。非法占地的人会汹涌地闯入，占据一切……

“哎呀，我们以后还不如宇宙树公司呢，他们现在正窝在一个大陆的鸟粪石堆上！”他突然大喊起来，“在未来的五年内，他们从蝙蝠粪中赚取的钱要比我们从整个世界赚的钱还要多！”

并且公司的好伙伴兼大股东尼克·艾默特也会退出公司，而移民星总督将会把常规军部队和一些复杂的官僚体系带进公司。选举制、代表性议会和每一个对公司怀恨在心的阿猫阿狗都会设法使法令通过——当然，还会有一个到处多管闲事的本土事务委员会。

“但是他们不能任何特许证都不给我们。”凯洛格坚称。除了他自己，他还能骗得了谁呢？“这不公平！”尽管这使得事实更加确凿。“这不是我们的错！”

他极力地放缓他的语速。“莱纳德，你喊破了嗓子也没用，地球联邦政府才不管公不公平呢，更别提是谁的责任了。自从联邦政府给公司特许证之后，他们就一直在后悔，为什么，这个星球比地球好太多了，甚至是核战争以前地球上的也比不上这里。现在，如果他们有机会把收回这里，还是以更好的状态，你真的觉得他们不会这么做吗？又有什么能阻止他们呢？如果贝塔大陆上的那些生物真的是智慧生物，那么我们的特许状就形同废纸，一点用处也没有了。”他沉默了片刻。“你听过了雷恩斯福德传送给希门尼斯的那个磁带了。雷恩斯福德或者霍洛维到底有没有明确地声明那些家伙真的是智慧生物？”

“嗯，没有，他们没有明确地说明。霍洛维始终像称呼人类那样称呼他们，但是他只是个无知的老勘探者。无论如何雷恩斯福德自己不会说出去，也不会对此表态的，但是他却为其他要这么做的人大开便利之门。”

“根据他们的说法，这些毛毛们可能是智慧生物吗？”

“根据他们的说法，是的，”凯洛格痛苦地说道，“他们可能是。”

他们很可能就是智慧生物，莱纳德不能寄希望于证据消失。

“那么他们会在那些今早去贝塔的人面前表现得很智慧。那些人只会单纯地把这当作是一个科学课题，而从来没有考虑到法律层面。莱纳德，在他们做出任何令大家都感到遗憾的报告之前，你必须接着调查。”

凯洛格似乎并不喜欢这个提议。因为这将意味着他必须利用权势，并且会造成紧张的人际关系，他讨厌这样。因此，他很不情愿地点了点头。

“好，我想我会去的。维克多，先让我想想。”

莱纳德有一个特点：如果你交给他一些他无法推脱或回避的事情，他就会去做。也许他不会很开心，但会很认真。

“我要带恩斯特·马林一起去，”他终于说道，“雷恩斯福德在心理科学领域没有任何建树，露丝·奥瑟里斯可能会听他的话，但是恩斯特·马林不会。如果我先去找马林谈话的话。”他进一步想到，“我们得让这些毛毛离开霍洛维。然后我们要就这一发现发布一篇报告，对雷恩斯福德和霍洛维进行高度的赞扬，并且我们还要采用他们对那些家伙的命名。不过，我们要很明确指出，尽管毛毛们有高智商，但是他们并不是智慧生物。如果雷恩斯福德坚持申明它们是智慧生物，我们就把他们的行为定义为一场刻意的骗局。”

“你觉得他会不会已经将此事报告给外来生物科学委员会了？”

凯洛格摇摇头。“我觉得他不过是想哄骗我们一些员工来支持他关于智慧生物的声明；至少，要让他证实他和霍洛维所谓的观察结果。这就是我要尽快前往贝塔的原因。”

到目前为止，凯洛格已经成功说服自己前往贝塔一直以来都是他自己的主意。他还很可能会说服自己去相信雷恩斯福德的报告只不过是一派胡言。呃，如果他这么做效果更好的话，那他就应该这么做。

“如果没人阻止他的话，他不久之后就会这么做。那么不出一年时间，这里就会有一只从地球派来的小型的调查部队。到那时，你得把雷恩斯福德和霍洛维彻底搞臭。莱纳德，你去把小毛毛从霍洛维身边赶走，我可以保证到时他们不会对调查起作用。叫毛毛的话……”他若有所思地说，“那就是毛皮动物了，我的理解对吗？

“霍洛维在磁带中提到过他们柔软丝滑的皮毛。”

“好。在你的报告中着重强调这点。这个报告一发表，公司就会为每一个毛毛的毛皮出价两千索尔币。等到雷恩斯福德的报告把地球上的人吸引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就全都掉进我们的圈套了。”

凯洛格开始有些担心。

“但是，维克多，这可是种族屠杀！”

“胡说！种族屠杀的定义是根绝智慧生物。而这些只是毛皮动物。这就要靠你和恩斯特·马林去证明了。”

*****

毛毛们正在营地前的草坪上玩耍，他们突然面朝西面静止不动，然后跑向厨房门旁边的长凳，爬了上去。

“现在又怎么了？”杰克·霍洛维纳闷道。

“他们听见飞艇的声音了。”雷恩斯福德对他说道。“昨天你的机器回来的时候，他们也是这样的。”他看向他们在羽叶树下铺开的野餐桌，“一切就绪了吗？”

“除了午餐之外，都准备好了。饭要一个小时后才能煮好。我现在看见他们了。”

“杰克，你比我视力好。哦，我知道了。我希望小家伙们能好好表现。”他有些担忧地说。

早餐过后，他就开始坐立不安。这并不是因为这些从马洛里斯波特来的人是很重要的人物。本在科学圈子里的名声比公司里的任何员工都响亮。他只是对毛毛们的事情感到很激动。

远远看去只是一个隐约可见的小点的飞艇渐渐驶近了，盘旋着降落在空地上。当飞艇在地上停稳，反重力场关了之后，他俩就穿过草坪向飞艇走去，毛毛们全都跳下长凳，跟着他们跑过去。

三个访客爬下了飞艇。露丝·奥瑟里斯穿着一件毛衣和一条休闲裤，裤子垂下来盖住了一双短靴。格尔色的卡其裤，带着一个看起来很耐用

的武器，这说明他很了解皮德蒙特地区的状况。胡安·希门尼斯穿着昨晚视频时穿的那件运动服。他们都带着摄像器材。他们握手，互致问候，然后毛毛们就开始大声嚷嚷着要求关注。后来，毛毛们和其他人慢慢移步到树下的桌子那里。

露丝·奥瑟里斯和毛毛妈咪、毛毛宝宝一起坐在地上。毛毛宝宝马上就被她脖子上戴的项链上的小银椅子吸引了，它能发出悦耳的叮当声。后来，宝宝又试图坐到她的头上。她用了很长时间温和又坚定地阻止了他。胡安·希门尼斯坐在迈克和米兹的中间，他一边逐个检查他们，一边对着他胸前的那个小型录音听筒说话，大部分时间他说的是拉丁语。格尔德·范里贝克躺在一个折叠椅里，把小毛毛放到他的膝盖上。

“这真是令人吃惊，”他说。“不仅仅是在二十五年后发现了他们的存在，而且还发现他们如此独特。看，他没有一点尾巴退化的残留痕迹，而且这个星球上没有其他的无尾哺乳动物。事实上，这个星球上没有其他哺乳动物和他们有一点点亲缘关系。拿我们来说，我们属于一个很大的科咱们灵长目动物大概有五十种不同的系别。”但是小毛毛们没有任何亲戚。

“耶克？”

“不过他什么也不在乎，不是吗？”范里贝克轻轻地敲打着小毛毛，“我想说件事，你发现了最小的类人生物。这个新记录你可以申报。哦！哦！怎么回事？”

之前爬到雷恩斯福德膝盖上的砍砍，这时突然跳到地上，抓起他之前放到椅子边上的斧头挖掘器，横穿草坪而去。所有人都站了起来，访客们拿出了相机。毛毛们被他们激动的样子搞得有些迷惑。那只是另外一只陆地虾，不是吗？

露丝把相机的镜头对了过去：“这下我明白你为什么叫它砍砍了。可是，难道其他的毛毛不会那样砍陆地虾吗？”

“嗯……小毛毛会先和它们并肩跑一段，然后转身快刀一斩。迈克和米兹先把自己的目标摔倒，然后从背后把头砍下来。毛毛妈咪先猛击它们的腿。不过他们都会把陆地虾的头砍下来，然后把壳敲碎。”

“哦，那说明这两者是原始本能，”露丝说，“至于具体的技巧，可能

是自创的，也可能是模仿学会的。等到宝宝开始自己捕虾的时候，我们看看他是不是会按照妈妈的办法吧！”

“快看！”希门尼斯叫道：“他在自己剔龙虾肉！”

整个午饭时间，大家的谈话都围绕着毛毛们。而大家的话题中心——毛毛们，则在一边小口小口地吃自己的食物，还互相耶克着。格尔德·范·里比克说，他们应该是在讨论人类奇怪的习性。胡安·希门尼斯烦恼地看着他，似乎在考虑他这话是不是认真的。

“你知道吗，我对那录音带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只怪物的意外事件。”露丝·欧西利斯说：“凡是和人类能建立联系的动物，如果发现事情不对劲，都会吸引人类的注意。但我从没听说过有哪种动物会像毛毛这样用肢体语言来描述，哪怕是弗雷恩·科尔夫或是地球上的猩猩也不会这样。实际上，小毛毛把怪物的显著特征抽象了出来，还进行了符号化描述。”

“你觉得他伸直手臂的姿势和那一声叫是想代表来福枪？”格尔德·范·里比克问，“他看过你开枪？”

“这不可能另有所指。他是想告诉我：‘有个超恶心的东西在外面；开枪打死它，就像你打死鸟怪一样。’要是毛毛没有站在我面前往后指的话，我可能就被杀死了。”

希门尼斯犹豫了一会儿，说道：“我知道我只是班门弄斧，你才是毛毛专家。但你是否在把它们的行为过度人类化？有没有可能，你在用自己的特点和心理特征在揣度它们？”

“胡安，我现在不会回答你，将来也不会。等你和毛毛们相处的时间再久一点，你再问这个问题吧——问你自己。”

*****

“所以你看，厄恩斯特，问题就出在这儿。”

莱纳德·凯洛格说完这句话便静静等着回答。厄恩斯特·马林一动不动地坐着，手肘撑在桌上，手撑着下巴。他的嘴角向两边皱了皱，形状像一对括弧。

“没错。当然了，我不是律师，但是……”

“这不是法律问题。这是心理学的问题。”

问题又丢给了厄恩斯特·马林，他当然也清楚这一点。

“我要先亲眼看看他们，才能下结论。你有没有霍洛维的那卷磁带？”凯洛格点了点头。马林继续说道：“他们到底有没有明确指出毛毛是智慧生物？”

维克托·格雷戈此前也问了他这个问题，凯洛格照着那时的回答又说了一遍，然后补充道：“报告里基本上只有霍洛维在发表未经证实的言论，全是他的一面之词。”

“哦。”马林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而且他不是合格的观察员。在这领域，连雷恩斯福德也算不上合格的观察员。虽然他是一个外星自然学家，但是在精神认知学上，他完全是个门外汉。雷恩斯福德却毫不怀疑地相信了霍洛维的话。至于他声称自己观察到的那些东西，谁知道他的描述有没有导致大量错误的推论呢？”

“我们怎么知道他是不是故意欺骗我们？”

“但是莱纳德，这个罪名指控可不轻啊。”

“以前不是没有先例。比如那个在肯尼亚的山洞里面伪造晚期高地火星文字的家伙。赫尔曼谎称自己把地球老鼠和肖兰提尔布拉斯进行杂交。还有那个英国皮尔丹的男人，是核纪元前一世纪的吧？”

马林点点头。“我们都不想这样去怀疑别人，但是像你说的，这种事情确实会发生。你晓得，这个雷恩斯福德正是会做出那种事的人。从本质上来说他就是个奉行个人主义的自私鬼，性格又很乖张。他或许是一心想做出轰动性的发现，好为他赢得在科学界应得的地位。他遇上了这个孤独的探矿者，矿工的营地里正好有几只小动物迷路了。老矿工把这些小动物当作自己的宠物，教了它们一些小把戏，最后把自己的人性投射到它们身上，觉得这些小动物是和他一样的智慧生物。于是雷恩斯福德的好机会来了；他会宣称是自己发现了这个智慧物种，让学术界为之震动。”马林又笑了。“没错，莱纳德，这都是可能的。”

“我们有责任阻止这件事发生，不能让其发展成赫尔曼杂交事件那样

的科学丑闻。”

“首先，我们要研究一下这卷磁带，看看我们能找到什么证据。然后，必须对这些动物进行全面、公正的研究，告诉雷恩斯福德和他的同谋，别指望能用这些荒谬的言论蒙骗科学界还逍遥法外。如果我们不能在私下里说服他们，就只好把他们的行径曝光了。”

“我已经听过这磁带了，不过我们还是再听一遍吧。我们得分析一下这个霍洛维教给这些动物的把戏，然后看看能发现些什么。”

“好的，我们这就开始吧。”马林说。“然后得考虑要发表什么样的声明，还有需要什么样的证据来支持我们的观点。”

*****

晚餐之后是毛毛们在草坪上玩耍的时间。不过当黄昏渐渐降临峡谷之时，毛毛们都回来了。他们拿到了马洛里斯波特的新玩具——一个大盒子，里面装着许多不同颜色的球，还有许多塑料短棍。虽然他们不可能知道这是分子模型工具箱，但他们还是马上发现短棍可以插进球的凹洞里面，这样可以搭建出三维物体。

这比彩色石头好玩多了。他们试着搭了几个形状，然后又把它们拆开，准备拼一个大家伙。有好几次，他们把建好的模型又拆了一部分，有时候全部拆掉，重新开始，还若有所思地咿咿叫着，一边做些手势。

范·里比克说：“他们有艺术感。我见过很多抽象派雕塑，还没有他们做的一半好呢。”

杰克说：“他们还是很棒的工程师呢，懂得控制平衡和重心。他们把整个结构支撑得很好，没有弄得头重脚轻。”

“杰克，我一直在问自己那个问题。”希门尼斯说，“你知道的，我来这里的时候满是怀疑。我不是怀疑你的诚实；我只是觉得你太喜欢毛毛了，所以会觉得他们比实际上要聪明得多。但现在我觉得你的看法没错。除了真正的智慧物种，我从没见过任何生物能像他们这样。”

“什么叫除了智慧物种？”范里比克又问道，“露丝，你今天晚上一直很沉默。你是怎么想的？”

露丝·欧西利斯看起来有点不自在。“格尔德，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我知道，他们一起忙活的样子很像是在为了一致的目的而合作，但是我就是没办法从他们的耶克-耶克-耶克里听出任何语义。”

范·里比克说：“我们先把交流-生火理论放在一边，如果他们能就一个共同的目标协作，那么他们肯定在用某种方式交流。”

“这不是交流，这是符号化。你可以试试，只有使用语言符号才能进行有智慧的思考。这跟录音机翻面或是拆手枪都不一样；他们只是学到了一些小把戏，或者说一些概念。”

“那海伦·凯勒呢？”雷恩斯福德问她。“你的意思是她在安妮·沙利文教了她单词之后她才开始像智慧生物那样思考？”

“当然不是了。她可以思考，只是她那时的思考是受感官局限的感官-想象思考。”她有点责备地看着雷恩斯福德；他的问题动摇了假设的根基。“当然了，她从父母那里遗传了可以进行智慧思考的脑神经结构。”她没敢顺着这个思路往下说，她可不想被人质问她怎么知道毛毛就没有继承这样的脑结构。

杰克说：“顺着这个思路，我有一个问题。如果不是先有生物的智慧，又怎么发明语言？”

露丝不禁失笑。“你说的这个让我想起大学时代来了。这可是心理学一年级学生闲扯的时候最喜欢讨论的问题之一。不过到了二年级，我们就发现这跟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差不多，就再也不在这上费心思了。”

本·雷恩斯福德说：“真可惜。多好的一个问题。”

“也许吧——如果真的有答案的话。”

格尔德说：“说不定可以找到答案呢。这里就有个现成的线索。我觉得这些小家伙一只脚已经踏进智慧生物的门槛了，普通和智慧程度各占一半。”

“我敢赌上我所有的太阳石，他们绝对是智慧生物。”

希门尼斯说：“可能他们有点儿智慧。”

露丝·欧西利斯一口否决了这个看法。“这种说法就跟说人有一点儿死，有点儿怀孕差不多。不，这事儿只能是非黑即白。”

格尔德·范·里比克同时也发话了。“智慧生物的问题在我的研究领域也相当重要，露丝。就像体型特征一样，智慧也是自然选择进化的结果，这是任何物种，包括我们人类，进化中最重要的一步。”

雷恩斯福德说：“等等，格尔德。露丝，你刚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智慧难道没有程度之分吗？”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心智——智力是有程度之分的，就像温度一样。当心理学成为像物理那样真正的科学时，我们就可以像衡量温度一样去衡量心智状态了。但是智慧生物和非智慧生物有根本上的不同。不只是心智成熟度的问题。你可以认为它是心智上的沸点。”

雷恩斯福德说：“这个类比蛮不错的。如果达到沸点了呢？”

范·里比克说：“这就是我们要回答的问题了，这也就是我刚刚说到的。我们现在对智慧的认识一点也不比核纪元元年，甚至核纪元前654年时知道得更多。”

“等等，”杰克打断了他的话，“深入讨论之前，我们应该先就智慧生物的定义达成共识。”

范·里比克笑了。他问道：“你试试问生物学家生命的定义呀？再问问数学家数字的定义是什么？”

“就是这样。”露丝看着毛毛们，他们正在观察彩球搭成的结构，好像在想能不能往上面再加点什么又不破坏整体设计。“要我说的话，智慧生物的心智水平之所以从本质上区别于非智慧生物，是因为他们能够用符号表示概念，记忆概念和传播概念，他们拥有总结归纳的能力，能够形成抽象概念。就是这样；我没有提什么交流-生火理论吧？”

“小毛毛会就把概念符号化，也会归纳。”杰克接口，“他用三只角来表示怪物，他用长长的，会指东西的，还会发出响声的东西表示来福枪。来福枪会杀动物。鸟怪和怪物都是动物。如果来福枪能杀死鸟怪，那也能杀死怪物。”

胡安·希门尼斯皱着眉思考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问道：“目前已

知的最低等的智慧生物是什么？”

格尔德·范·里比克立刻回答说：“世界树星上的库拉。你去过世界树星吗？”

杰克说：“有一次我在智慧泉星亲眼见到一个男的吃枪子儿，就因为他骂人家是库拉养的。被骂的人正好去过世界树星，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就开枪了。”

格尔德说：“我跟那些动物呆过几年。他们确实会生火；我承认。他们还会把木棍烧焦，做成矛。还有，他们会说话。我学了他们的语言，总共就82个词儿。我教会了几个聪明点的怎么能在不伤着自己的情况下用砍刀，还有一个特别聪明的，我允许他在我的监管下帮我拿一些仪器。不过我从不让他碰我的来福枪和相机。”

“他们会总结归纳吗？”露丝问道。

“亲爱的，这可是他们唯一会的东西啦！他们的语言里，每一个词都具有高度概括性。Hroosha，活的东西。Noosha，坏东西。Dhishta，吃的。还想要我继续说下去吗？反正也只剩79个词了。”

大家还没来得及打断他的话，通讯屏就吵吵起来。毛毛们跑到显示屏前，杰克把屏幕打开。

来电的人穿着灰色半正式的服装；一头带波浪的灰发，长相好像20年后的胡安·希门尼斯。

“晚上好，我是霍洛维。”

“霍洛维先生，晚上好。”来电者抱了抱拳，露出灿烂的笑容。“我是莱纳德·凯洛格，是公司科学部的主管。我刚刚听了你给我的磁带，关于——你管它们叫毛毛是吧？”他低头看向了地板，“就是一群这样的动物吗？”

“这些就是毛毛了。”杰克希望自己纠正了对方，“本奈特·雷恩斯福德博士现在和我在一起，还有希门尼斯博士，范·里比克博士和欧西利斯博士。”他从眼角瞟见了希门尼斯不安地扭动身体，好像周身爬满了蚂蚁似的，范·里比克板着一张脸，本·雷恩斯福德勉强挤出一丝笑容。“有些人还在屏幕外面。我想你肯定有很多问题想问。稍等，我们集合过来。”

凯洛格马上真诚地表示不必麻烦，但这拒绝被杰克忽略了。杰克把所有椅子都拖到了屏幕前，想了想，又把毛毛“分发”到每个人手里。小毛毛给了本，砍砍给了格尔德，米兹给了露丝，迈克给了希门尼斯，最后把毛毛妈咪和宝宝放在自己大腿上。

不出意料毛毛马上往他的头上爬。同样不出意料，凯洛格显得很窘迫。杰克打算教毛毛宝宝做鬼脸，至少能顶回别人的鄙视。

杰克发话了：“现在我们来说说我昨天晚上录的那卷磁带。”

“好的，霍洛维先生。”凯洛格的笑容越来越机械了。他发现自己很难把目光很难从毛毛宝宝身上移开。“我必须承认，你宣称这些动物具有很高的智能，这真让我吃惊。”

“所以你是想来看看我是个怎样的大骗子么？我不怪你；一开始连我自己都没法相信自己。”

凯洛格哈哈大笑起来，露出两排大牙。

“不是这样的。霍洛维先生，千万别误会我，我可从没这么想过。”

本·雷恩斯福德悻悻地说：“希望你没这么想。不过，如果你需要传唤证人的话，我愿意为霍洛维先生的陈述作证。”

“我当然没有，本奈特；这还用说吗。啊对了，请允许我恭喜你做出了非常伟大的科学发现，一个全新的哺乳动物物种——”

“还有可能是第九个太阳系外智慧物种。”雷恩斯福德补充道。

“天哪！本奈特！”凯洛格敛起了笑容，看起来相当震惊，“你不是认真的吧？”他又看了看毛毛，重新又挤出一个笑脸，继而笑出了声音。

“我以为你听过那卷磁带了呢。”雷恩斯福德说。

“我当然听了。里面报告的事情非常了不起。但是！只是因为它们学会了一些小把戏，还有用棍子和石头做武器就说什么智慧生物——”他脸上的笑容又消失了，表情马上变得严肃起来，“这种极端的言论还是必须经过非常仔细的研究后再提的。”

“我可没说它们是智慧生物，”露丝·欧西利斯告诉他，“起码也要等

到后天再说。但是毛毛很有可能是智慧生物。他们的学习和推理能力相当于八岁的人类儿童，这样的水平远高于其他一些公认的智慧生物。而且，你说的那些‘把戏’也不是人类教他们的；是他们自己从观察和推理中学到的。”

希门尼斯接上话头，说道：“凯洛格博士，心智水平不是我的研究课题。但是毛毛确实具有所有其他智慧生物都有的身体特征——下肢负责行走，上肢负责操作，直立姿势，立体视觉，颜色知觉，拇指能与其他手指对握——这些都是我们公认的智慧生物发展的先决条件的所有特征。”

格德·范里比克说：“在我看来，他们无疑是智慧生物。但更重要的是，我认为他们正处于从非智慧生物向智慧生物演化的转折点上。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一只脚已经踏进智慧生物的门槛了。这个物种的心智水平是大家前所未见的。我认为研究毛毛将有助于我们回答‘某一生物中是如何演化出智慧的’这个问题。”

凯洛格一直极力让自己看起来满腔热情；而现在他准备要把热情全部释放出来。他说：“这简直太棒了！这会名垂科学史的！现在，你们都知道毛毛的是多么宝贵了。他们必须马上到马洛里斯波特来，在实验室条件下接受有资质的心理学家的研究，还有——”

“不行。”

杰克把毛毛宝宝从头上放下来，交给毛毛妈咪，又把妈妈放在地板上。这固然是杰克的本能反应；但他的大脑告诉自己，向身处2500英里之外的这个人开战之前其实没有必要清空战场。

他说：“忘了这个主意，我们来说别的吧。”

凯洛格无视他说的话。“格德，你有飞艇，做几个笼子，做漂亮些，做舒服些——”

“凯洛格！”

屏幕中的这个人停下了，又惊讶又愤怒地盯着他们。这是多年以来第一次，有人敢直呼他的名字。可能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人冲他大喊大叫。

“你没听到我刚才的话么，凯洛格？别再叨叨什么笼子了。这些毛毛哪儿也不去。”

“可是，霍洛维先生！你难道不觉得我们应该好好研究这些小动物吗？你难道不想让他们在生物链上有个合适的位置吗？”

“如果你要研究，上这儿来研究。只要你不惹恼他们，也不惹到我。而且现在我们就在研究他们。雷恩斯福德博士在研究，你们公司的其他三个人也在，还有我自己也在。”

“而且，我希望你解释一下你刚才说的‘有资质的心理学家’是什么意思。”露丝·欧西利斯用接近绝对零度的语气说道，“你不是在质疑我的职业资格吧？”

“露丝，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不要误会我。”凯洛格讨好地说道，“只是这个工作有很高的专业要求——”

“没错；莱纳德，你那科学中心里又有几个毛毛专家？”雷恩斯福德问道，“我能想到的唯一一个专家就是杰克·霍洛维，而他就在这里。”

“我想到的是马林博士。他是公司顶级的心理学家。”

“他也可以来，但他得清楚他对毛毛们做任何事都要经过我的允许。”杰克说，“你打算什么时候过来？”

凯洛格说希望第二天下午晚些时候就来。他不需要问怎么去营地。凯洛格花了不少功夫想让谈话恢复到最初的融洽气氛，但徒劳无功，只好结束了通话。客厅里一阵短暂的沉默之后，希门尼斯有些责备地说：

“杰克，你对凯洛格博士真的不太礼貌。你可能不知道，他可是个大人物。”

“在我眼里他不是什么大人物，我就是对他不礼貌怎么了。对那样的人礼貌没有任何好处。如果你忍气吞声了，他们就会想着法子占你的便宜。”

范里比克说：“你对莱纳德怎么会有这么深的了解？”

“我虽然和他素未谋面，但这种人的数量可不少，到处都是。”他转

向雷恩斯福德，“你觉得他跟那个马林明天会来吗？”

“他们当然会来了。这么大的事，他们才不会让几个小卒子跟公司外面的人瞎折腾呢。你知道的，我们得当心点，否则不到一年我们就会从地球那边听到这样一条消息：查拉图斯特拉星球上发现新智慧物种——毛毛凯洛格种。就像胡安说的，凯洛格博士是个大人物。他就是靠干这种勾当成名的。”

第六章

录音放完了；录音机仍沙沙作响。静谧中，随着一声双击，光电池响声大作，一边的遮阳板被打开，圆屋顶对面的遮阳板被关闭。星际舰队准将亚历克斯·纳皮尔坐在桌前，抬头看着外面薛西斯的风景和恼人的地平线外漆黑又虚空的太空。他拿起烟斗，把里面的烟灰磕了出来。没有一个人说话。纳皮尔把烟草装进烟斗。

“先生们？”他开始鼓励大家发言。

“潘乔”？星际陆战队上校兼副舰长康拉德·格雷本菲尔德转头对首席心理学家伊巴拉上尉惊讶地说道。

这家伙可靠吗？”伊巴拉问道。

“我30年前就在芬里斯认识杰克·霍洛维了。那时候我还只是一个少尉。他现在应该已经年过七十了。”他补充说，“我绝对相信他的所见所闻。当然了，本奈特·雷恩斯福德也绝对可靠。”

“这个特工呢？”伊巴拉坚持追问。

他和情报部官员史蒂芬·阿尔伯格交换了个眼神，然后点点头。阿尔伯格说道：

“这个特工非常优秀，是我们星际舰队后备队上尉。潘乔，你不用担心此人的可靠性。”

“我觉得毛毛像是智慧生物。”伊巴拉说，“而且你知道的，这正是我们一直又希望又害怕发生的事。”

“你是说可以以此为借口去收拾那边的烂摊子？”格雷本菲尔德问道。

伊巴拉面无表情地看着他，说道：“不是的。我指的是这种处在智慧与非智慧生物临界状态的案例；这种案例不符合我们一直奉为经典的依据说话和取火判断智慧生物的标准。史蒂芬，我们是怎么得知这件事儿

的？”

“上周五深夜，马洛里斯波特的联络中心那边传给我们的。似乎这磁带被拷贝了很多份到处传，我们的特工拿到一份之后，就转给了联络中心，然后跟该特工的评论一起转发给了我们。”阿尔伯格回答说，“联络中心下令在单位内部进行常规监视，并在驻扎地谨慎监察。当时，似乎还没有必要进入戒备状态。但是我们刚刚接到报告，在马洛里斯波特时间的周六下午，莱纳德·凯洛格对这卷磁带内容表示反对，胡安·希门尼斯把这件事写成了文档，并马上提醒了维克托·格雷戈。”

当然了，格雷戈马上看出了凯洛格的意图。他派凯洛格和公司的首席心理学家厄恩斯特·马林去贝塔洲，指示他们污蔑雷恩斯福德和霍洛维的声明是蓄意欺骗。接着，公司就会鼓励人们捕杀毛毛，剥下它们的毛皮。他巴望着地球上的人出来验证雷恩斯福德的说法之前，让整个毛毛物种彻底灭绝。

“这种说法我倒是第一次听说。”

阿尔伯格肯定地说：“我们可以证明这一点。”

听起来的确像是维克托·格雷戈的主意。纳皮尔准将慢慢点起烟斗。妈蛋，他不想掺合这件事。星际舰队指挥官里没人想。干预殖民星球上的事务实在太麻烦了——总是有调查委员会，还会军事法庭什么的。而罢黜公民政府完全违背了军队的准则。当然了，还有许多其他更为重要的军队准则。地球联邦的最高统治权是一个，还有就是联邦宪法神圣不可侵犯。当然了，还有外星人权利。康拉德·格雷本菲尔德似乎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他说：“如果毛毛是智慧生物，那么那边的整个制度体系都是非法的。公司，殖民政权，所有的一切。查拉图斯特拉会成为四级星球，这就是我们所能想到结果。”

“除非迫不得已，我们就不去干预。潘乔，我觉得决定权很大一部分都在你身上。”

潘乔·伊巴拉被吓到了。

“我的妈呀，亚历克斯！你不是真心这么想的吧。我是谁啊？一个无

名小卒。我只是个普通的医学博士，一个普通的心理学博士。联邦内部最出色的心理学家应该是——”

“反正不在查拉图斯特拉上，潘乔。最出色的心理学家都在地球上，在500光年外，单程都要6个月的星际航行。当然干预与否是我的职责，但智慧生物的问题得靠你来。我可一点不嫉妒你这一点，但我也没法让你逃脱这个职责。”

*****

格德·范里比克提议三位客人都睡在飞艇里面，但没人把这个提议当一回事。格德自己就睡在小屋的空房间里面。胡安·希门尼斯去了本·雷恩斯福德的帐篷。露丝·欧西利斯自己的小船上有一个小房间。第二天早晨，雷恩斯福德出现在通讯屏幕前时，杰克、格德、露丝还有毛毛们正在吃早餐；雷恩斯福德和希门尼斯决定开着空中吉普车从冷溪源头出发考察，他们相信森林里肯定还有很多毛毛。

而格德和露丝都决定上午呆在营地，好跟现有的这几只毛毛打成一片。毛毛一家早餐吃饱喝足，看到陆地虾也可以无动于衷。他们又得到了新玩具：一个彩色的大球。毛毛们在草地里滚了一会儿球，然后决定把它留着到傍晚的游戏时间再玩，就把球带进了屋里。接着，他们开始漫无目的地在作坊外面小屋的垃圾堆中玩耍。时不时，一只毛毛就会跑出来找陆地虾，与其说是为了充饥，不如说是为了玩乐。

露丝、格德和杰克则坐在草地上的餐桌前闲聊着，想偷懒不去洗碗。毛毛妈咪和宝宝在郁郁葱葱的草地里闲逛。突然，毛毛妈咪尖叫一声，往小屋方向飞奔而去。她把毛毛宝宝推到自己身前，还用斧头挖掘器平的那一面去拍宝宝的屁股，催促他快点跑。

杰克往房子里冲。格德拿起相机，跳上桌子。露丝发现了毛毛妈咪惊慌失措的原因。

“杰克！看那边！”她指向那片林中空地的边缘地带。“有两只陌生的毛毛！”

杰克继续跑着，不过他没有去取步枪，而是拿了摄影机，两把没人用的斧头挖掘器以及一些雅诗三号。杰克再次出现的时候，这两只毛毛已经来到了空地里面，肩并肩站着，四下张望。她们都是母的，手里都

拿着木制的捕虾器。

“你的胶卷够用吗？”杰克问格德，“露丝，拿着这个。”他把自己的相机递了过去。“离远点，把我和毛毛都拍进去。我试试跟他们做场交易。”

杰克继续往前走，他把钢制武器插在屁股后面的口袋里，把雅诗三号拿在手上，轻轻柔柔地对新来的毛毛说话。他走到离他们够近，又不至于吓跑他们的位置，停了下来。

格德告诉杰克：“我们的毛毛就在你后面。他们组成了战斗的队形；手里拿着武器严阵以待。现在毛毛停下来了，在你身后30英尺。”

杰克掰下一块雅诗三号，放进自己嘴里，吞了下去。然后掰下两块雅诗三号，递了出去。这两只毛毛显得很有兴趣，但没有急着接受。杰克把这两块食物扔到了这两只毛毛身边几英尺开外。其中一只往前跑了几步，抓起一块扔向同伴，又抓起另一块往回跑。她们站在一起一小口一小口吃着，嘴里发出满足的声音。

杰克的毛毛家族似乎很不愿意他如此慷慨地把美食分给陌生人。但这让两只毛毛觉得再靠近一点应该也没什么大碍，没过多久，她们就直接从杰克手里掰下食物吃了。接着，杰克从口袋里掏出两个钢制斧头挖掘器，并想办法让那两只毛毛明白，他想跟她们做交易。这两只毛毛极其高兴。但杰克的毛毛一家对此无法忍受，他们跑上前来愤怒地耶克着。

两只毛毛往后退了几步，手中攥着新拿到的武器。一场战争似乎蓄势待发，但没有人真的想要参与其中。杰克记得，在古老的地球历史中，这样的场面可能会导致大麻烦。突然，砍砍拖着武器向前走去，显然是和平的表示。他慢慢接近这两只毛毛，轻轻地耶克ing着，碰了碰第一只，又碰了碰另一只。接着，他把武器放在地上，脚踩在武器上面。两只母毛毛轻轻地抚摸他。

这场危机立刻烟消云散。毛毛家庭其他人也上前来，把武器插在地上，抚摸陌生的毛毛。然后大家围坐成一个圈，有节奏地左右摇摆，发出轻柔的声音。最后，砍砍和两只母毛毛站了起来，拿起自己的武器，向森林里走去。

露丝大叫：“杰克，拦住他们！他们要走了。”

“如果他们要走，我没有权利阻止他们。”

走到临近森林边缘，砍砍停了下来，把武器尖的那头插进地里，跑回了克爸比身边。他张开双臂，抱住了杰克的膝盖，耶克地叫着。杰克弯下腰轻轻抚摸砍砍，但没有把他抱起来。两只母毛毛之一把砍砍的武器从土里拔了出来，然后一起徐徐走了回来。与此同时，小毛毛、毛毛妈咪、迈克和米兹都跑了回来。一时间所有毛毛都在互相拥抱着，欢快地耶克着。接着，他们成群结队地穿过草地，走进房子里面。

杰克问道：“格德，你都拍到了吗？”

“都在胶卷上了。但我别的什么都没顾上。究竟发生什么了？”

“这下你成了有史以来第一位拍到查拉图斯特拉毛毛部落间的社交和交配习俗的人啦。这里是毛毛一家的领地；他们不想要陌生毛毛在附近晃荡。本来他们是准备把这两只母毛毛赶走的。然后砍砍觉得自己挺喜欢她们的，决定要跟她们结伴。这下一切都变了；毛毛一家坐了下来，告诉她们砍砍会是个很棒的丈夫，并和砍砍告别。后来，砍砍想起来自己没和我告别，就跑了回来。这时毛毛一家觉得，既然杰克爸比给了大家好多东西，那多两只毛毛应该也不会特别增加这里的负担，所以我想他们现在肯定在给这两只毛毛展示家里的宝物。她们可算是嫁入豪门了。”

大家把这两位“姑娘”叫做金发姑娘和辛德瑞拉。午餐已经准备好了，大家在客厅里边吃边看着屏幕；午餐后，所有毛毛都回到杰克爸比的卧室，躺在他的床上小睡。杰克一下午都在冲洗胶卷，格德和露丝在记前一天的笔记，讨论今天发生的事。下午晚些时候，格德他们做完了事，毛毛也起床了，一边嬉闹，一边捕虾。

有飞行车朝这边驶了过来，人们都还没发觉，毛毛却全部跑了回来，爬上了厨房门口的长椅。这是台警察巡逻车；着陆后，几个警察从里面走了出来，说他们是来看毛毛的。他们还想知道新来的两只是从哪里来的。杰克告诉了他们。他们互相看了看。

其中一个警察说道：“下次有新的毛毛来的时候，记得通知我们，再就是好好招待他们，等我们赶过来。我们警察局也想养几只，哪怕只是

让他们捕虾也好。”

杰克问道：“那乔治是什么态度？那天晚上他来的时候好像有点怕他们。”

其中一个警察说道：“啊，他已经不怕了。他给本·雷恩斯福德打了电话；本说这些毛毛百分之百安全，还说，这些毛毛不是一般的动物；他们是智慧生物，和人类一样。”

杰克把毛毛今天的事告诉警察们。还没说完，毛毛们又听到另一台飞行车的声音，咿咿叫着让人们注意。这次来的是本·雷恩斯福德和胡安·希门尼斯。一脱离反重力的束缚，他俩就一拥而出，背后还扛着相机。

“杰克，那边到处都是毛毛。”雷恩斯福德还没下车，就说，“全都往这边走；简直是民族大迁徙！我们看到有50多个毛毛——有四个家族，还有一些单独行动的，一些成双成对的。我觉得，总数应该有我们看到的十倍。”

一个警察说：“我们明天最好开车去那里看看。本，你刚去哪儿了？”

“我在地图上指给你看。”本看到了金发姑娘和辛德瑞拉，“嗨！姑娘们，你们两个是哪里来的？我从来没见过你们呀。”

*****

在小溪的另一边还有一块空地，从营地可以通过小径和木头做的人行步桥到达。杰克引导着大飞艇停靠在那里，并把自己的飞行吉普敞开蓬停在旁边。那飞艇前甲板上站着两个人，一个是凯洛格，另一个应该就是厄恩斯特·马林了。飞艇解除反重力后，第三个人也从操控舱走了出来。杰克一点也不喜欢马林。他总是绷着一张脸，一副深藏不露的样子，看得出生性傲慢又偏执狭隘。第三个人比较年轻，从他的脸上看不出什么玄虚，不过隔着外套也能看出他的左臂下面鼓出来一坨，似乎是带着枪。-凯洛格向大家引见了马林，马林又把那个年轻人——他的助理库特·博克引见给了大家。

到了营地，马林不得不再次介绍博克，不仅是向本·雷恩斯福德、格德·范里比克和希门尼斯，甚至还包括作为马林助手的露丝·欧西利斯。这

就有点尴尬了。露丝看起来也颇有同感，马林赶忙补充说博克是人事部的，负责一些考核工作，这显然让她更为困惑不解。看到有警察在场，这三个新来者看起来都不怎么高兴。当警车开走的时候，他们全都大松了一口气。

凯洛格立刻被毛毛们吸引了，蹲下身来仔细研究他们，还对马林说了几句什么，马林紧闭着嘴，摇了摇头，说道：

“除非我们发现毛毛的行为不能用任何其他的假说解释，否则可不能轻易把他们当成智慧生物。让我们先假设他们不是智慧生物，然后对这个假设进行验证吧，这样保险得多。”

就这样，他们定下了自己的行事方针。凯洛格站直身子，和马林煞有介事地讨论起所谓科学证据和科学依据的区别，满口“当然了，我同意你的看法，博士，但是，你不觉得，从另一个角度来想，你也应该承认……”之类装模作样的话。希门尼斯夸张地支持凯洛格说的一切，并礼貌地反驳马林说的每一句，只要他觉得凯洛格可能持有异议的话。博克一言不发，只是站在那儿，毫不掩饰对毛毛的敌意。格德和露丝决定还是去帮着做晚饭好了。

晚餐是在野餐桌边进行的，毛毛们在一边饶有兴致地观察着他们。凯洛格和马林小心地避开关于毛毛的所有话题。直到傍晚，毛毛们把球滚回了屋子里，所有人都待在客厅里了，凯洛格才用主持公务的语气将话题引到毛毛们身上。他滔滔不绝地叨叨着毛毛是件多么伟大的发现，好一会儿谁也插不上嘴。但毛毛们压根儿不搭理他，自顾自地把之前搭好的“分子模型”拆了开来。金发姑娘和辛德瑞拉兴致勃勃地看了一会儿，很快就开始插手帮忙了。

凯洛格还在说着：“但是很不幸，有太多数据都是霍洛维先生未经证实的陈述。别误会——我自己一点儿也不怀疑霍洛维先生在那磁带上所说的一切，但你们要知道，科学家们可不会随便接受在他们看来不合格的观察者所做的毫无事实根据的报告。”

“嗷，莱纳德，你少胡扯了！”雷恩斯福德不耐烦地打断他，“我就是个科学家，我干这行儿的时间可比你长多了，我觉得杰克·霍洛维的陈述挺可信的。像杰克这样的拓荒居民可都是十分擅长仔细和准确地观察的，要不怎么能在荒芜的星球上长期居住呢。”

“都说了请别误会我好么？”凯洛格重申道，“我可没有怀疑霍洛维先生说的话。我只是在想地球上的人会是什么反应。”

“我才不担心那个呐，莱纳德。研究所认可我的报告，我会为杰克作担保的。我的亲身观察就能证实他说的基本都是真的。”

“没错，而且我们不止有口头陈述。”格德·范里比克也插了进来：“摄像头可不会作假，我们拍毛毛们可拍得不少呢。”

马林说：“哦，对了，之前也提过拍了视频来着。你们洗出来了吗？”

“洗了不少胶卷。除了今天下午在树林里拍的，全都洗出来了。现在我们就可以过一遍。”

杰克把枪架前面的屏幕放了下来，拿出胶卷，装好投影仪。毛毛们本来正用那些小球小棍儿搭新作品，突然灯给关了，让他们很生气。但随着屏幕上出现了小毛毛用木棍挖厕所的画面，让所有毛毛都激动起来。小毛毛显得尤其激动——就算他没认出自己，起码也认出了那个木凿子。随后放映的是小毛毛捕虾、吃虾的场面，小毛毛卸螺丝钉、安螺丝钉的画面，还有其他毛毛来到杰克家后在捕虾和玩耍。最后是金发姑娘和辛德瑞拉加入家族的图片。

影片展示完毕，灯光重新亮起，雷恩斯福德说：“我和胡安今天下午在树林里拍到的东西不怎么好。大部分都只能看见毛毛们消失在灌木丛里。开着吉普车里很难靠近他们，因为他们的听力特别敏锐。不过我敢肯定在最后一段胶片上我们拍到他们带的东西了——应该是最后一张胶卷里看到的用来和新来的毛毛做交易用的木质捕虾器。”

马林和凯洛格对视了一眼，露出奇怪的惊慌失措般的表情。

“你不会是说这里还有很多毛毛吧。”马林指责道，就好像这里有什么骗局。他又转向凯洛格：“这下情况就不同了。”

“可不是吗，厄恩斯特。这可是个绝佳的机会。”凯洛格倒显得很高兴，地说：“霍洛维先生，我知道根据土地证，这一带都是你的地产，对吧？您可否允许我们在那边飞艇停靠的林中空地露营？——离我们最近的镇子是红邱镇吧？我们会叫公司建筑队的人过来帮我们建活动板房，

保证绝对不会打扰你们。本来我们打算今晚睡在船上，明天一早就回马洛里斯波特去。但一想到树林里有那么多毛毛在徘徊，我们又不想走了。对此你不会反对吧？”

杰克很想反对。他们说的所有事情都让他觉得如芒在背。但如果不答应凯洛格在附近露营，他们三个一样可以随便找个方向开出七八十英里，住到自己的领地外面去。到时候他们会对毛毛们做什么简直可想而知。不是设陷阱活捉，就是趁在毛毛睡觉的时候放催眠气体；然后把毛毛们装进笼子里，用迷宫和电击实验折磨他们，杀掉几只来解剖——甚至懒得先杀死他们就开始解剖。杰克觉得如果他们敢在自己的地盘里做这样的事，自己至少可以做点什么。

“我完全不介意。不过，我得再提醒你们一遍，你们必须好好对待这些小人儿。”

马林说：“放心，我们不会对你的毛毛们做什么的。”

“总之，不许伤害毛毛，一次也不行。”

*****

第二天的早餐时间，凯洛格和库特·博克露面了。博克穿着旧衣服和户外靴，腰带上挂着手枪。他们列出了一个单子，上面写着露营要用的东西，显然他们两个对露营完全没有概念。杰克给了他们一些建议，他们都欣然接受了。清单里有很多科学仪器，包括一台X光射线机，杰克立马用铅笔把它划掉。

“我们不清楚毛毛对于辐射的耐受程度。我不会容许任何一只毛毛受到过量辐射的。”

令杰克意外的是，凯洛格两人两个都没有跟他争辩。格德、露丝还有凯洛格借了杰克的飞行吉普车，向北驶去；等雷恩斯福德和希门尼斯来把马林接走之后，杰克和博克到对面的空地去做测量，然后博克也开着飞艇去了红邱镇。只剩下杰克一个人，他在营地附近闲逛了一会儿，又把剩下的胶卷洗了出来，还把所有的资料都复制了两份。快到中午的时候，博克开着飞艇回来了，后面还跟着几艘农场的平底船。只花了几个小时，从红邱镇过来的公司建筑队的人就把新的营地建好了。此外，他们还多开了两台飞行吉普车来。

下午晚些时候，两台吉普车都回来了，每个人都很兴奋。他们发现了大概有100只毛毛，还有三处毛毛聚居地，其中两处是石头搭的，一处是个树洞。所有三处地方周围都有一圈毛毛自己挖的厕所；其中两处已经没有毛毛居住，有一处还在使用。凯洛格再三邀请杰克和雷恩斯福德在新营地吃晚餐。这顿晚餐很不错，因为所有东西都是预先烹饪好的，只要加热一下就行了。

饭后，杰克和雷恩斯福德回到营地。杰克发现毛毛已经吃过晚餐，正在客厅里用分子模型球和棍子搭着什么——那东西杰克实在想不出该用什么词来描述。金发姑娘离开伙伴们，走到杰克身边，一只手拉住他的裤腿，另一只手举着她自己拼接在一起的几个小球。

“我看到啦。真漂亮。”杰克说。

她又用力扯了一下他的裤腿，指着其他毛毛正在做的东西。终于，他明白了。

“她这是想让我也搭把手呐。本，你知道咖啡在哪儿吧；给我煮一壶。我这边可有的忙啦。”

本端来咖啡的时候，杰克正坐在地板上，把小球和木棍拼接在一起。这是他这几天以来最轻松快乐的日子啦，本把雅诗三号分发给毛毛们时，杰克这样告诉他。

雷恩斯福德边倒咖啡边说：“是啊，早知道会把他们招来，你一早就该把我从营地里踢出去。当然，我有自己的理由，但怎么着都像是给自己闯了祸找借口。”

“见鬼，我也没想到会这样。”杰克站起来，往咖啡杯吹气，“凯洛格到底想干嘛？他的所作所为都像是在演戏，假得跟面值九索尔币的伪钞似的。”

雷恩斯福德说：“还记得前天晚上我说的话吗，他不想公司以外的人在查拉图斯特拉毛毛上做出发现。你应该也注意到了，他和马林大费周章地劝我等他调查完毛毛，再把报告发到地球去。他是想自己先把报告发过去。让他去死吧！你知道我准备怎么做吗？我现在就回家，熬夜把报告搞定。明天一早我就发给乔治·伦特，叫他用警方的邮袋把报告送到马洛里斯波特去。等这帮人发现的时候，报告就已经在飞往地球的飞船

上了。你拍的片子还有副本可以给我么？”

“多着呢。每样东西我都做了副本，他们拿走的那些东西我也提前复制了。”

“太好了。我们把这些副本也发回去。凯洛格就等着一年后在报纸上看到报道吧。”雷恩斯福德想了一会儿，又说道，“目前格德、露丝、还有胡安都住在新营地；我大概明天搬进来跟你住。现在那帮人在这儿，你肯定不想让毛毛们落单。我帮你照看着他们点儿。”

“但是本，这样会耽误你做别的工作吧——”

“现在我的第一要务就是成为一个毛毛学家，这事儿只能在这里才能做成。明天我先去邮局，然后就来找你。”

*****

此时另一边的人们——凯洛格、马林、格德·范里比克、希门尼斯、露丝·欧西利斯都还没睡。雷恩斯福德走向自己的飞行吉普，杰克目送他离开，然后回到家里，跟毛毛在客厅玩了一会儿就上床睡了。第二天早上，杰克看见凯洛格、露丝还有希门尼斯坐着一辆吉普车离开，没过多久，马林和格德·范里比克坐着另一辆吉普车走了。杰克猜想凯洛格似乎是想要监视最先到营地的那三个人。

日上三竿，本·雷恩斯福德的飞行吉普车从南边翻越群山而来，降落在草地上。杰克帮他把行李搬进屋里，然后一起坐在羽叶树下吸烟斗，看毛毛在草地上玩耍。时不时，他们看见库特·博克在那边的营地周围晃来晃去。

雷恩斯福德看了看手表，说：“我把报告发出去了。现在应该已经上了去马洛里斯波特的邮船；明天这个时候就该进入发往地球的超空间里。我们就这样什么也别说，静静地看着凯洛格和厄恩斯特·马林是怎么用甜言蜜语试图说服我们不要发报告吧。”雷恩斯福德笑了起来，“我很明确地宣称毛毛是智慧生物；我写完报告也想不出还有什么词更合适。”

"有别的词才怪呢——孩子们，听到了吗？”杰克问迈克和米兹。他们跑到跟前来，还以为有好东西吃。“本叔叔说你们是智慧生物。”

“咿？”

“好吧，看来他们只想知道‘智慧生物’好不好吃。接下来会怎么样？”

“一年之内大概什么都不会发生。飞船到达地球要六个月，然后研究所会把报告发布给媒体，还会派一个调查小组过来。其他大学或研究机构也可能会感兴趣。我觉得政府也会派人过来。毕竟殖民星球上次级文明原住民也受到地球联邦的监护。”

杰克觉得自己不怎么喜欢这个结果。和政府的干系越少就越好，杰克·霍洛维爸爸才是毛毛的监护人。他把想法说了出来。

雷恩斯福德抱起米兹，抚摸着她，说道：“这毛真不错。如果他们不是智慧生物的话，这一身皮毛一定能卖个好价钱。”

雷恩斯福德的视线转到不远处的新营地，陷入沉思。说不定莱纳德·凯洛格也看上了毛毛皮毛可能给公司带来的巨大利润。

*****

半下午的时候，马林和凯洛格的吉普车先后回来了。所有人都回到室内。一个小时以后，一辆警车停在了凯洛格的营地前。乔治·伦特和艾哈迈德·卡德拉走了出来。凯洛格从房间里走出来，一边跟他们交谈一边带他们进了主屋。半小时后，上尉和骑警开车越过了小溪，把车停在草地上。毛毛朝他们围了上去，可能是想得到更多的警哨，又跟着他们进了客厅。伦特和卡德拉脱下贝雷帽，但是没有解下腰带和枪。

伦特说：“本，我们把你的邮件发走了。”伦特坐下来，把金发姑娘抱上膝头；辛德瑞拉也跟着跳了上去。“杰克，那边那帮人到底想干什么？”

“你也发现他们不太对劲了？”

“哪怕是逆着风离他们一英里远，也能闻到不对劲的味道啊。首先，那个博克。我真想搞到他的照片，我敢打赌他在我们那儿肯定有案底。这帮人是想隐瞒什么东西——不管那是什么，他们怕死了，好像柜子里藏着的尸体。刚才我们在那儿，凯洛格一个人霸占了话语权，无论谁想说点什么，马上被逼着闭嘴了。杰克，凯洛格不喜欢你也不喜欢本，更不喜欢毛毛。他最讨厌的就是毛毛了。”

雷恩斯福德说：“我早上就告诉你我的看法了。他们不想公司以外的

人在这个星球上做出科学发现，这会让他们在地球上的公司总部那里丢面子。还记得吗，四十八年的时候，第一个发现日光石的也不是公司的人。”

乔治·伦特若有所思地皱起了眉头。

“本，我觉得不是这么回事。我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很大方地承认是你和杰克发现毛毛的。他们说话的时候，感觉像是这个发现根本无足轻重。对了杰克，他还问了很多关于你的古怪问题，就是只有在检查一个人的精神行为能力的时候才会问的那种问题。”伦特紧皱的眉头流露出了怒意，“上帝，真希望我能找个借口把他带回去问话，还要用上测谎仪！”

凯洛格不希望毛毛成为智慧生物。如果毛毛不是智慧生物……他们就是毛皮动物。杰克想到了地球或光明星上的那些脑满肠肥的贵妇人，臃肿的身体上裹着小毛毛、毛毛妈咪、迈克、米兹、砍砍、辛德瑞拉、还有金发姑娘的皮毛。他觉得很恶心。

第七章

周二破晓时分天气就十分炎热，没有一丝风。一轮红日从亮得晃眼的铜黄色的天空升起。毛毛们用哨子叫醒了杰克爸比。他们很讨厌这样的天气；毛毛变得焦躁不安起来。今天说不定会下雨。大家在室外的野餐桌上用过早餐。本准备回自己的营地去拿几样东西。他本来没带过来，现在又需要这些东西了。

他说："我要我的猎枪。我准备去灌木林里逛逛，看我能不能射到一只阔步斑马。我们该吃点新鲜肉了。"

早饭过后，雷恩斯福德上了吉普车，飞走了。小溪那边，凯洛格和马林在营地前来回走动，郑重其事地商量着什么。露丝·欧西利斯和格德·范里比克一走过去，他们就突然住了声，对露丝他们打招呼。然后格德和露丝穿过小桥，走上通往杰克家的小道。

这时候毛毛们已经分散开来捕虾了。小毛毛、砍砍和金发姑娘跑来和他们打招呼；露丝抱起金发姑娘，砍砍和小毛毛在前面跑着。他们和杰克打了招呼，谢绝了杰克的咖啡；露丝和金发姑娘坐在椅子上，小毛毛跳上桌找糖果吃，而格德摊手摊脚地仰躺在草地上，砍砍坐在了他的胸口。

露丝说："我最喜欢金发姑娘。她最可爱了。当然了，他们都很棒。他们怎么能这么可爱，这么容易相信别人呢；我们在那边森林里看见的毛毛都很害羞的。"

格德说："森林里的毛毛可没有杰克爸比照顾他们。我觉得毛毛们彼此之间都是很亲密的，不过他们要害怕的东西太多了。你知道，智慧还有另一个前提条件。只有个头比较小，没什么自保能力，且周围存在体型巨大，无法凭一己之力战胜的敌人的动物才会发展出智慧。它们为了生存，只能比对手更聪明。像我们的祖先一样，或是小毛毛一样；如果无法成为智慧生物，就只有灭绝一途了。"

露丝看起来很烦恼。"格德，马林博士可没有发现有什么确凿的证据能证明毛毛们具有智慧。"

“让马林去死吧；对于智慧生物他懂的一点也不比我多，比起你来就差得更远了。我觉得他想设法证明毛毛们不是智慧生物。”

露丝吓坏了：“你为什么这么说？”

“他从到这儿来开始，就表现得很明显了。你可是心理学家；别告诉我你没看出来。说不定，如果毛毛被证明是智慧生物，他原先从书里照搬的某个理论可能就要站不住脚了，这样他就得自己动脑筋去想着怎么修正。他才不愿意发生这种事呢。你必须承认，从一开始，他就从理性和感性上抗拒这个观点。他们尽管可以坐下，手拿铅笔和计算尺，用微积分演算，但这说服不了他。”

露丝怒不可遏地说：“马林博士要——”她又马上停住，对杰克说道，“杰克，对不起。我们不是来吵架的。我们是来看毛毛的。是不是呀，金发姑娘？”

金发姑娘在玩露丝脖子上的银项链坠，把它放在耳边摇晃，倾听它叮叮当当地发出令人愉悦的声音。后来，她将那项链坠捧起来，说道：“耶克？”

“我的小可爱，送给你啦。”露丝将项链取下，系在金发姑娘颈上；链子足足绕了三圈才不至于掉下来。“好了；这个东西是你的了。”

“你别给她这么贵重的东西。”

“没关系的。这是个便宜货。杰克，你不也在火神星上呆过，你该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杰克确实知道，他自己就曾向给当地人倒卖过这些东西。“医院里有个女孩子开玩笑似的送给我了。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就戴在身上。金发姑娘可比我更喜欢它。”

另一边，空中吉普车升了起来，飞过这里。胡安·希门尼斯在开车；厄恩斯特·马林从右边的窗户伸出头来，问露丝准备好没，并要她告诉格德，凯洛格几分钟之后回来接他。露丝上了吉普车，车开走了，格德把砍砍从自己胸口抱下来，坐直身子，从衬衫口袋里拿出香烟。

格德目送着吉普车消失，说道：“真见鬼，我真不知道她出了什么问题。”他有些痛苦地说：“我知道。她已经得到了凯洛格的圣旨。凯洛格说，毛毛就是蠢蠢的小动物。”

“你不也是为凯洛格打工的吗？”

“没错。但是他从不采纳我的专业意见。你知道，我接到这个该死的活儿……”他站了起来，勾住腰带，平衡了一下右边手枪和左边带相机的望远镜的重量，突然改变话题。他问道：“杰克，本·雷恩斯福德向研究所发送关于毛毛的报告了吗？”

“怎么？”

“如果还没有，叫他动作快点。”

话题没能深入下去。凯洛格的吉普车从小溪对面的营地升起，往这边飞来了。

杰克决定把早餐盘留在午餐时洗。库特·博克呆在凯洛格的营地上，所以他得盯着点毛毛们，万一他们往桥那边晃悠了，他得把它们带回来。本·雷恩斯福德直到午餐时间也没有回来，不过猎杀阔步斑马也的确需要花点时间，就算是在天上打猎也是如此。杰克正在外面吃东西，其中一辆租来的吉普车从东北边匆匆飞了回来。厄恩斯特·马林、胡安·希门尼斯和露丝·欧西利斯呼啦啦地从里面涌了出来。库特·博克马上迎了上去；他们讲了一会儿话，就全部进房里去了。又过了一会儿，另一辆吉普车以更快的速度开了回来，着陆后凯洛格和格德·范里比克也赶忙走进小屋里。这下没有什么需要看的了。杰克把盘子端进厨房，开始洗起来，毛毛则回到卧室睡午觉去了。

杰克坐在客厅的桌子前，格德·范里比克敲门来访。

他问道：“杰克，我能跟你说会话吗？”

“当然了。进来吧。”

格德·范里比克走进来，取下腰带和枪。他转了转椅子，面对正门，把腰带放在脚边地板上，坐了下来。接着，他开始咒骂莱纳德·凯洛格，用四五种语言不停咒骂。

“呃，我很赞同你的话；不过你怎么突然骂起他来了？”

“你知道凯洛格这个混蛋在干嘛吗？”格德问道。“他和那个——”他用了几个蛇沙星的词汇，比任何地球上的语言都要恶毒。“冒牌精神科医

生马林在准备一个报告，控告你和本·雷恩斯福德故意捏造科学谎言。他们说你教给毛毛一些小把戏；你和雷恩斯福德自己做了一些手工制品，想要捏造出毛毛是智慧生物的假象。杰克，这太恶心，太卑鄙了，真是本世纪最大的笑话！”

“我猜，他们是想要你也给这报告署名啦？”

“是的。我告诉凯洛格，他要做的事——”凯洛格要做的事简直骇人听闻，难以想象。格德又骂了一句了，接着点燃香烟，控制住了自己。“还是从头讲起吧，事情是这样的。凯洛格和我走到溪流上游，离冷溪大概20英里的样子，就是你一直在开矿的那个地方，我们爬上一个高原，发现了一股泉水和流向相反方向的另一条小溪。知道我说的是哪儿了吧？在一大堆倒下的木料中间，我们发现了有毛毛在在那里安家。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小坟墓，那是毛毛埋葬着自己同伴的地方。”

杰克觉得这样的事不是没可能，但还是十分吃惊。“你是说，他们会埋葬自己的同伴？那坟墓是什么样的？”

“一个小石堆，大概一英尺半宽，三英尺长，一英尺高。凯洛格说这就是一个大厕所，不过我确定这是坟墓。我把它挖开了。石堆下面是碎石头，再下面是填的土，最下面是一具包在草里面的毛毛的尸体。那是一只雌性毛毛。可能是被树丛精灵之类的东西杀害了。还有，杰克，他们把她的捕虾器也一起埋葬了。”

“他们会埋葬自己的同伴！你打开坟墓的时候，凯洛格在做什么？”

“坐立不安，浑身发抖。我拍了坟墓的照片，我还一直对他念叨这个发现有多重要，这是个智慧生物的绝佳证明。他却只是坚持我们要立即赶回营地。他也呼叫了马林的那辆吉普车，叫他们也快点回营地。我们回来的时候，马林、露丝、胡安都已经到了。凯洛格一告诉他们我们的发现，马林的脸就白得跟鱼肚皮似的，拼命想着怎么把这个发现压下去。我说他是个混蛋，凯洛格就说出了之前的那番话。他们害怕毛毛会被证明为智慧生物。”

“是因为公司想要卖毛毛的皮毛吗？”

格德·范里比克吃惊地看着杰克。“我从没想到过这一点。估计他们也没想到吧。真正的原因是，如果毛毛是智慧生物，公司的特许状就自

动失效了。”

这次杰克咒骂了起来，不是埋怨凯洛格，而是在责怪自己。

“我真是个老糊涂！老天，我对殖民法了如指掌；我钻这部法律空子的次数比你的岁数还大呢。我居然从没想到这一点；公司当然会担心这一点了。那现在你和公司打算怎么办？”

“我要辞职。我才不在乎呢。银行里的钱足够我回地球了，还有卖掉船和其他家当的钱。外星自然学家从来不愁找不到工作。比如说，我可以加入本的团队呀。还有，兄弟，回地球以后，我一定会把公司的所作所为好好‘宣传’一番的！”

“如果你能回去，而且在登上太空艇之前没发生什么意外的话。”杰克想了一会儿，又问道，“你懂地理知识吗？”

“怎么突然问这个？我懂一点地理知识，毕竟要找化石嘛。我可是个古生物学家兼动物学家。怎么了？”

“你想不想跟我一起待一阵子，找找水母化石？虽说我们一起工作赚的钱可能达不到我现在的两倍，但是我们可以分头去找，这样我们俩还都能多活几天呢。”

“杰克，你是真的想要我留下来？”

“就是这么个意思。”

格德·范里比克站起来，伸出手；杰克绕到桌子这边，和他握了握手。范里比克捡起腰带，重新系好。

“你最好也带上枪，老兄。虽然博克大概是我们唯一需要用枪来防范的人，不过——”

格德·范里比克扣上腰带，拿出手枪，上了膛。他问：“你准备怎么办？”

“我们先试试合法的手段处理这件事。我要报警。”

杰克对通讯屏操作了一番。屏幕亮起，打开了连接到了警局的窗口。值班警察看着屏幕，认出是杰克，对他笑了笑。

他问道："嗨，杰克。家里的毛毛怎么样了？过几天，我就抽个晚上去看看他们。"

"你现在就可以看到其中的几个。"砍砍、金发姑娘、辛德瑞拉从卧室走到了客厅里；杰克把他们聚集起来，放在桌上。那警察被迷住了。然后他突然注意到杰克和格德都带了枪。警察的眼睛眯了一下。

他问道："杰克，你遇到麻烦了？"

"小问题；不过可能会恶化。这里有几个不速之客。你最好在材料上写，我这里有些违章建筑，我想把它们拆了。如果能有几个警察在场，就可以给我省几颗子弹了。"

"我懂了。乔治跟我说，你可能会后悔自己答应让那帮人在你家附近安营扎寨。"他拿起手机说道："卡尔德龙呼叫三号车。三号车听见了吗？杰克·霍洛维这里有几座违章建筑。没错。他现在撤销自己的许可，那些人可能会来理论。是，就是那个不爱生事的杰克·霍洛维，就是他。帮他把那些人赶走吧，如果他们威胁你说他们是公司的大人物，别理他们，管他什么人物都得滚。"他挂了电话，又说，"杰克，咱们的人一个小时之内到。"

"菲利普，谢谢你。等你有空，随时欢迎你来玩。"

杰克关掉窗口，重新点击。这次一个女孩把他转接给了公司在红邱镇的建筑部门主管。

"你好，杰克。凯洛格博士过得可好？"

"不怎么好。今天下午他就要搬出去了。我要你们开船过来把我后院建的那堆东西弄走。"

"咦，凯洛格博士之前说他要在那边呆上好几个星期呢。"

"现在他改变主意了。傍晚之前他就要离开。"

公司的人看起来有点疑惑。他问道："杰克，你跟凯洛格博士之间没闹矛盾吧？他可是公司的大人物。"

"他就是这么跟我说的。可是你得派人过来把这些东西拆了。"

然后杰克又把屏幕关了，说道：“为了公平起见，凯洛格也应该知道这个消息。他的号码是多少来着？”

格德告诉他，杰克拨了号。这号码是公司最复杂的特殊号码。库特·博克立刻出现在屏幕上。

“我找凯洛格。”

“现在凯洛格博士很忙。”

“他待会会更忙的。今天是个搬家的好日子，到下午六点我将撤销你们的居住权限，在那之前所有人都快点滚吧。”

博克被一把推到一边，然后凯洛格出现了。他恼怒地问道：“你在胡说些什么？”

“你被勒令离开这里。想知道为什么吗？让格德·范里比克告诉你吧；我觉得他有些事忘了告诉你。”

“你可不能这样命令我们离开。你已经授予我们许可……”

“那许可被我撤销了。我已经通知了红邱镇的迈克；他会派船来搬运这些东西的。伦特上尉也会派几个警察过来。希望他们到的时候，你已经把你的东西都收拾到飞艇上了。”

凯洛格正要告诉他这一切都是误会，杰克又把屏幕关掉了。

杰克说：“事情搞定了。现在离日落还有好长一段时间呢。我们先把规矩抛一边，喝口小酒，庆祝一下我们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然后再到外面去看看敌情。”

他们在外面没发现敌人有什么动作，便坐在厨房门前的长椅上。凯洛格肯定跟迈克·亨嫩通过话了。他一定还跟警察局确认了消息，接着他就有好多东西要打包。最后，他们终于看到库特·博克出现在反重力升降机上，上面还堆了好多箱子盒子。希门尼斯走在旁边稳住行李，然后希门尼斯爬上飞艇，博克把升降机开到飞船边，把行李装进去，然后再回到小屋里。这样来来回回好几次。于此同时，凯洛格和马林似乎在互相指责。露丝·欧西利斯走出来，手上提着行李箱，坐在雨篷下的桌边。

杰克两人谁也没有留心照看毛毛们，直到他们突然发现有一只毛毛往步桥方向跑过去了。脖子上闪闪发光，正是金发姑娘。

“这傻孩子；格德你呆在这里，我把她叫回来。”

杰克沿着小路跑下去；他跑到桥边时金发姑娘已经过了桥，消失在凯洛格营地前的其中一架飞行吉普后面。杰克过了桥，距离那辆吉普车只有不到20英尺，却听见一个之前从来没听过的声音——一声尖利，细细的尖叫，好像锉刀刮在锯齿上。与此同时，露丝也在尖叫。

“不要！莱纳德，住手！”

杰克绕到吉普车的另一边，尖叫声突然停住了。金发姑娘倒在地上，毛被染成鲜红色。凯洛格踩在她身上，抬起一只脚，脚上穿的白鞋子上面沾满了鲜血。他又一次践踏在流着血的身躯之上。杰克冲到他身边，拳头捏得咔咔作响，朝着凯洛格的脸就是一拳。凯洛格踉跄了几步，试图举起手来，发出一声哽咽，有一瞬间杰克心里滑过一个很愚蠢的想法，觉得凯洛格是想说：“请你不要误会我。”他左手一把揪住凯洛格的衣领，右手一拳又打在他脸上，一拳又一拳。他数不清自己打了凯洛格多少拳，然后他突然听见露丝·欧西利斯喊道：

“杰克！小心！后面！”

杰克松开凯洛格，跳到一边，转过身来，拔出手枪。库特·博克离他20英尺远，手里的手枪正指着他。

手枪刚拔出枪套，他就开了一枪。没等手枪的反冲力抵消，杰克又开了第二枪；博克衬衫上现出了一个红点，他对准那个红点开了第三枪。博克手里的枪还没来得及射出一发子弹就掉在了地上，他自己也慢慢跪下了，继而扑倒在地，脸冲下重重摔在地上。

博克身后，格德·范里比克说道：“所有人都住手，把手举起来。凯洛格，你也一样。”

凯洛格之前已经摔倒在地，这会儿终于站了起来。血从他的鼻子里涌出来，他用夹克衣袖捂住鼻子试图止血。他摇摇晃晃地走向自己的同伙，跌跌撞撞地栽到露丝·欧西利斯身上，马上就被一把推开了。露丝走向躺在地上的小尸体，跪在一旁，轻轻触碰着它。她脖子上银色的项链

发出轻轻的叮当声声响。露丝哭了起来。

这时，胡安·希门尼斯从飞艇上爬了下来，一脸恐惧地看着库特·博克的尸体。

他叫道："你杀了他！"随即又把"杀"改成了"谋杀"。希门尼斯朝小屋跑去。

格德·范里比克朝着面前的地上开了一枪，拦住他的去路。

他说："胡安，再乱跑你就是下一个。去帮帮凯洛格博士；他受伤了。"

马林说："快去报警。露丝你去吧，他们不会朝你开枪的。"

"不用麻烦了。我早就叫了警察，你忘了吗？"

希门尼斯从口袋里拿出纸巾，揉成一团，想要止住上司的鼻血。凯洛格透过纸巾，想要告诉马林，他刚才完全是不得已而为之。

"那小怪物袭击我；她用她带着的小叉子打我。"

露丝·欧西利斯抬起头来。现在其他的毛毛也来到了金发姑娘身边，和露丝在一起——他们一定是听到尖叫就赶了过来。

"她跑到凯洛格身边，扯了他的裤腿。这不过是他们想要引起你的注意罢了。"露丝说。"她只是想让他看看她的新铃铛。"她哭得声音都变了，过了好一会儿才恢复过来，"他踢了她，然后把她踩死了。"

"露丝，闭上你的嘴！"马林命令她，"如果这东西攻击了莱纳德；他身上说不定会留下严重的伤口。"

"有伤口的！"凯洛格一只手捂着鼻子上的纸团，另一只手把裤腿拉上来，给大家看他小腿上的伤疤，看起来像是被荆棘刮了一下似的，"你自己也看到了。"

"没错，我是看见了。我看见你踢她，还踩在她身上。可她只是想给你看看她的新铃铛。"

杰克开始后悔了，自己真应该一看到那番情景就崩凯洛格一枪的。

其他的毛毛们想让金发姑娘重新站起来，然后发现根本没有用，又把金发姑娘放回到地上，蹲在她身边围成一个圈，轻轻地、悲伤地低吟着。

马林说：“警察到这之后，你最好别吭声。让我来说。”

“这是在威胁目击证人吗，马林？”格德质问，“你不知道每个人都要在警局的测谎仪下作证的吗？你这个心理学家是吃白饭的吗？”这时，格德看见有毛毛抬起头看着东南边的地平线，“警察来了。”

然而，他错了。那是本·雷恩斯福德的飞行吉普车，侧面捆着一具阔步斑马的尸体。吉普车绕着凯洛格的营地转了一圈后，迅速降落下来，刚一落地，雷恩斯福德就跳了下来，手里已经把枪拔出了套。

“杰克，发生什么了？”他问道，并扫视四周，从金发姑娘看到凯洛格，又看到博克和他身边的手枪，“我明白了。上次有人拿枪指着你，就被人说他是自己找死。”

“这次还不是差不多。你的吉普车里有摄像机吗？拍几张博克的照片，再拍几张金发姑娘。然后就在一边等着，要是毛毛有什么不一样的举动，你也全部拍下来。我想你肯定不会失望的。”

雷恩斯福德看起来有点困惑，但他还是把手枪收了起来，回到吉普车上，拿出摄像机。马林坚称自己是执照的医学博士，有权处理凯洛格的伤口。格德·范里比克跟着他去小屋拿急救箱。他们出来时格德·范里比克的手枪正抵着马林的后腰，一辆警车也刚好降落在雷恩斯福德的飞行吉普旁边。那不是三号车。乔治·伦特跳了出来，揭开枪套，哈迈德·卡德拉则冲着无线电对讲机说话。

“出什么事了，杰克？你怎么没等我们来？”

“这疯子攻击我，还谋杀了这个人！”凯洛格大喊大叫。

“你也叫杰克吗？我问你了吗？”伦特质问他。

“我叫莱纳德·凯洛格，是公司分部的主管——”

“我没问你话你就别吱声。哈迈德，打电话给警局；卡博尔，用调查设备，顺便问问三号车在忙什么呢，还不来。”

马林这时已经打开了急救箱；格德看到警车后也把手枪收回了套中。凯洛格手里还攥着那个纸团，想知道警察还有什么好调查的。

“谋杀犯就在这里；手里的血还没干呢。你们怎么还不逮捕他？”

伦特说：“杰克，我们走远点，别听他们瞎说，看着点他们就是了。”他看了看金发姑娘的尸体，“一切是因此而起的吧？”

“小心哪，上尉！他手里还拿着枪呢！”马林大声警告。

他们没有搭理马林，而是走到一边，坐在一架租来的飞行吉普车的反重力场发生器外壳上。杰克从午后格德·范里比克的拜访讲了起来。

伦特面露厌恶地说道：“我也想到了这一点，可那时已经是今天上午了，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得这么快。唉，我就是没用脑子！你继续说。”

杰克说了一会儿，他插嘴问：“你揍凯洛格的时候，他正踩在毛毛身上。你那么做是想要阻止他是吧？”

“没错。如果需要的话，让我上测谎仪也成。”

“我会的，我会让这一帮混蛋统统上测谎仪。我会帮你作证的；我会帮你指认这一帮混蛋。你转身的时候那个叫博克的家伙还拿枪指着你？别担心，这不是什么大事儿，杰克。我们会举行听证会来证明你是正当防卫。要是不把他们抓回局子里，不用测谎仪，那帮人里面有谁现在就肯说实话的吗？”

“我觉得露丝·欧西利斯会说实话。”

“那就请你把她带过来。”

露丝还和毛毛呆在一起，本·雷恩斯福德站在她旁边，手里握着相机。毛毛还在摇晃着，咿咿哀悼着。露丝一言不发地点点头，走到伦特身边。

“杰克，刚才怎么了？”雷恩斯福德问道，“他是哪一边的？”他朝格德·范里比克那边点了一下头。范里比克守在凯洛格和马林身边，拇指按在枪带上。

“我们这边的。他已经从公司辞职了。”

话音刚落，三号车就出现了；杰克只好把刚才的经过又说了一遍。凯洛格营地前越来越拥挤，杰克真希望迈克·亨嫩的工程队能回避一下。伦特和露丝谈完之后，就开始向格德·范里比克问话，接下来是找希门尼斯、马林和凯洛格。问话结束后，伦特和三号车上的一个人一起走到杰克和雷恩斯福德那边。格德·范里比克也加入了进来，当时伦特正说道：

“杰克，凯洛格指控你谋杀。我告诉他那叫正当防卫，他就是不听。所以根据法律规定，我现在要逮捕你。”

“好吧。”杰克解下枪，交给伦特。“那么乔治，我现在指控莱纳德·凯洛格犯有非法杀戮智慧生物罪——他杀害了扎拉图斯特拉星的原住民，金发姑娘。”

伦特看了看那小小的血肉模糊的尸体和围绕着它的哀悼者。

“可是，杰克啊，他们还不是法律承认的智慧生物呢。”

“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智慧生物之所以是智慧生物是因为它们的心智水平达到了智慧程度，而不是他们被宣称为智慧生物。”

雷恩斯福德说：“毛毛就是智慧生物。这是一个有资质的外星自然学家的意见。”

“两个，加上我。“格德·范里比克说，“这就是智慧生物的遗体。有人杀了她。上尉，去吧，该你大显身手了。”

“喂！等等！”

毛毛们纷纷站起身来，将斧头挖掘器插到金发姑娘身子下面，然后把她抬到了钢柄上。本·雷恩斯福德将摄像头对准辛德瑞拉，她捡起姐妹的武器，跟在后面；其他的毛毛将尸体抬到这片林间空地的一角，离营地远远的。雷恩斯福德一直尾随着他们，间或停下来拍拍照，随后又急匆匆地赶上去。

毛毛们把遗体放了下来。迈克、米兹、辛德瑞拉在挖坑；其他的毛毛散开去找石头。乔治·伦特跟在他们身后，脱下贝雷帽用两只手抓着站在那里，头垂得低低的。毛毛把遗体用草裹住，安放在小小的坟墓里，盖好土和石头。

石冢堆好后，他带好帽子，掏出手枪，检查了一下枪膛。

他说："够了，杰克。现在我这就去逮捕莱纳德·凯洛格，他谋杀了智慧生物。"

第八章

以前杰克·霍洛维也交过保释金，但从没交过这么多。不过看到莱斯利·库姆斯和哈姆·阿利·奥布赖恩目瞪口呆的样子，想想也算值得——当时他把一只袋子扔在乔治·伦特的办公桌上，里面的日光石由于受到日照和他的体温的关系，正闪闪发亮。他叫乔治自己选一块值2万5千索尔的日光石。而看到库姆斯用预先认证的公司支票给凯洛格保释的时候，他觉得再怎么也值得。

杰克看了看手中的威士忌酒瓶，又伸手从橱柜上另拿了一瓶酒。一瓶给古斯·布兰哈德，一瓶倒给剩下的人。坊间谣传，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布兰哈德为了这美酒才肯留在荒芜星球的荒郊野岭，他不时会拿起法律武器，为持枪战士和绿林好汉进行辩护。但事实并非如此。查拉图斯特拉星上无人知晓原因，反正不是为了威士忌。威士忌不过是一个武器，一个古斯·布兰哈德用来忘却他来这里的原因的武器。

虽然他坐在客厅最大的一张椅子上，可椅子还是显得太小了。这是个壮如山的男人，棕灰色的头发乱蓬蓬的，宽阔的脸庞有很大部分被虬结的棕灰色胡子给盖住了。他身穿一件褪了色、脏兮兮的夹克，胸前挂着一串步枪子弹，里面没穿衬衫，棕灰色的胸毛上只盖着一件汗衫。他穿着短裤，破烂的袜子和满是泥巴的靴子，中间露出一截腿来，上面长满了汗毛。毛毛宝宝坐在他的头上，毛毛妈咪坐在他的大腿上。迈克和米兹分别坐在他的两个膝头。毛毛们立刻就接受了古斯。他们肯定以为古斯是个巨型毛毛。

“啊！”酒瓶和酒杯摆在他面前时，他长叹一声，“我盼着这个好久了。”

“别让这些小家伙碰你的酒。小毛毛上次想抽烟已经够糟的了；我不想其他的毛毛也学坏。”

古斯给自己满了一杯。为了安全起见，他马上把酒干了。

“杰克，你这一大家子可真好啊。在法庭上一定会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只要毛毛宝宝不坐在法官头上就好。陪审团只要一看见这些毛

毛，一听见欧西利斯的故事，一定会立刻将你无罪开释，搞不好还会投票表决怪你没有一枪把凯洛格也打死呢。”

“我才不担心这个。我是怕凯洛格会逍遥法外。”

雷恩斯福德说：“确实值得担心。你都看到在听证会上对付我们的那些人了。”

莱斯利·库姆斯是公司的首席律师，3月6日从马洛里斯波特坐飞艇出发，一路上他肯定想尽了办法。像只哈巴狗似的跟在他左右的是哈姆·阿利·奥布赖恩，殖民地司法部长兼首席检察官。他们俩本想让整件事都被驳回不予上庭——霍洛维算是正当防卫，而凯洛格是猎杀了野生动物。他们的企图失败后，就明目张胆地串通勾结，想要抵制一切有利于毛毛的证据。毕竟，这只是个申诉法庭；作为警务法官，伦特上尉的司法权力极其有限。

“你知道他们走到哪一步了吗？”

雷恩斯福德郁郁地说：“希望他们别得逞。”

“本，你什么意思？”布兰哈德问道，“你觉得他们会做些什么？”

“不知道——所以我才担心呐。我们在和查拉图斯特拉公司作对，这家公司太大了，搞不好我们都自身难保。”雷恩斯福德回答，“他们会想办法诬陷杰克。”

“有测谎仪还能这样？那太荒谬了，本。”

“你觉得我们能证明毛毛是智慧生物吗？”格德·范里比克问道。

“谁来给智慧下定义？如何定义？”雷恩斯福德问道，“库姆斯和奥布赖恩甚至可能同意用交流-生火理论来判断智慧生物。”

“呵呵！”布兰哈德比较乐观，“大约40年前，在毗湿奴星有这样一个判例。一桩杀婴案。一女子被指控谋杀自己尚在襁褓中的孩子。她的辩护律师提出动议要求驳回指控，因为谋杀的定义是杀死智慧生物，而智慧生物的定义是能交流，能生火，一个新生婴儿恰恰两者都不会。该动议被否决了。法院认定，尽管交流能力和生火能力是智慧生物的有利证明，但如果两者都不会的话并不是不能认定其并非智慧生物的合法依

据。就算奥布赖恩不知道这个判例——呃，我估计十有八九他不知道，怎么着库姆斯也肯定知道。”布兰哈德又倒了一杯酒，没等周围的小智慧生物够到就一饮而尽，“你知道吗？我敢打包票，奥布赖恩回到马洛里斯波特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撤回原来的两项指控。我希望他最好让凯洛格撤诉，只留下对杰克的控告。他肯定会蠢得做这种事，只可惜莱斯利·库姆斯不会让他这么做。”

格德·范里比克说：“但那正是问题所在吧，如果他撤销了凯洛格的案子，只有杰克需要过堂，那就没有人会提关于智慧生物的一个字。”

“我会提。而且绝不含糊。你们都知道殖民星法关于他杀的条款。如被杀者本人正在进行重大犯罪活动，杀他的人将可以免除任何检控。所以，我会主张莱纳德·凯洛格当时正在谋杀智慧生物，杰克·霍洛维只是以合法手段试图阻止，而库特·博克企图为凯洛格帮凶，他本人犯有重罪，因此对杰克·霍洛维的所有指控都不成立。为了支持上述主张，我会准备大量论证，整理大量证词，证明毛毛是智慧生物。”

雷恩斯福德说：“可那必须要是专家证词才行，心理学家的证词。你应该知道这颗星球上所有的心理学家都在查拉图斯特拉公司工作。”他把自己剩下的高球酒一饮而尽，看着杯底的那一点冰块，然后起身又调了一杯。“杰克，换了是我，我也会像你那么做的。不过我真希望这一切都没发生过。”

“哈！”杰克夸张地感叹一声，毛毛妈咪抬起头来，被这声吓了一跳，“你以为维克托·格雷戈现在不是这么想的吗？”

*****

维克托·格雷戈放下手机，说：“莱斯利，到飞艇上来。他们马上就来了。先把凯洛格送到医院后就到这里来。”

尼克·埃默特在啃烤面包。他有一头红发，眼睛颜色很浅，间距还很宽。

他说：“霍洛维肯定把他打得不轻。”

“我倒是巴不得霍洛维把他杀了！”格雷戈一气之下脱口而出，随后注意到了总督震惊的表情。

“维克托，你不是真心的吧？”

“当然不是了！”他指了指录音机，里面刚放完听证会的内容。这是以60速从飞艇上传输过来的，“那只是审判之前的开胃小菜罢了。你知道咱们公司的墓志铭会是什么吗？莱纳德·凯洛格一脚踩死了毛毛，也一脚踩死了我们。”

如果凯洛格管好自己，避免和霍洛维发生冲突，大家都相安无事了。虽然杀了毛毛和枪杀博克都罪不可恕，但只要他没有像一头蠢驴一样指控霍洛维谋杀，事情也不会这么糟糕。这下霍洛维开始反诉讼，结果就落到这步田地。

现在仔细想来，这档子事肯定是凯洛格手下的那个格德·范里比克首先挑起来的。维克托本人不认识范里比克，不过凯洛格应该很了解他才对，可是凯洛格的处理方法完全错了。他应该知道格德·范里比克跟谁处得好，跟谁处不好。

埃默特说：“但是维克托，他们不能指控莱纳德谋杀的呀。杀了那个小东西不能算谋杀。”

他引用法律：“谋杀是指无正当理由故意杀死任意种族的智慧生物。这是法律。如果他们能证明毛毛是智慧生物……”

那么，某天早上，几个法警会把莱纳德·凯洛格带到刑场上，一枪崩了他的脑袋。这本身倒也没什么损失，问题在于，这枚子弹还会给查拉图斯特拉公司的形象留下一个无法修复的伤口。出于这个原因，公司会尽量避免让凯洛格上法庭。从达瑞斯开走的飞船，所有宇航员都是醉醺醺的，在最后一秒种赶着上船；拜杰克·霍洛维所赐，凯洛格看起来肯定也像个酩酊大醉的宇航员。2万5千索尔的保释金根本不算什么；反正是公司出钱。但是这笔钱可没办法避免和霍洛维打官司。

“维克托，他们过来的时候你需要我回避吗？”埃默特问道，同时还在往嘴里塞面包。

“不用了；你坐着就行了。这是我们所有人齐聚一堂的最后机会了；之后就不能再这样了，免得招惹上勾结串通的嫌疑。”

“好吧，我愿尽绵薄之力；维克托你知道的。”埃默特说道。

维克托确实明白。如果事态恶化到无可挽回地地步，公司被撤销特许状，埃默特还可以呆在这里，从这堆破烂里拣出一点残羹剩饭来——就算不为公司做事，给维克托·格雷戈打下手也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查拉图斯特拉星被重新分级，尼克就完蛋了。他的职位，社会地位，他的这份肥差，他贪污的机会，还有各种额外收入都没了。还有他用假名记在公司名下的账户，所有这些都没了。为了这些，尼克愿意做一切事情——无所不为。

维克托的目光穿过房间，落在了太空中悬浮的星球仪，橙色聚光灯打在上面，星球仪正以常人难以察觉的速度缓缓旋转着。现在贝塔洲一片黑暗，在那里，莱纳德·凯洛格杀死了一只叫金发姑娘的毛毛，杰克·霍洛维杀死了一名叫库特·博克的持枪人类。尼克怒不可遏：去你的，这算是什么持枪者！明明有那么好的机会从背后干掉杰克，却落得自己被打死了。博克跟凯洛格一副德行，好不了多少。他是有什么毛病，就不能挑几个会做事的人吗？还有那个穆罕默德·奥布赖恩！不能因为奥布赖恩而责备自己。奥布赖恩可是尼克·埃默特的小弟。尼克也不是他自己选的。

桌子上的应答机突然响起预设的声音，一个女声提醒他库姆斯先生和他的伙伴到了。

“好，带他们进来吧。”

首先进来的是库姆斯，他身材高挑，举止文雅，表情沉着冷静。哪怕是面对爆炸的现场或是身陷地震之中，他也一定是这副平静的表情。至少，选了库姆斯做首席律师，维克托感觉好多了。哈姆·阿利·奥布赖恩既不高，也不优雅，还不够冷静。他的皮肤黑黑的——他出生在烈火星，在灼热的B3号太阳下长大。他是个秃子，头顶光亮光亮，硕大的鼻子隐现在一丛白色小胡子里面。他们怎么说他的来着？查拉图斯特拉星上唯一一个坐着的时候也是趾高气扬的人。在他们身后是远征贝塔洲的其他人——厄恩斯特·马林、胡安·希门尼斯和露丝·欧西利斯。马林说，凯洛格博士没跟他们在一起真是太遗憾了。

“不用客套了。诸位请坐吧。恐怕我们有很多东西要商量呢。”

*****

首席法官弗雷德里克·彭达维斯把烟灰缸往右边挪了几英寸，又把插

着星星花的细长花瓶往左边挪了几英寸。他把一个相框拿到面前，照片上是一个白发苍苍，温和可亲的女人。接着，他从银质烟盒里拿出一只烟，小心地将它点燃。实在想不到还有什么拖延的法子了，他只好拿出两部厚厚的活页本，打开了红色的那本，那是一本待审刑事案件目录表。

必须要做点什么了，这种时候他总是会这么跟自己说。把所有案子都送到中央法庭，在十年前倒还可以。那时候，马洛里斯波特人口不到五千，星球上的任何其他生物数量也不会超过五百。但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星球殖民地的首席法官无须读完这么一大堆案宗，那时的案子不过是谁故意涂抹小牛身上的烙印，或者是谁在酒吧里对着谁开枪。最多他也就能勉强立几个轻罪的案子，还有几个法院诉讼；那就是最大的案子了。

今天的第一个案子是杀人案，一般都是这样。案发地点在贝塔洲，第十五警区，属于乔治·伦特上尉的辖区。杰克·霍洛维——这么说，老杰克的枪下又多了只幽灵啊——他是联邦公民，住在冷溪峡，种族是地球人；他被控故意杀害地球智慧生物库特·博克，博克是马洛里斯波公司的员工，联邦公民。原告，莱纳德·凯洛格，又是他。被告的正式出庭律师是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布兰哈德。上次杰克·霍洛维杀人是因为有几个暴徒要偷他的日光石，根本就没提请申诉法庭受理。但这次他可能有麻烦了。凯洛格是公司的总裁。弗雷德里克准备亲自审这个案子。可能公司会向他施压。

下一个控诉还是杀人案，贝塔洲，第十五警区。他读到这里，眨了眨眼。莱纳德·凯洛格，故意杀害智慧生物既遂。女受害人姓名不详，别名金发姑娘，查拉图斯特拉星原住民，种族为查拉图斯特拉毛毛。原告杰克·霍洛维，被告的正式出庭律师是莱斯利·库姆斯。这个控告明显是在乱来，彭达维斯法官哈哈大笑。这明显是杰克为了讽刺凯洛格的控告才反诉的。每个案子都应该有格斯·布兰哈德，这样才能让事情好玩些。查拉图斯特拉毛毛种！突然，他收敛了笑容，心情凝重起来，好像工程师发现周围铺满了火药，一触即发。他来到屏幕前，开始按号码。一个戴眼镜的年轻男子出现了，谦恭地问候着他。弗雷德里克回答说：“早上好，威尔金斯先生。今天一大早就有两个杀人案——霍洛维和凯洛格，两人都是来自贝塔洲第十五区。对此你有什么了解？”

年轻人笑了起来。“法官大人，他们都是胡闹的。凯洛格博士杀死了

挖日光石的老杰克·霍洛维的一个宠物。这当然就把杰克惹火了——如果遇到足以让人生气的事情，杰克的火气还是挺大的。结果有个叫博克的男人，好像是凯洛格的保镖，居然拿枪指着杰克。这真的是活腻了啊。伦特上尉居然会让这两个案子都通过了法院听证，我真够意外的。奥布赖恩先生已经申请为这两个案子撤诉了，所以这整件事情都可以化解了。

第九章

默哈姆·奥布赖恩也一眼就看出了这项指控的严重性，他的第一反应是推波助澜，就算只为看看结果如何，也要让它立案。

“威尔金斯先生，我还没批准原告撤诉呢，”他温和地说道，“您能用60速把这些案子的庭审记录传给我吗？我拿这块屏幕上的记录器接收，谢谢。”

他伸出手去做了些必要的调整。法庭书记员威尔金斯从屏幕前离开了，一会儿又回来了。一阵颤抖又刺耳的声音响起，持续了足有一分半钟。看来需要花费的时间比他预期的要长。好吧……

*****

玻璃杯里的冰块不够，莱纳德·凯洛格又加了些进去。这一下又多了，于是他又添了些白兰地。他不该这么早就开始灌酒，照这样喝下去，到晚饭时就该喝醉了。可他还能干什么呢？他也不能顶着这么一张脸出门，何况他根本不想出去。

厄恩斯特·马林、露丝·奥塞里斯、甚至胡安·希门尼斯，一个个都对他颇有微词。在警卫队驻地的时候，库姆斯和奥布赖恩像对待无知孩童一样在众人面前叫他闭嘴；而回到了马洛里斯，连搭理他的人都没有了。酒喝得太急，杯子里很快又只剩下冰块。维克托·格雷戈劝他休个假，审判结束再回来，还让他把部门交给马林，说部门研究辩护证据的时候不该由他来管理。谁知道呢，听着好像是把他完完全全踢出公司所采取的第一步罢了。

他跌坐在椅子上，点上一支烟。这烟的味道很糟糕，他抽了没两口就掐了。当时他还能怎么办呢？人们发现那座小坟墓后，他必须得让格德明白这件事对公司的影响。胡安和鲁思还好打发，但是从对他的恶言恶语和对公司的不满言论来看，格德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还有霍洛维的那通来电，以及被像乞丐一样给扫地出门的耻辱。

之后那个恶心的小畜生跑来拽他的衣服，他把它一把推开——好

吧，可能是一脚踢开，结果它倒拿起随身携带的小矛扎他。只有疯子才会把那种东西交到动物手里。于是他又踹了一脚，它尖叫一声……

隔壁屋的通讯屏发出震动，也许是维克托打来的。他把杯中的白兰地一饮而尽，迅速起身去查看。

来电的是莱斯利·库姆斯，屏幕那端的他面无表情。

“哦，莱斯利，你好。”

“下午好，凯洛格博士，”正式的称呼里带着刻意的指责，“首席检察官刚联系过我，说他对您和霍洛维先生的案子提请的原告撤诉都被彭达维斯法官驳回了，现在这两起诉讼都得上法庭。”

“你是说他们打算来真的？”

“没错。一旦您被定罪，公司的执照很可能自动失效。还有一个对您个人很严重的问题：您可能，很有可能，被判枪决。”他耸了耸肩，然后再次开口道，“您的辩词由我来负责，我想跟您谈谈相关内容。明天十点半，我的办公室见。到时候，我应该已经知道哪些证据会对您不利了。回见，凯洛格博士。”

他应该还说了点别的什么，但莱纳德只记住了这些。他迷迷糊糊地回到另一个房间，直到坐上那把舒服的椅子，往玻璃杯里斟上白兰地才回过神。杯子里的冰块所剩无几，但他毫不在意。

就因为干掉了个小动物，他就会被判谋杀罪，哈姆·奥布赖恩说过事情不会是这样的，他答应会阻止这个案子上法庭，结果他没办到。总而言之，他就要上审判席了，而且如果被定罪，还会被带走一枪毙了——就因为宰了只愚蠢的小动物，就因为踹了它一下，踩了它一脚！他觉得自己仿佛仍然能听到它的惨叫声，感受到那一团恶心的软肉在他脚下碎裂……

他一杯接一杯地灌酒。之后摇摇晃晃地起身，踉跄着走向沙发，一头栽下去，脸朝下埋进一堆靠垫里。

*****

莱斯利·库姆斯在维克托·格雷戈的办公室里找到了尼克·埃默特。那

两人起身向他问好，格雷戈问道：“你已经听说了？”

“是的。奥布赖恩当即联系了我。我通知了我的客户，我是说，名义上的客户。恐怕这事把他打击得够呛。”

“我倒没觉得有什么好吃惊的，”他们都落座后，格雷戈说道，“每次哈姆·奥布赖恩自信满满的时候，我就觉得要坏事儿。”

“彭达维斯要亲自审理这个案子，”埃默特说，“我一直觉得他是个讲道理的人，可他这又是要干什么？断了公司的后路？”

“他对公司既没什么不满，也没什么好感，他就喜欢依法行事。法律规定，存在原生智慧物种的行星属于四级行星，要有四级殖民政府。一旦把查拉图斯特拉星归为四级行星，他就会建立政府，一切按法律程序走。一旦被归为四级行星，那查拉公司就是非法经营，他就得制止非法行为。弗雷德里克·彭达维斯信仰法律，是法律的传教士。跟传教士争辩他的信仰就是对牛弹琴。”

这番话一讲完，几个人都陷入了沉默。格雷戈看着星球仪，忽然意识到，他一直以来引以为豪的不是这块人造宝石，而是那躺在银行保险柜里的真品。此刻，他害怕那块真品被人窃取，尼克·埃默特也是如此。

“维克多，昨天你说对了。我真希望霍洛维当时干掉那个杂种，也许还来得及……”

“来不及了，尼克，再打那种算盘已经晚了。现在我们能做的，只有打赢这场官司，”他转向格雷戈，“你的人在忙什么？”

格雷戈把目光从星球仪上移开：“厄恩斯特·马林在分析我们手上所有的影像证据和关于毛毛毛毛行为的描述，力图证明所有这些都不是智慧心智的结果。鲁思·奥塞里斯也在做同样的事，只不过她从本能、条件反射以及非智慧生物的单级推理入手。她养着一堆耗子啊狗啊猴子啊什么的，还有一堆仪器，亨利·斯坦森器材店的几个技师在给她打下手。胡安·希门尼斯在研究地球上的猫猫狗狗以及灵长类的心智，以及美爱星的烤麸兽和智多星的黑偷偷。”

“他没在类人猿科或犬科里找到和那烦人的东西相似的动物吧？”

格雷戈只是摇了摇头，沉默不语。埃默特嘟哝了两句，虽然听不

清，但估计是咒骂。

“估计他没什么进展。我只希望那群毛毛不要出现在法庭上，燃起篝火然后开始用地球上的语言讲话。”

尼克·埃默特惊呼起来：“你自己都相信它们是智慧生物了！”

“当然了，难道你不相信？”

格雷戈苦涩地笑了，“尼克认为只有相信一件事的存在，才能证明它的存在。我觉得相信固然有用，但不是必要条件。就好比我们参加辩论赛，而我们的是反方。辩题：毛毛不是智慧生物。虽然我个人认为我们处于劣势，但这只能说明我们得加把劲儿。”

“我上大学时就是辩论队的，”埃默特的语气倒挺乐观，可惜没人搭茬，于是他又说，“我没记错的话，辩论的第一步是给涉及的术语下定义。”

格雷戈猛地抬头，“莱斯利，我觉得尼克说得有道理。从法律上来说，智慧生物的定义是什么？”

“据我所知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定义。智慧是一个普遍默认的概念。”

“‘使用语言和火’怎么样？”

他摇了摇头。“原子历612年，毗湿奴殖民区人诉艾米丽·莫洛什案，”他给其他人讲起了杀婴案，“我在查智慧生物的有关规定时发现了这个案件，并告诉了哈姆·奥布赖恩。听着，你们的人得研究出一种能让法庭认可的对智慧生物的定义，它必须囊括所有已知的智慧物种，唯独把毛毛排除在外。这事可不好办。”

“我们得搞几只毛毛来研究。”格雷戈说。

“可惜咱们搞不到霍洛维的那几只，”埃默特说，“要是他把它们单独留在帐篷里的话，或许咱们倒是可以试试。”

“不行，咱不能冒那个险。”他想了想，又说，“哎，等等，我觉得有门儿，还是通过合法的途径。”

杰克·霍洛维发现小毛毛盯着烟缸里的烟斗，就过去把烟斗拿起来衔

在嘴里。小毛毛责备地看着杰克，随即开始往地上爬——杰克爸比可真小气，他以为毛毛就不想抽烟了吗？好吧，也许吸烟对毛毛没什么坏处。杰克妥协了，他把小毛毛抱到腿上，将烟管递给他。小毛毛吸了一口，并没有因此而咳起来，显然他已经学会怎么样可以不呛到自己。

“他们的安排是先审理凯洛格的案子，”古斯·布兰哈德说，“我也无能为力。你看得出他们打的什么主意吗？他们将先审问凯洛格，莱斯利·库姆斯既负责原告，又负责审问被告，一旦凯洛格被判无罪，这个结果必然会左右陪审团的看法，动摇你的案子中有关智慧生物的证据。”

毛毛妈咪再次企图截住他拿起的饮料，不过被他躲开了。宝宝终于不再坐在他头顶上，转而在他的胡子里玩起了藏猫猫。

“首先，”布兰哈德继续道，“他们会尽力排除有关毛毛的证据。虽然证据没有多少，但免不了唇枪舌战一番。排除不了的证据，他们会攻击，攻击证据的可信性。当然，用了测谎仪，他们肯定没法说有人撒谎，但他们可以说有人自欺欺人。只要你对自己的说法深信不疑，就算不是事实，测谎仪也查不出来。他们会攻击专家证言的可靠性，对哪个是事实哪个是观点吹毛求疵。既不能排除也不能攻击的证据，他们才会接受，然后再说那根本不能证明毛毛是智慧生物。”

“那他们到底觉得什么才能证明毛毛是智慧生物？”格德问道，“核能源、反重力还是超光速推进装置？”

“他们会研究出一个智慧生物的新定义，措辞巧妙又不失深奥，恰好能把毛毛排除在外，然后在庭上拿出这条新定义，说服陪审团接受它。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提前猜出这个新定义，准备好反驳的对策，再给出我们自己的解释。”

“新定义得包括胡拉斯。格德，胡拉斯掩埋死者吗？”

“才不呢，他们把死者吃了。但你也不能太小看他们，他们至少煮熟了再吃。”

“听着，争论毛毛干什么胡拉斯不干什么一点用都没有，”雷斯福德说，“我们得给智慧生物下个定义。还记得周六晚上鲁思说的话吗？”

格德·范雷比克好像很不愿意回想鲁思的话，甚至不愿想起鲁思这个

人。杰克点了点头，将鲁思的话重复出来："'我觉得非智慧生物和智慧生物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他们并不是非黑即白，甚至可能会有交集的。'"

"这个说法很形象，"格德说道，"现在的界限太过分明了，甚至让我觉得智慧生物其实是变异使然，但要说在这么多不同的星球上以相同的方式发生了同样的变异也太离谱了，我是无法接受。"

本·雷斯福德正要开口说什么，但被帐篷外响起的警笛声打断。毛毛们好奇地抬头看，他们分辨出了这个声音：是杰克爸比那些穿蓝衣服的朋友。杰克走过去开门，接着打开了外面的灯。

车正在着陆，乔治·朗特带着两个手下以及两个穿便服的人下了车。后者都带了武器，其中一个腋下还夹着一个包裹。

"你好，乔治，快进来吧。"

"杰克，我们想跟你谈谈，"朗特的声音紧绷，听不出丝毫的亲切温暖，"至少他们想跟你谈谈。"

"好啊，没问题。"

他回到屋里，让他们也进来。出什么事了，一定是出什么坏事了。卡德拉先进了屋，站在他的斜后方。紧随其后的是朗特，他迅速地环视了一下，站在了杰克和枪架之间，并且把带着皮套的手枪放在桌上。另一个警察也跟着那两个陌生人进了屋，随手关上了门，然后倚着门站着。杰克想着是不是法院取消了跟他的协定，要把他拘留起来。那两个陌生人一个身型高大，留着黑色的小胡子；另一个身形较小，长着一张瘦长的脸，表情严肃。他们都满怀期待地看着朗特。雷斯福德和范雷比克都站起来了。古斯·布兰哈德倾身给自己倒了些酒，但没有起立。

"把文件给我。"朗特对那个魁梧的人说。

另一人掏出一份折起来的文件递给他。

"杰克，这不是我的意思，"朗特说，"我并不想这么做，可我无能为力。我也不想对你开枪，但你要是反抗，我别无他法。我可不是科特·布赫，我了解你，我劝你不要冒险。"

“你要传达指令，就赶紧的，”大个子说，“不要磨磨唧唧。”

“杰克，”朗特不情愿地说，“法院下达了指令，要把你的毛毛们收为凯洛格案的证物。这两位是中央法院的副执法官，他们是来把毛毛带去马洛里港的。”

“杰克，把指令给我看看。”布兰哈德说道，还是没有起身。

朗特把指令交给杰克，杰克又递给了布兰哈德。他整晚都在喝酒，一直不愿起身大概是怕被人看出醉态。他看了两眼，然后点了点头。

“没错，法院指令，首席法官签过字的，”他递了回去，“上面就说他们要把毛毛带走，没别的了。不过你得把指令留着，让他们给你开个签字画押的收条。杰克，现在就去打一份出来。”

古斯想给他找点事干，省得让他眼睁睁地看着毛毛被带走。那个身形较小的副执法官把夹在腋下的包裹摊开，里面是很多帆布袋子。杰克在打字机旁坐下，极力不去在意外屋的动静，开始写起收条，列出每只毛毛的名字，描述他们的特征，强调他们身体健康，没有伤病。有一只毛毛吱吱叫着往他腿上爬，揪着他的衬衣，但是也被抓走了。他写完收条时，那些闯入者也抓得差不多了。三只毛毛已经进了袋子。卡德拉还在抓灰灰。砍砍和小毛毛跑向外墙的小门，不料朗特用脚抵着门，把门关得死死的；两只毛毛看到这情形，又躲到了床下。第三名警察和那个小个子副官把他们揪了出来，装进了袋子。

他站起身，从打字机里拉出收条，脑子还晕晕乎乎的。他们就收条上的内容起了争执，朗特告诉副官们要是不签字就赶紧滚蛋，甭想把毛毛们带走，他们这才签了字，又在签名后面按了手印。杰克把文件递给古斯，刻意不去看那六个鼓鼓囊囊、动来动去的袋子，不去听里面传出的小声惊叫。

“乔治，你能把他们的东西也带上吗？”杰克问。

“没问题，什么东西？”

“床，还有玩具什么的。”

“你是说这些破玩意儿？”小个子副官一脚踢向那些球棍模型，“我们收到的命令就只是带走毛毛。”

“你们应该都听见这位先生的话了，”朗特的语气比骂街还难听，他转身面对两位副官，“行了，你们毛毛抓够了，还等什么呢？”

杰克站在门口看着袋子被装进飞车，看着他们爬进去，看着车飞走。然后他回到屋里，在桌边坐下。

“毛毛们才不会懂什么法院指令，”他说，“他们不会明白我为什么不阻止那些坏人。他们会对杰克爸比失望的。”

“杰克，你确信他们全被带走了吗？”布兰哈德问道，然后他起身，从身后掏出一团白色的绒毛。宝宝用两只小手揪住他的胡子，开心地吱吱叫着。

“是宝宝！他没被抓走！”

布兰哈德把自己的胡子从那双小手里解救出来，把宝宝递给杰克。

“说什么呢，他们签收的毛毛里可包括宝宝，”布兰哈德干了杯中的酒，又掏出一支烟点上，“现在，咱们就去马洛里港，把其他几只要回来。”

“可……可指令是首席法官签过字的。他不会因为咱们去要了就把毛毛还给我们啊。”

布兰哈德不屑地哼了一声。“我敢拿身家性命打赌，彭达维斯根本没看过那个指令。首席法官办公室有一大堆签过字的空白指令，要是每次想传唤证人或是扣押证物的时候都要等法官签字，那他们就什么事儿都干不了了。这件事就算不是哈姆·奥布赖恩自己的主意，也是莱斯利·库姆斯帮他想出来的。”

“开我的飞船去吧，”格德说，“本，你要一起吗？咱们这就动身。”

*****

他不明白。蓝衣服的大家伙们以前很友好的，曾吹口哨逗他们玩，死者下葬时也表达了悲痛。而且，为什么杰克爸比没有拿出大枪来阻止他们？——肯定不是因为害怕，杰克爸比什么都不怕。

伙伴们就在附近，装在和他这个差不多的袋子里，他能听到他们的

声音，能呼唤他们。接着他感到了杰克爸比给他做的小刀正抵着他。他可以割开袋子自己逃出去，再把同伴们也放走，但那样做毫无益处。他们此刻身处大家伙们的飞天机器里，就算跑出袋子也没有地方去，很快会被抓住的。最好还是再等等。

他唯一真正担心的问题是他们要被带去何方。他们逃出来以后要怎么再找到杰克爸比呢？

*****

古斯·布兰哈德有些紧张，他一紧张就话多，这让杰克不太放心。他两次在门厅的镜子前逗留，好查看他那金边灰领巾有没有系好，看他那黑夹克的拉链是不是拉到恰到好处的位置。而现在，在标着“首席法官”的门前，他停下脚步，整理了下刚清洗过的胡子，这才按下了门铃。

首席法官的私人房间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彭达维斯，之前他见过他一两次，但是没有太多交集。他相貌端正，瘦削而严肃，一看就是个与世无争的人。另一个人是默哈姆·奥布赖恩德·阿里·奥布赖恩，他似乎对他们的到来感到惊讶，但很快露出了然的表情。谁也没有打算握手，首席法官微微鞠了一躬，然后请他们坐下。

“那么，”大家都落座后，他开口道，“羽贺鸟小姐告诉我，你们对这位奥布赖恩先生的行为有些不满。”

“正是如此，法官阁下，”布兰哈德打开手提箱，拿出两份文件，一份是指令文件，一份是毛毛们的收条，然后递了过去，“我和我的客户想知道，阁下批准这项行动，是基于哪些法律条文。以及奥布赖恩先生有什么权利派人跑到霍洛维先生的帐篷里，把那些小家伙从他们的朋友和保护者身边带走。”

法官看了看两份文件。“您应该知道，羽贺鸟小姐在安排这次会面时已影印过这两份文件，我也阅读过了。但是，布兰哈德先生，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原件。您知道这些东西是先签字再填内容的。这样做既省时又省事，而且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用在任何我和其他法官不赞同的地方。但现在显然出现问题了，因为如果我见过这份指令，我是不会签字的。”他转向越来越不安的首席检察官，“奥布赖恩先生，”他说，“不同于处理烙印置换案时收押一头草原牛的情况，智慧生物是不能作为证物收押的。这些毛毛是否属于智慧生物，目前尚未裁决，但不能排除其

肯定的可能性。而您很清楚，如果有可能令无辜的人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法院是不会采取行动的。”

“法官阁下，”布兰哈德见缝插针，“显然这些毛毛正在受到非常不公正的待遇！您想象一下他们，不，请想象一下，手无寸铁的无辜孩童——因为毛毛无异于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孩子，以为这世上只有美好和善意——却被残忍的人粗鲁地装进袋子掳走……”

“阁下！”奥布赖恩的脸色变得比火神星的烈日还难看，“我不能听着他们这样诋毁法警，而不出言反驳！”

“奥布赖恩先生似乎忘了您面前就有两位那恶行的见证者吧。”

“奥布赖恩先生，如果法警受到侵犯，法庭会为他们辩护。我觉得您现在更需要做的，是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法官阁下，我认为，我只是在行使自己的职责，”奥布赖恩说，“那些毛毛对凯洛格公诉案来说至关重要，只有证明他们是智慧动物，控方对辩方的指控才有效。”

“那您又为什么任由这种不管不顾的犯罪行为将他们置于险地？”布兰哈德逼问道，

“将他们置于险地？”奥布赖恩很是惊恐，“法官阁下，我那么做只是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以及到时可以出庭。”

“所以您把他们从这颗星球上唯一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人类孩子一样爱护，懂得如何照顾他们的人身边带走，害他们受到虐待。而且您也很清楚，这样可能会要了他们的命。”

彭达维斯法官点了点头。“布兰哈德先生，我相信您没有夸大其词。奥布赖恩先生，我很不赞同您这次的做法。您无权这样对待任何可能的智慧生物，甚至把他们视作物证，在这一点上，我不得不同意布兰哈德先生的说法，您这是不管不顾的犯罪行为，依照法律，我要求您立即释放毛毛，让他们回到霍洛维先生身边。”

“好的，当然，法官阁下，”奥布赖恩已经越来越烦躁，棕灰的脸色就像淋了几天雨的胡桃色枪托，“我派人把他们带过来大概需要一小时。”

“您是说他们不在这栋楼里？”彭达维斯问道。

“哦，阁下，不在，这里没有设备。它们被带去了科研中心……”

“什么？”

本来决定一言不发，任古斯去交涉的杰克闻言不由大喝一声，但没人在意，因为古斯·布兰哈德和彭达维斯也同时惊呼出声。彭达维斯身体前倾，嗓音温和，语气却咄咄逼人：

“奥布赖恩先生，您指的是驻查特许公司的科学研究部吗？”

“是啊，怎么了，那里有专门饲养动物的设施，他们搞的是科研……”

彭达维斯破口大骂。布兰哈德惊呆了，就好像他自己的手提箱突然跳起来要咬他的脖子一般，但和哈姆·奥布赖恩比起来，他受到的惊吓不算什么。

“所以您觉得，一起凶杀案里，妥善保管控方证据就是把它交到辩方手里？”彭达维斯显然是在努力镇静下来，“奥布赖恩先生，您可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驻查公司不是辩方。”奥布赖恩先生不快地反驳。

“没错，书面上不是这么写的，”布兰哈德附和道，“可是驻查公司的科研部部长不就是被告吗？”

“在等待判决期间，凯洛格先生的职务已交由他人管理。现在科研部的部长是厄恩斯特·马林博士。”

“他也是辩方的首席科学证人，我实在看不出这有什么区别。”

“可埃默特先生说了不要紧。”奥布赖恩嘟囔道。

“杰克，你听见了吗？”布兰哈德问道，“好好记住他的话，没准以后你出庭作证时用得到。”他转身面向首席法官，“法官阁下，我建议把毛毛的送还工作交给殖民区总执法官范恩，而且在他们被完璧归赵之前，奥布赖恩先生不得使用任何通信工具。”

“布兰哈德先生，您的意见很中肯。我马上命令科研部交出毛毛，为了保险起见，给你们开张搜查证。而且，我觉得，应该让孤儿法庭出具证明，设霍洛维先生为这些推定智慧生物的监护人。他们叫什么名字？哦，收条上写着呢。”他露出了愉快的笑容，“看看，奥布赖恩先生，我们可是给您省了好多麻烦。”

可奥布赖恩还没学会少说两句。“但他们可是我提起公诉的另一个案子的被告和辩方律师。”他说道。

彭达维斯的笑容消失了。“奥布赖恩先生，您恐怕不能在这里对任何事任何人提起公诉，我会特意把您排除在凯洛格案和霍洛维案的庭审之外，如果您有任何异议，我会命人以渎职罪逮捕您。”

第十章

殖民区执法官迈克斯·范恩和古斯·布兰哈德体型差不多，但个子要矮许多。杰克·霍洛维坐在警车后座里，挤在这两人中间，他看着前座两个身着制服的副官的背影，脸上缓缓绽开一丝欣喜的微笑。要去接回他的毛毛啦，小毛毛、砍砍、迈克、毛毛妈咪、米兹、灰灰，他一一念着他们的名字，想象着他们簇拥着自己，因回到杰克爸比身边而开心的模样。

飞车降落在科研部的天台停机坪上，很快一名公司警卫跑了上来。古斯开门出去，杰克紧随其后。

“嘿，你们不能停这儿！”警卫喊道，“这里是员工专用！”

迈克斯·范恩出现在古斯和杰克背后，他大步向前，两个副官也拥过去。

“少废话。听好了，”范恩说，“携带法院指令的车想停哪儿停哪儿。小伙子们，把他带走，我们可不想让他跑去跟别人通气儿。”

那个公司警卫还想反抗，可一夹在两个副官中间就不吭声了。可能是他终于意识到联邦法庭的权力大于驻查特许公司，也可能是他以为正在闹革命。

莱纳德·凯洛格的办公室暂时归厄恩斯特·马林了，它正位于从停机坪往下数的顶楼。他们走出电梯，大厅里三五成群地挤满了叽叽喳喳的工作人员，那些人一见到来人，立马鸦雀无声了。在部门主任办公室外间里，三四个女孩猛地起身，其中一人冲向通讯屏，范恩执法官挡住了她，混乱中被踩了一脚。她们很快都被赶到大厅里，和被收押的公司警卫和一名副官呆在一起。中间的办公室里没有人。范恩左手拿着警徽套子，推门走进了里间。

凯洛格的秘书也暂时成了马林的手下，她见到这么一大伙人，慌了神，立在桌前语无伦次了好半天。马林僵硬地起立，身子前倾靠着写字台。站在屋中间的胡安·希门尼斯最先看到了来人，此刻他正拼命地四处

扫视，像是在找机会溜走。

范恩推开秘书，走到写字台前，向马林亮出警徽，然后宣读了指令。马林一脸疑惑地看着他。

“可我们是替在首席检察官奥布赖恩先生看管着那些毛毛，”他说，“没有他的授权我们不能交出毛毛。”

“这可是首席大法官彭达维斯下达的法院指令。”迈克斯·范恩温和地说，“至于奥布赖恩先生，恐怕已经不是首席检察官了。实际上，他可能已经进监狱了。而且，”他大喝一声，腰部紧紧地靠着桌沿，上半身尽可能地向马林威压过去，还一拳砸在桌面上，“你要是不赶快把毛毛交出来，我就让你也进监狱！”

要不是范恩的突然爆发，可能还吓不倒马林。他不想就这么屈服于执法官，但这显然让他遭了殃。

“可我交不出来，”他抗议道，“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

“你们不知道，”范恩的声音低得仿佛耳语，“你刚承认过在看管他们，却不——知——道——在——哪——儿。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这回给我说实话！”

正在此时，通讯屏发出了响动。身着浅蓝色定制套装的鲁思·奥塞里斯出现在屏幕上。

“马林博士，出什么事了？”她问道，“我刚吃午饭回来就看见一帮人在我办公室里翻箱倒柜。您还没找到毛毛吗？”

“你说什么？”杰克大叫起来。与此同时，马林也尖叫出声：“鲁思！闭嘴！关了屏幕离开这里！”

范恩蓦地转身，对像他这样挺着大肚子的人来说，他冲到屏幕前并亮出警徽的速度着实惊人。

“我是殖民区执法官范恩。小姐，我命令你马上过来。别让我派人去找你，咱俩谁也不希望那种情况发生。”

“马上就来，执法官。”她切断了通讯。

范恩再次转向了马林，他已经懒得控制自己的嗓音了：“现在，你是想从实招来，还是我扭送你去警察局，给你用用测谎仪？毛毛们到底在哪儿？”

“我真的不知道！”马林大声哀嚎，“胡安，你来说，毛毛是你负责的。从它们被带到这儿，我就没见过它们！”

杰克努力压下自己心中的恐惧，终于控制住自己的的声音。

“要是毛毛们出了什么事，我就跟你们没完，到时候你们恐怕连科特·布赫都会羡慕！”他说。

“好吧，要不这样？”范恩问希门尼斯，“从你和哈姆·奥布赖恩昨天晚上从中央法院把毛毛们接过来的时候讲起。”

“嗯，我们把它们带过来。之前，我给它们准备了几个笼子，然后……”

鲁思·欧特里斯进来了。她没有特意回避杰克的眼神，但也没有装作若无其事。她只是远远地冲他点了点头就坐了下来，好像他们只是在飞船上偶遇过。

“执法官，怎么了？”她问道，“您和这几位先生来这里做什么？”

“法院要求把毛毛还给霍洛维先生，”马林犹犹豫豫地说，“执法官带来份文件，可是我们不知道毛毛在哪儿。”

“哦，不！”鲁思的脸色有一瞬间变得惊恐，“不巧……”她突然不说话了。

“我大概七点钟过来，”希门尼斯说，“给它们送吃的喝的，才发现它们从笼子里逃跑了。有一只毛毛弄坏了笼子，跑出来把其他几只都放走了。它们跑到我的办公室，把里面弄得乱七八糟，后来又跑到大厅，现在我们也不知道它们哪儿去了。而且我也不知道它们是怎么逃走的。”

笼子只能关住既不会使用工具，也不会动脑子的动物。自从马林跟凯洛格到过帐篷后，他就一直说服自己相信毛毛不过是些傻兮兮的小动物。据他昨晚的行为来看，他的自我催眠成效显著。

“我们要看看笼子，”杰克说。

“对，”范恩走向外屋，“米盖尔。”

副官押着公司警卫走了进来。

“刚才我们说的你都听见了？”范恩问道。

“嗯。毛毛大越狱。他们怎么办到的，难不成还能是削出来些小木枪虚张声势一路闯出来的？”

“苍天有眼，我觉得也不是没有可能。跟我来，带上这伙计一起，他比我们熟悉这个地方。派特，联络总部说我们需要六名支援。跟小张说不得已的话找警卫队借点人手。”

“等一下，”杰克说，他转向鲁思，“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也不太清楚。格雷戈先生，我是说，奥布赖恩先生打电话给我们，说开庭之前让毛毛呆在这里的时候，我正在马林先生这里。我们正打算给他们收拾一个房间出来，但在准备好之前，胡安只能把他们放在笼子里。我就知道这么多，九点半我来上班时，这里就已经乱乱哄哄的了，然后有人告诉我昨晚毛毛出逃了。我觉得他们跑不出这栋楼，所以就去检查我们打算用来给毛毛做测试的仪器。到十点的时候，我发现了我搞不定它，于是我和助理一起把仪器装上皮卡，运到亨利·斯坦森的器材店。那边完事了之后，我吃了个午饭就回来了。”

杰克稍微掂量了一下这些话里有多少能经得起多脑图测谎仪的考验，估计迈克斯·范恩会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我留在这儿，”这时古斯·布兰哈德说，“看看还能从这帮人嘴里套出什么话来。”

“要不你和在酒店的人联系一下，把这里的情况告诉格德和本？”他说，“格德以前在这儿上班，没准他能帮上忙。”

“说得对。派特，让增援部队在马洛里停一下，把他接过来。”范恩转向希门尼斯，“来，带我们去看看你之前把毛毛们关在哪儿，以及他们是怎么逃走的。”

*****

“你说是一只先跑出来，再把其他几只放走的，”乘电梯下行的时候，杰克问希门尼斯，“知道先跑出来的是哪只吗？”

希门尼斯摇了摇头：“我们把他们从袋子里掏出来后直接放进了笼子里。”

先逃出来的应该是小毛毛，他一向是最聪明的那个。在他的带领下，他们或许有机会逃脱。问题是这个地方的处处都是危险，辐射啊剧毒啊电线啊什么的，可毛毛们却一无所知。如果他们真的跑掉了的话，这些真让杰克担心。

电梯下降过程中经过每一层楼时，他都能瞄见大厅里一群一群拿着捕捉网或罩子等捕捉工具的工作人员。走出电梯后，希门尼斯带他们穿过一间堆满装着查拉图斯特拉星哺乳动物标本和骨架的玻璃匣子的大屋子。这屋子里的人更多，他们满屋子地寻找，甚至把匣子都打看来检查着。他逐渐开始相信毛毛们的出逃是事实，而不是用来掩盖他们已被杀害的幌子。

希门尼斯领他们沿着一条狭长的走廊到达尽头敞着门的房间。屋内的长明灯发出蓝白色的光晕，门后立着一把转椅。希门尼斯指着转椅。

“它们一定是爬到这上面打开了门闩。”他说。

这里的门和帐篷的一样，弹簧闩，门把手是柄状，而非球状。毛毛们准是通过观察他学会了怎么开门。范恩试了试门闩。

“不是很紧，”他问杰克，“你那帮小家伙有那么大劲儿吗？”

杰克自己也试了试，然后点了点头。“没问题。而且他们也足够聪明，就连你们没抓到的宝宝都想得出来要怎么开门。”

“看看他们把我的办公室弄成了什么样。”希门尼斯说着打开了灯。

毛毛们真是把办公室翻了个底朝天。不过他们没有在这上面耽误多少时间，就是把东西扔得到处都是，所有的东西都被从办公桌上丢了下来。垃圾桶弄倒了也没扶。杰克看着眼前的一切，轻轻地笑了。看来越狱是确有其事。

“他们可能是在找能当武器的东西吧，顺便尽可能地搞破坏。”显然这是毛毛的报复心理在作祟，“胡安，我觉得他们不喜欢你。”

“这也怪不得他们，”范恩说，“现在咱们去看看他们在笼子里用了什么脱身术吧。”

笼子放在希门尼斯的办公室后面的一间屋子里，里面堆满了文件、杂物和废品。屋门也是弹簧闩的，毛毛们拽了一个笼子到门边，踩在上面开的门。笼子大概有三英尺宽，五英尺长，底部是胶合板制成的，边框是木头的，顶部和四周都盖着四分之一英寸厚的网子。笼顶和笼壁由合页链接，锁着搭扣，插插销的U形钉由螺丝固定。有五个笼子的螺丝被拧掉了，拔出了插销，还有一个笼子是从里面破坏掉的，一个角上的金属网被割开，弯出个可容一只毛毛爬出的三角形空间。

“我真想不通，”希门尼斯说道，“铁丝怎么像是被割开的。”

“就是割开的。执法官，要是我的话，这事一完就得找人算算账。您的人给犯人搜身搜得太不仔细了，有只毛毛身上藏了把刀都没发现。”他想起了小毛毛和砍砍惊慌失措地躲进床下的样子，然后向众人解释了他制作的那把小弹簧刀。“我猜他是拿了刀，然后把自己缩成一团，故意在被抓进袋子时装成被吓坏了的样子。”

“而且还等到不会被人发现的时候才用了刀，”执法官接口，“这铁丝很容易割断。”他转向希门尼斯：“你们应该庆幸我进不了陪审团。要不，干脆放弃挣扎，让凯洛格请求从轻量刑得了。”

*****

格德·范雷比克在走廊中间停下脚步，往莱纳德·凯洛格的办公室里望去。他上次来这儿的时候，还是因为陆地虾的事被凯洛格叫来挨训。现在厄恩斯特·马林坐在凯洛格的椅子上，努力地装作淡定的样子，却不经意间流露出了焦躁之情。古斯·布兰哈德瘫在扶手椅里，抽着雪茄，看着马林的眼神就像刚发现一只江豚，正琢磨着值不值得开一枪。一个穿着制服的副官飞快地转头看了看，然后又回去研究贴在墙上的那张繁复的查星哺乳动物关系表。这张表的初版还是他做的呢。鲁思·奥塞里斯坐在离写字台稍远的地方，另外三个男人，都在抽烟。她抬头看了看，见他的目光在她身上丝毫没有停留，又垂下了视线。

“还没找到他们？”他问布兰哈德。

毛胡子律师摇了摇头。“杰克领了一帮人去地下室了，从下往上找呢。迈克斯在心理实验室，带昨夜值班的公司警卫们测谎去了。他们都说毛毛不可能跑出这栋楼，测谎仪也证实了他们的话。”

“他们哪知道对于毛毛来说什么才叫不可能。”

“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他也没怎么反驳我，还很佩服他们跑出笼子的壮举呢。”

鲁思开口了：“格德，我们没伤害他们。我们也根本没打算伤害他们。胡安把他们关进笼子是因为没有更好的地方安置他们，我们当时在收拾一间不错的屋子出来，可供让他们在里面一起玩……”这时她闭了嘴，应该是发现他根本没在听，她掐了烟，站起身，“马林博士，要是他们没什么要问我的了，我还有很多事要忙。”

“格德，你还有什么想问她的吗？”布兰哈德问道。

曾经，他是有非常重要的问题想要问她的，但现在他很高兴自己没心思去追究了。妈呀，她已经将自己嫁了给公司，要是再跟他结婚，可不是犯了重婚罪？

“没有，我跟她没话好讲。”

她起身走向门口，然后顿了一下。“格德，我……”她张了张口，然后出去了。古斯·布兰哈德目送着她的背影，把烟灰抖落在曾经属于莱纳德·凯洛格，现在属于厄恩斯特·马林的地毯上。

*****

格德厌恶她，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她的尊重。她应该知道事情会如此发展，干这行的难免遇到这种事。在这一行，聪明的姑娘绝对不会只跟一个男人纠缠，她会交上四五个男朋友，什么人的都有，然后让他们自己一决胜负。

她得赶紧离开科研中心。范恩执法官正用测谎仪审讯呢，她可不敢给他审问她的机会。她也不敢回自己的办公室，放测谎仪的实验室就在大厅对面，执法官就在那里，她不敢……

对了，她可以用通讯屏。她走进大厅对面的办公室，屋里有十来个人认出了她，于是争先恐后地向她询问有关毛毛的事。她甩开他们，走向一块屏幕，按了一串按钮。过了一会儿，一个嘴唇很薄、脸色苍白的老人出现了。他一认出她，那张瘦脸上立刻浮现出不悦的神情。

“斯坦森先生，”她抢在他开口前说道，“关于我今天早上给您带过去的那台感知反应探测器——我们犯了个非常低级的错误。那台仪器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对它进行了什么调整，反而会造成严重的损坏。”

“奥塞里斯博士，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么说吧，出这种错误纯属正常。您看，我们的人也束手无策。霍洛维先生和他的律师以及殖民区执法官，带着彭达维斯法官的指令来要回毛毛。我们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为什么仪器出了问题要赖操作者。我们得马上拿回那些仪器，所有的。”

“我明白了，”这位老技师满面愁容，“不过恐怕仪器已经送到作坊去了。在斯蒂芬森先生手里，可我现在联系不到他。如果我们能解决这个问题了，你打算怎么办？”

“先放您那里吧，我会联系您或者派人去取。”

她关掉了屏幕。首席数据合成师老约翰逊想拦住她问几个问题。

“很抱歉，约翰逊先生，我现在不能耽搁，我得赶紧去公司总部。”

*****

杰克·霍洛维和格德·范雷比克回到马洛里酒店时发现套房里拥挤不堪。不但人声鼎沸，而且缭绕着排风扇排不掉的烟雾。古斯·布兰哈德、本·雷斯福德和毛毛宝宝在举行记者发布会。

“哦，霍洛维先生！”他一进屋就听到有人大喊，“您找到他们了吗？”

“没有，我们已经把科研中心翻个底朝天了。我们知道他们从笼子里跑出来后下了几层楼，但没有进一步的消息了。我觉得他们跑不出去，地面上唯一的出口要经过一个有公司警卫把守的门厅，而且他们也不可能从任何一个露台或停机坪爬出去。”

“可是，霍洛维先生，虽然我也不想这么说，”另一个人问道，“但您有没有排除掉他们躲进垃圾桶里，结果被扔进大规模能量转化器的可能性？”

“这一点我们想过。但转化器位于地下，那个地窖只有一个门可以出入，而且还锁着。从他们被带到那里到我们开始搜查，这期间没有人倒过垃圾，而搜查开始后，每一件扔进去的垃圾都经过了检查。”

“那就好，霍洛维先生，相信每个人听到这个消息都会感到庆幸的。看来您还没有放弃寻找对吧？”

“咱们在直播吗？是的，我没有放弃，我会一直呆在马洛里港，直到找到他们或是确信他们不在这座城市为止。而且我要每只悬赏两千索尔币，只求把他们找回来。请你们稍等一下，我给你们描述一下他们的特征……”

*****

维克托·格雷戈拔开冷藏鸡尾酒罐的塞子，“还要吗？”他问莱斯利·库姆斯。

“要，谢谢。”库姆斯举起杯子，直到斟满酒，“维克托，照你说的，决定是你做的，意见是我提的，可我这意见糟透了。”

他没法有任何异议，真希望他的意见坏得不是这么难以忍受。至少莱斯利并没打算推卸责任，何况哈姆·奥布赖恩已经搞得一塌糊涂，他也很有理由这么干。

“是我判断失误，”库姆斯语气平静，好像在谈论希特勒或拿破仑的失误，而不是他自己的，“我以为奥布赖恩不会用签过字的指令，而且我没想到彭达维斯会公开承认他签过空白的法院指令。媒体就这个问题没少批评他。”

他也没料到布兰哈德和霍洛维会跟法院指令叫板——长期位高权重让他错误地以为人们都不会反抗。凯洛格没料到自己会被杰克·霍洛维从他的地盘上赶出去；科特·博克以为掏出枪吓唬吓唬人就能了事；而希门尼斯以为毛毛会老老实实呆在笼子里。

“我真纳闷它们会跑到哪儿去，”库姆斯接着说，“我听说在大楼里没

找到。”

“鲁思·欧特里斯有点想法。她在被范恩抓去测谎之前从科研中心跑出来了。好像她跟一个助理在十点左右的时候，用卡车把几件仪器运出来了。她觉得毛毛们是搭她的车跑掉的。我知道这听起来简直像天方夜谭，但是妈的，其他可能似乎更不靠谱。我去试试顺藤摸瓜，看看能不能比霍洛维更早找到它们。它们肯定不在科研中心里，”他的酒杯空了，想了想还是决定不再续杯，“肯定是没奥布赖恩什么事了，对吧？”

“彻底没他事儿了。彭达维斯说他要是不辞职，就告他渎职。”

“总不能就因为这点事定他渎职罪吧？他可能渎职了，但是……”

“他们可以起诉他，然后用测谎仪把他整个任期内表现如何都审出来，你知道能牵扯出什么来，”库姆斯说，“辞职让他元气大伤。当然，他还是殖民区的司法部长，尼克还发表声明公开支持他。只要奥布赖恩不把他知道的特设官邸那些破事说出来，尼克才不在乎他干了什么呢。”

“现在布兰哈德盘算着把公司告上法庭，他这会儿正把霍洛维手上那些有关毛毛的资料提供给媒体。《世际资讯》对这件事大做文章，就连咱们掌管的媒体都不可能只字不提。我不清楚这两个案子的检察官是谁，不过不管是谁，他都不敢手下留情。而且这件事让彭达维斯对咱们很有成见。我知道法律和证据都是死的，不会有变，但他的成见却会让他在审视证据时下意识地有所选择。明天下午他要跟我和布兰哈德开个会，我不知道到时情况会怎样。

第十一章

首席大法官彭达维斯一进屋，两位律师赶忙起身。他向他们问了好，坐到桌边，把手伸向银色的烟盒，然后抽出一支细长的雪茄。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布兰哈德拿起放在一旁的雪茄抽了起来，莱斯利·库姆斯也从他自己的盒里掏出一根烟。两人都盯着大法官，仿佛两把出鞘的武器，一把是战斧，另一把是轻剑。

“那么，先生们，你们也知道，咱们现在有几起凶杀案，却没有检察官。”彭达维斯说道。

“法官阁下，何必费这个劲呢？”库姆斯问道，“这两个指控都可笑至极。一个是人杀畜生，另一个是正当防卫。”

“法官阁下，这么说吧，我相信我的当事人无论法律上还是道德上都没有错，”布兰哈德说，“我希望用判他无罪的结果来证明这一点，”他看了看库姆斯，“我想库姆斯先生也应该急于帮他的当事人洗脱谋杀罪的污名。”

“我完全同意。一个无辜的人却被指犯下重罪，他理应得到公开审判以证明其清白。我打算先审凯洛格的案子，再审霍洛维的。您两位对这个安排还满意吗？”

“当然没问题，法官阁下，”布兰哈德赶紧说，“只有证明了那个姓博克的死有余辜，才可以，因为我为霍洛维辩护的根本依据就是那个姓博克的当时犯下了重罪。我们已经准备好要证明这一点了，但只是不希望我们的案子受到前一个案子的影响。”

库姆斯笑了：“布兰哈德先生想把他客户的清白建立在我客户的定罪之上，恕我们不能同意这种事情。”

“你说的没错，出于同样的理由，他也反对先审您的客户。那么，我打算驳回您两位的反对意见，把这两个案子合起来审，两个被告一起上庭。”

古斯·布兰哈德脸上很快浮现出幸灾乐祸之情——法官的提议一定会让库姆斯疯掉。

“法官阁下，我相信您这是说着玩儿的。”果然，库姆斯说道。

“不是的，库姆斯先生。”

“那法官阁下，请容我斗胆说一句，这样的审判程序我闻所未闻，我不能说它绝对不正当，但至少这不合规矩。这不是几名共犯受到同样的指控，而是两个人被指犯下截然不同的罪行，而且如果判其中一个有罪会直接导致另一个无罪释放。我不知道谁会来接替默哈姆·奥布赖恩德·奥布赖恩的位置，不过我打心底里同情这个人。要问为什么，因为就在我跟布兰哈德先生优哉游哉的时候，检察官得把案子掰开揉碎了分析。”

“库姆斯先生，我们会用两位而不是只用一位检察官。我会让您和布兰哈德先生宣誓就职特许检察官，您负责起诉布兰哈德先生的当事人，而他负责起诉您的。我想这下你们就不会有什么异议了。”

彭达维斯竭尽全力地控制自己的表情，让它呈现出法官应有的严肃正经。布兰哈德发出了满足的呼噜声，活像只刚斗赢了小山羊的大老虎，而莱斯利·库姆斯那圆滑世故的面具终于有些挂不住了。

“法官阁下，您这个提议真不错，”布兰哈德果断说道，“我非常以及特别愿意起诉库姆斯先生的当事人。”

“法官阁下，我能说什么呢，在您这个提议面前，刚才那个极为罕见、闻所未闻的审判程序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了！”

“这有什么，库姆斯先生，我可是仔细核实过法条和法理规则，没有一条说过不能进行这样的程序。”

“我打赌您也没找到过先例！”

莱斯利·库姆斯这可是在犯糊涂，他应该很清楚，在殖民法里，几乎没什么事是没有先例的。

“莱斯利，要不要打个赌？”布兰哈德问道，眼里流露一丝狡黠。

“可别让他就这么把您的钱骗走了。我在一小时之内找到16个先

例，涉及12个不同的行星司法体系。”

“好吧，法官阁下，”库姆斯屈服了，“我只希望您对这件事有十足的把握，您这可是把殖民区人民的公诉案变成普通的民事诉讼。”

古斯·布兰哈德大笑出声。“那还能怎么样？”他说道，“说穿了就是‘小毛毛的伙伴们’诉‘驻查特许公司’，我以朋友的身份帮助这些无能为力的原住民，寻求对他们的智慧的认可，而库姆斯先生代表驻查公司，是在争取保留公司的特许状。这两个案子说来说去就是这回事。”

古斯可真不客气。本来，莱斯利·库姆斯还打算从头到尾都装作这事儿跟公司特许状没什么关系呢。

*****

关于目击毛毛的报道层出不穷，但你常常会发现是在距离遥远的两处同时有人声称看见过毛毛。这些人有的是出名心切，有些是说谎成性，或是脑子有问题；当然也有确实看走眼的和想象力过剩的。很可能也有不少是公司为了扰乱搜查搞的鬼。不过有一件事的披露确实让杰克·霍洛维备受鼓舞。虽然有所掩饰，但公司警卫和受公司管控的马洛里港警局都在开展紧锣密鼓的搜查。

迈克斯·范恩也尽其所能地帮助搜寻。尽管他的确对公司抱有不满，但他帮忙并不是因为心里的怨言，也不是因为受了首席大法官的指示。殖民区执法官是站在毛毛这一边的。和他持一致意见的还有几乎完全不受尼克·埃默特管控的殖民区警卫队。警卫队司令伊恩·弗格森上校直接受设在地球上的殖民局调遣。他收到通讯指令，让他提供帮助，并且每天使用通讯屏向身处贝塔洲的乔治·朗特汇报进展。

马洛里酒店的房费昂贵，杰克卖了几块太阳石才得以负担。公司的宝石收购商态度近乎恶劣，他对他们的态度更不怎么样。他在银行受到的待遇也明显比以前冷淡了。另一方面，从太空舰队到战神基地，各级军官都跑来跟他搭话，自我介绍又寒暄一番，最后送上他们的祝福。

还有一次，在某个圆顶商业中心，一个头戴黑色贝雷帽的白发老人上前向他致意。

“霍洛维先生，我为您那些小家伙的失踪感到非常悲伤，”他说，“恐

怕我帮不上什么忙，但我希望他们能平安归来。”

“哎呀，那真是太谢谢您了，斯坦森先生，”他同这位器械制造的老专家握了手，“您要是做个能揣在口袋里的测谎仪，让我可以随时检测那些声称看到毛毛的人，那可就帮了大忙了。”

“其实我给警卫队做过小型便携测谎仪，但我觉得您所需要的检测精神病的装置，以现在的科技水平还无能为力。但您要是还在勘探太阳石的话，我刚好给一款微波扫描仪做了改进，而且……”

杰克随斯坦森一起步行到了仪器作坊，喝了杯茶，又看了看那扫描仪。然后他用斯坦森的通讯屏联络了迈克斯·范恩，得知又有六个人宣称看到了毛毛。

不出一个星期，观众已经对电视上频繁播出的在帐篷里拍摄的影像资料失去了兴趣。但是毛毛宝宝还可以拍新的照片，所以没过几天，他们就雇了个小姑娘来专门处理他的粉丝来信。还有一次，杰克一走进酒吧，就看到宝宝好像是坐在了一位女士的头上。他仔细瞧了瞧，发现那只是个等身玩偶，用橡皮筋绑在头发上。那之后还不到一周，带有毛毛宝宝的帽子就卖到了大街小巷，商店橱窗里摆满了等身大小的毛毛玩具。

毛毛们失踪两周后的一个傍晚，范恩执法官载着杰克回酒店。他们在车里坐了一会儿，然后范恩开口说：

“我觉得这事就这样了。现在连脑子有病的和哗众取宠的都不来报案了。”

杰克点了点头。“刚才跟咱们谈话的那个女的已经神志不清到一定境界了。”

“可不，十年来，只要一有悬案她就去自首。咱们居然肯浪费时间听她胡说八道，真是够走投无路的。”

“迈克斯，根本没人见过他们。你觉得他们已经……不在了，是不是？”

胖子警官面露难色。“杰克，这么说吧，这不是有没有人见过他们的问题，现在是根本连他们的影儿都没见着。陆地虾遍地跑，可是谁也没

找到过一个被打碎的壳。六只活泼好动、好奇心旺盛的毛毛一定会搞出些动静来，大闹菜市场啊，打翻水果摊啊，到处捣乱。可是至今什么也没发生。公司警卫已经不再找他们了。”

“反正我不会放弃的，他们肯定待在什么地方，早晚能找到的。”他和范恩握了手，然后下了车，“迈克斯，你真是帮了大忙，我向你表达由衷的谢意。”

他目送着车子飞走，然后转过头眺望这座城市。目之所及是大片苍翠的树冠，其间点缀着购物中心、商业中心和娱乐中心或平或圆的屋顶，以及直插云霄的高楼大厦。作为一座建立在新星球的反重力城市，它没有街道，更谈不上地面交通。毛毛可能就在那些树木的掩藏之下，也可能已经葬身于人们设置的陷阱。他在心里细数着每个他们可能遭遇的险情。看上去不声不响的机器会一触即发，管道里会有水毫无征兆地喷涌而出，或是突然充满灼人的蒸汽、剧毒的瓦斯。可怜的小毛毛们以为城市像森林一样安全又温暖，可事实比任何猛兽都要可怕。

杰克回到套间时，发现古斯·布兰哈德不在，本·雷斯福德正看着阅读屏上的心理学文章，而格德在搬进房间的桌旁工作。宝宝坐在地上玩着给他买的新玩具。他一看见杰克爸比，就扔下玩具跑过去求抱抱。

“乔治打来过，”格德说，“驻地刚来了一家子毛毛。”

“哦，真不错，”他努力让自己显得亢奋些，“有几只？”

“五只，三只公的，两只母的。他们给了名叫克里平医生[注]、迪林杰[注]、奈德·凯利[注]、莉琪·波登[注]和野姑娘杰恩[注]。”

这帮警察凭什么给毛毛取那么难听的名字？

“要不你联系一下驻地，跟他们打个招呼？”本问道。

“宝宝可喜欢他们了，他觉得跟他们说话很好玩。”

杰克强迫着自己提起劲来，他在键盘上敲了一串数字。那些毛毛是很好，可是再好也不如自己的亲。

“如果到开庭时你家毛毛还没找到，你就让古斯传唤我们这几只，”朗特对他说，“上了法庭你不能拿不出毛毛。两周之后，我们这群

小家伙一定能学会各种各样的本事。你应该现在来看看他们，他们可是从昨天下午才来到我们的这里的。”

杰克回答说他希望到时候能找到他的毛毛们，他发现自己在说这话时也没有多少底气。

古斯回来的时候，他们正在喝酒。听到朗特的提议他很高兴，看来认为毛毛们无法活着见到杰克爸比的人又多了一个。

“我在这儿什么也办不成，”雷斯福德说道，“我要回贝塔洲，开庭再回来。没准我能打探到一些有关朗特那些毛毛的消息。我真是躲不开这些鬼玩意儿了！”他指了指屏幕，“我手头只有张单词表，不过有一半我都看不懂，”他啪地关掉了屏幕，“我开始觉得希门尼斯可能是错的，而鲁思·奥塞里斯的话也不对。生物可以‘有点智慧’。”

“智慧生物也可能不知道自己是智慧生物，”古斯说，“就好像以前法国话剧里的角色根本意识不到自己说话有多拿腔拿调。”

“什么意思，古斯？”格德问。

“我也说不清。这是我今天突然想到的，胡思乱想有时也能有所收获。”

*****

“我觉得一种生物智慧与否关键看意识，”恩尼斯·马林说，“众所周知，我们的心理活动只有十分之一、不到八分之一发生在意识以外。咱们不妨设想象一下所有心理活动都是有意识而为的物种。”

“但愿这个物种并不存在。”身在城市另一端的办公室里的维克托·格雷戈通过通讯屏说道，“不然或许他们会觉得咱们不是智慧生物。”

“估计按照它们的定义，咱们确实算不上智慧生物，”莱斯利·库姆斯和格雷戈出现在同一块屏幕里，“他们也会定一套类似‘会说话会生火’的标准，可天知道里面会有些啥我们想都想不到的东西。”

闻言，鲁思心想，没准他们会认为我们是十分之一的智慧生物或八分之一的智慧生物。哦不，那样的话，我们岂不是得把黑猩猩划分为百分之一的智慧生物？那扁虫就是十亿分之一的智慧生物了。

“请等一下，”她说，“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您是说非智慧生物并非不会思考，而是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思考？”

“你说的没错，鲁思。非智慧生物在遇到全新的情况时也会思考，只是这一切都是无意识的反应。当然，对于熟悉的情况，只需要单纯的惯性和记忆反应就足以应付。”

“知道么，我刚想起一件事来，”格雷戈说，“我想咱们可以给一直困扰我们的那个非智慧生物举行葬礼的问题一个合理的解释了。”他在所有人都期待的目光中点了根烟继续道，“毛毛们掩埋自己的粪便，是为了去除臭味，避免不好的感官刺激。尸体会很快腐烂，散发异味，所以他们下意识地将尸体与粪便等同了起来，觉得尸体也需要掩埋。每一只毛毛都带着武器。因此毛毛只是在潜意识中将武器视作身体的一部分，所以武器也要一起掩埋。”

马林装腔作势地皱了皱眉。虽然这个想法很吸引他，但他显然不能草率地听信一个门外汉的话，哪怕对方是自己的上司。

“好吧，格雷戈先生，到目前为止您的理论还没什么漏洞，”他承认道，“因为一个似是而非的共同点将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东西联系起来，这确实是非智慧生物行为的一个公认的特点，”然后他又皱起了眉头，“这可以作为一种解释。我会考虑的。”

——大概要不了一天，马林就会把这个主意据为己有，当然，他也会非常勉强地承认，维克托·格雷戈给了他一点点建议。到最后，谁也不会记得这个细节，整个想法会变成“马林理论”。只要事情顺利收尾，想必格雷戈也不会有什么意见。

“成，一旦你从中找到什么有用的东西，就第一时间转告库姆斯先生，好用到法庭上去。”他说。

---

1. 哈维·克里平（英文：Hawley Crippen），1910年因涉嫌毒死并肢解他的妻子而被处以绞刑。
2. 约翰·赫伯特·迪林杰（英文：John Herbert Dillinger），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中，活跃于美国中西部的银行抢匪和美国黑帮的一员。
3. 爱德华·奈德·凯利(英文：Edward "Ned" Kelly)，十九世纪澳大利亚最著名的丛林大盗(英语：Bushranger)[1],凯利帮的首领及杀人犯。
4. 莉琪·波登（英文：Lizzie Borden），于1892在美国加州将其生父和继母乱斧砍

死。父亲与继母实际总共被砍二十九下，在著名的鹅妈妈童谣《莉琪波登拿起斧头》中被渲染为父亲被砍四十下，继母被砍四十一下。

5. 野姑娘杰恩（英文：Calamity Jane），美国十九世纪以惩奸除恶而闻名的女牛仔。

第十二章

本·雷斯福德回到贝塔洲大陆，而格德·范雷比克留在了马洛里港。十五号驻地的警卫给他们的毛毛作了钢制斧头挖掘器，令人欣慰的是，从此陆地虾之患大大减轻了。他们还制作了一套缩小版的木工工具，以便毛毛们用一些废旧箱子自己动手造一个窝。本·雷斯福德的帐篷也迎来了一对毛毛，他收养了他们，并取名为花花和兽兽。

现在人人都有了自己的毛毛，而杰克爸比却只剩下毛毛宝宝。此刻他正躺在客厅的地板上，教宝宝打绳结。当了特许检察官，古斯·布兰哈德常常整天呆在中央法院大楼装饰一新的办公室里，不过现在他正懒洋洋地瘫在扶手椅里，穿着红蓝相间的睡衣，抽着雪茄，喝着咖啡，同时研究着两块阅读屏上的文章，还时不时用速记话筒添些备注。他现在一天只喝两三杯威士忌。格德坐在桌边，在便签纸上胡乱涂写着，试图从数理逻辑的角度分析问题。突然，他把纸团成一团扔了出去，口中咒骂起来。布兰哈德从阅读器上抬起眼。

“格德，有问题吗？”

格德又骂了一句。“我怎么知道毛毛会不会归纳总结？”他质问道，“我怎么知道他们有没有抽象思维！我要怎样才能证明他们有没有思想？天杀的，我甚至不知道怎么才能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方法证明我自己在有意识地思考！”

“在琢磨我提到的那个主意呢？”布兰哈德问。

“是啊，我觉得那主意还不错，但是……”

“不如我们回过头来从毛毛行为的具体实例入手，把它们当作智慧生物的证据试试？”布兰哈德问，“比如举行葬礼什么的。”

“他们可能会坚持让咱们来定义智慧生物。”

通讯屏发出蜂鸣声。毛毛宝宝随意地抬头看了看，又继续钻研如何解开自己绑的8字结去了。杰克撑起身，打开了屏幕。来电的是迈克斯·

范恩，这位殖民区执法官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激动。

“杰克，你看屏幕上刚刚播报的新闻了吗？”

“没呢，出什么事了吗？”

“是的！天呐，警察们正在全城搜捕毛毛，他们接到命令，一看到毛毛当场击毙。尼克·埃默特刚刚在电视上说每只毛毛悬赏五百索尔币，无论死活。”

杰克花了好一会儿消化这个消息，随后感到一阵恐惧。古斯和格德也都起身来到他身后，看着屏幕。

“他们接到东部非法聚居点一个流浪汉的报案，说毛毛打了他十岁的女儿，”范恩说，“现在这父女俩都在公安局总部，他们已经把报道权卖给了《查星资讯》和《全星新闻》。当然，这两家媒体都是驻查公司的走狗，他们会想方设法大写特写的。”

“那俩人通过测谎了吗？”布兰哈德问道。

“没有，而且城警还把他们藏起来了。那个小姑娘说她当时正在外面玩，毛毛们突然袭击了她，还用棍子打她。她身上有多处瘀伤，腕关节骨折，而且吓坏了。”

“我不信！毛毛们才不会攻击孩子。”

“我想去跟那小姑娘和她爸爸聊聊，”布兰哈德说，“然后要求他们在测谎仪的验证下发表证言。迈克斯，我敢打包票这是诬陷。时机算得也太好了，只剩下一周就要开庭了。”

也许毛毛只是想跟她一起玩，她却被吓到了，还伤了其中一只。对毛毛来说，一个十岁人类孩子的个头简直大得可怕，一旦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就会猛烈地反击。

毛毛们还活着，而且就在这座城市里。这是个好消息，但坏消息是他们现在的处境比之前还要危险。范恩又问布兰哈德穿戴整齐需要多久。

“五分钟？好的，我过去接你，”他说，“回见。”

杰克冲进他和布兰哈德的卧室，踢掉软底鞋，接着开始穿靴子。布兰哈德边问他要去干什么，边把西装裤套在睡裤外面。

“跟你一起去。我得在他们被那些狗娘养的打死之前找到他们。”

“你得留下，”古斯用命令的口气说，“你得守着通讯屏，让显示器一直开着，盯着点儿新闻。不过不用脱靴子了，一旦发现他们，我就打给你，到时你立刻出门来找我。我一得到确切消息就会联系你。”

格德打开屏幕，调到公开隶属于驻查公司，并由公司运作的全星频道。这个电视台。屏幕上，新闻评论员正慷慨激昂地声讨对无辜幼童的暴行，但他很难集中谴责某个主体。毕竟，是谁让毛毛们跑掉在先呢？水平再高的语义学家都很难把一种叫毛毛的生物描述得令人毛骨悚然。不管怎么说，至少他提供了很多或真或假的细节。

那孩子名叫洛丽塔·卢金，晚上九点左右在家门外玩耍时，突然遭到六只身携棍棒的毛毛袭击。它们无缘无故地将她拽到，重重地揍了她。她的尖叫声引来了她的父亲，他把它们赶走了。警察把女孩儿和她的父亲奥斯卡·卢金带到总部，听他们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城警、公司警卫、警卫队以及成群结队的武装市民已在城市东部展开搜寻，驻地将军埃默特当即发话，每只悬赏五百索尔币……

“那小孩儿在说瞎话，只要让她上测谎仪就能证明这一点，”他说，“不是埃默特，就是格雷戈，要不就是他俩一块儿，贿赂那两个人，让他们编了个故事。”

“哦，肯定的了，”格德说，“我记得那地方叫废镇。鲁思为那边的青年法庭做过不少事。”他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苦痛，然后又继续说道，“在那里，你只要花上一百索尔币，就能指使任何人做任何事情，更不用说事先警方那边都安排好了。”

他不时换到世际资讯台，那边正在报道从从飞车上猎杀毛毛的情况。泛光灯居高临下地扫过废镇那些简陋的棚屋和破旧的飞车，一列列人马对着灌木丛又戳又打。有辆车飞过转播车下方，车上的人正拿机关枪瞄着地面。

“哇哦！真庆幸我去没去瞎掺合！”格德大呼，“一旦有人觉得自己看到了毛毛，十秒之内这帮人就会相互杀个你死我活。”

“我真巴不得那样呢！”

世际资讯是站在毛毛这边的，车上的解说员在描述整件事时毫不加掩饰自己的嘲讽之意。在呈现架着长枪短炮的狩猎者的画面之中，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插入了一组在帐篷里拍摄的镜头，画面中的毛毛们正扬着期待的小脸等着吃早餐。“看呐，”画外音响起，“这就是那些保护我们的勇敢者们即将面对的猛兽。”

过了一会儿，一把来福枪口闪出了火花，砰的一声巨响随之传来，紧接着就是一阵枪林弹雨。杰克听着，心提到了嗓子眼。转播车向那个方向飞去，等飞到事发地点，枪声已经停了，人们向着地上一团白色的东西围过去。他强迫着自己盯着屏幕，随后大松了一口气。被打死的是一只查拉羊，一种长着三个角的有蹄类家畜。

“啊哦！有些流浪者以后喝不到奶啦。”解说员笑了起来，“这不是今晚第一个牺牲品。因为此事，司法部长、前首席检察官奥布赖恩将要面对不少控告管理部门的诉状了。”

“还有杰克·霍洛维也有笔大帐要好好找他算呢！”

通讯屏响了起来，格德啪地打开它。

“我刚和彭达维斯法官谈过，”古斯·布兰哈德汇报道，“他正在发布指令，除非将毛毛毫发无损地交给范恩执法官，否则埃默特不能向任何人支付赏金。而且他还要发布指令，在毛毛的状况得到确认以前，任何杀害毛毛的行为都将被控谋杀。”

“古斯，这太棒了！对了，你见到那个女孩儿和她爸爸了吗？”

布兰哈德怒吼一声：“那女孩儿住在公司医院的单间，医生不准任何人见她。我觉得埃默特把她爸爸藏在官邸了。而且我既没找到带他们到警局的那两个警察，也没找到登记案件的接待警员，甚至连当时当班的警督都找不到。他们都被藏匿起来了。迈克斯派了几个人去废镇，调查谁最先报的警。没准能查出点什么。”

没过几分钟，电视里就宣布了首席大法官的新举措，狩猎毛毛的人们没过多久就得到了消息，行动逐渐溃散了。城警和公司警卫立即退出了。多数想通过抓到毛毛狠捞一笔的市民又继续了二十分钟，为了管控

这群人，警卫队也留下了。悬赏取消以后，空中的探照灯也关闭了，整件事迎来了尾声。

此后不久，古斯·布兰哈德回来了，他刚一进门就开始脱衣服。脱完外套，摘下领巾之后，他倒在一把椅子里，往水杯里斟满威士忌，一口气喝下半杯，然后开始扒掉靴子。

“我也好想来一杯，”格德嘟囔道，“古斯，怎么了？”

布兰哈德咒骂了起来。“这就是个骗局，臭气熏天的骗局，简直臭到了南天门。”他拿起范恩来电时他随手放下的雪茄烟头，随手点上，“我们找到了那个报警的女人。是个邻居，她看到卢金醉醺醺地回了家，不一会儿就听到了女孩儿的尖叫。她说每次他喝醉了都会打她，几乎天天如此，她已经下决心再有机会一定阻止他。她说自己根本没在附近看见任何形似毛毛的东西。”

晚上这一折腾，又孕育出一批目击毛毛的报案，于是杰克前往执法官办公室和那些报案的人面谈。起初的十几个报案者和之前的情况大同小异，直到他发现一个年轻人的叙述有些价值。

“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他们，就像我现在看着你这样，距离还不到五十英尺。”他说，“我有一辆碳动力车，正好停在他们上方，天呐，霍洛维先生，我根本无法冲他们开枪，他们就像小人儿一样，显得那么恐惧和无助。所以我悬在他们头顶，开了一枪，想在别人发现之前把他们吓走。”

“孩子，你的义举让我真想跟你握握手。你明知道这样会让自己就白白扔掉了一大笔钱，可你还是做了。你当时看到几只？”

“嗯……只有四只。我听说一共有六只，但是另外两只可能躲在灌木丛里了，我没看到。”

他在地图上指出了事发地点。还有另外三个人确实目击到毛毛，虽然没有一个人能确定到底有多少只，但是他们都记得地点和时间。把他们上报的地点在地图上标出，可以明显看出毛毛在往北走，从西边穿过市郊。

午饭时间，布兰哈德出现在酒店，尽管他还在骂骂咧咧，但口气里

多了几分愉悦。

“他们又把哈姆·奥布赖恩从坟里挖出来，叫他专门负责给咱们找茬儿，”他说，“搞出来一堆民事诉讼啊安全隐患投诉啊之类的鬼东西，就是为了在莱斯利·库姆斯准备上庭这段时间让我跟他们纠缠不清分身乏术。他们甚至想撺掇酒店经理把毛毛宝宝给驱逐出去，直到我威胁说要告他种族歧视，他才只好罢手。我刚代表毛毛向公司提起诉讼，索赔七百万索尔币，回来给他们每只一百万，再留一百万给律师。”

“今天晚上我会跟着迈克斯的几个副手乘车出去。”杰克说，“我们打算带上宝宝，并且在车上安上个扩音器。”他打开市区地图，“看来他们是沿着这个方向走的，现在应该到这里了。我们让宝宝拿扩音器说话，应该能吸引他们的注意。”

行动一直持续到黄昏，但他们一无所获。宝宝玩扩音器倒是玩得很开心，他对着扩音器吱吱叫，发出一阵刺耳的声音，搞得车上的三个人一见他开口就往后缩。这声音还很招狗，随着车子飞来飞去，地上的犬吠声此起彼伏。

第二天又出现了零星的报道，多数是些小偷小摸。摊在屋后草坪上的一张毯子不见了。门廊上的沙发丢了几个靠垫。一个激动过度的母亲报案说她六岁的儿子和毛毛玩了起来，她一跑去救他，那些毛毛就蹦跶走了，她的孩子却哭了起来。杰克和格德立刻赶到了现场。小孩子的描述有些前言不搭后语，而且还有不少想象的成分，只有一件事是确凿无疑的——毛毛们对他很友好，没有伤他分毫。他们马上播送了这条新闻。

他们回酒店的时候，古斯·布兰哈德正好在，脸上还洋溢着喜悦。

“首席法官刚才又特许我担任另一个案子的控方律师，”他说，“我要去彻查那天晚上那件事是不是诬陷，并对任何行为可疑的人提起诉讼。我有权召开听证会、传唤证人，还可以借助测谎仪审讯他们。迈克斯·范恩接到命令，全力配合我。明天我们就开始行动，先从警察局长迪蒙下手，然后一步步向下排查。可能也会查上面的人，一直查到尼克·埃默特和维克托·格雷戈身上。”他低声笑了一阵，“没准能让莱斯利·库姆斯有的忙活。”

*****

格德驾车下降，停在了长方形的发掘现场旁。这坑足有五十英尺见方，二十英尺深，掘土机还在里面还在继续挖掘，旁边有几辆平底泥驳。五六个身着工装，脚蹬短靴的人走出来，向他们问好。

“早上好，霍洛维先生，”其中一个开口道，“就在山脊下面。我们什么都没碰。”

“可以在再跟我们说说你们看到的东西吗？你们打来时，我的搭档刚巧不在。”

工头转身面向格德：“差不多一小时前，我们实施了几次爆破。有几个人翻下山脊，看到毛毛从岩架下方跑了出来，就是那边，洼地上面。”他指了指，“他们叫我下去看看，我发现毛毛在那里搭了窝。这边的岩石很硬，所以我们用的炸药量很大。大地的冲击波把他们吓跑了。”

他们沿着小路向山脊走去，先是穿过了一片点缀着鲜花的草丛，然后从一处突出的灰色石灰岩小峭壁上下去。那峭壁有二十英尺高，一百英尺长。在悬于半空的岩架下方，他们发现了两个靠垫，一条红灰相间的毯子，还有些零零碎碎的旧布头，似乎是当作抹布用的。还有一只断掉的汤勺，一支錾子，以及一些金属部件。

“没错，就是他们。我和那些丢失毯子和靠垫的人谈过。他们昨晚一定是等你们的人干完活儿，在这儿安营扎寨了，爆炸产生的气浪把他们吓跑了。您说您看到他们往那边跑了？”他指着那条从山上下来向北流去的小溪问道。

溪流很深，水流湍急，毛毛不大可能涉水而过，应该是顺着水回到山麓的丘陵地带。他记下了所有人的名字并感谢了他们。要是凭着他们提供的信息找到了毛毛，那想要算清给他们每个人多少酬金，还需要请个数学天才。

“格德，你要是毛毛，你会往哪儿走？”他问。

格德望着那条顺着树木苍郁的山坡奔流而下的小溪。

“再远点还有些房屋，”他说，“我会再往上走。然后我会爬到某个溪谷的上面，爬到石头上，那样野兽就够不到我。当然了，离城市这么近也不会有什么野兽，但他们不知道这个。”

“咱们还需要几辆车。我来打给弗格森上校，看他有什么办法。迈克斯正忙着和古斯一起搞调查，脱不开身。”

*****

马洛里港警察局局长派特·迪蒙也许曾经是个好警察，但自打古斯·布兰哈德认识他以来，他就是这副外强中干的德性，大腹便便，满脸横肉，总想装作很有威严的样子，却只让人觉得他更加面目可憎。此刻他坐着的那把椅子有点像老式的电椅，又像美容院里让人舒服得不想起来的按摩椅。他头上罩着一个发亮的锥形头盔，上面夹着很多电极，每一个都对应着大脑的不同部分。他身后墙上挂着的圆形显示器本应呈现平和的绿松石蓝，可现在却在深蓝、蓝紫和淡紫之间不停变幻着。这明显表示了他此时心情既紧张又愧疚，还夹杂着因被带来测谎而造成的恼羞成怒。屏幕上时不时突然闪过一丝鲜红，那表明了他在偷着耍小聪明，没说实话。

“你自己很清楚毛毛没伤着那个小女孩儿。”布兰哈德对他说。

“我可不知道有这回事，”这位局长反驳道，“我只知道别人汇报给我的东西。”

此番话起初引得屏幕上的一抹鲜红，然后渐渐变成紫色。显然派特·迪蒙正在采取证据即事实的策略。

“这件事是谁告诉你的？”

“卢瑟·伍勒。他是当时当班的警督。”

测谎仪显示这句话说得倒是没掺半点假。

“可你知道实际情况是卢金打了他女儿，而伍勒让他俩统一口径说是毛毛干的。”迈克斯·范恩说。

“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迪蒙差点喊出来。显示器立刻呈现出红色。“我只知道他们跟我说的那些，没有人发出异议。”显示器先红后蓝，表明他在狡辩。“据我所知，此事是毛毛所为。”

“听着，派特，”范恩极有耐心地说，“你也用过不少次测谎仪了，你应该很清楚一说瞎话就会被发现。你也很清楚伍勒是在拿你当替罪羊。

现在，我再问你一遍：你清清楚楚地知道，毛毛根本没碰过那个女孩儿，在伍勒在警察总部跟卢金和他女儿谈话之前，根本没人提到过毛毛，对不对？”

显示器变成了深蓝色，然后又一点点地变浅。

“好吧，是这么回事。”迪蒙承认了。他避开了他们的视线，语气非常愤怒，“我也是这么以为的，我问伍勒怎么回事。他显得满不在乎，还让我别在意。”屏幕上一时间弥漫着怒火。“那个混账东西当自己是警察局长呢。好像只要我说一句话，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派特，你总算想明白了，”范恩说，“那咱们再从头来过一遍事实……”

*****

杰克找酒店租了辆车，此刻一名警卫队下士正坐在驾驶席上。格德跟着两辆警卫队派来的车走，其中一辆车在另两辆之间往返穿梭，三辆之间靠无线电通讯。

“霍洛维先生，”格德车上负责驾驶的卫兵传来了讯息，“您的搭档在地面呢，他刚跟我拿便携机通过话。他发现了一只被弄破的虾壳。”

“别挂，说下去，告诉我怎么走。”杰克车上驾车的下士边说边让飞车升空。

不一会儿，他们就看到了另一辆车，它正在溪流左岸边狭长的溪谷上空盘旋。第三辆车也从北边飞过来了。他们降落时，格德还蹲在地上，在他们跳出车子时，他抬起了头。

“杰克，这个没跑儿，”他说，“典型的毛毛的杰作。”

千真万确。不知他们用的什么工具，不很锋利就是了，因为陆地虾的头部是打碎的，而不是整齐地斩断。不过，他们倒是像往常一样从底部破坏了外壳，然后掰下四块颚骨当签子。他们一定是就地分享，把虾肉吃得干干净净。这应该只是不久前的事。

他们让三辆车子飞上天在附近盘旋，自己则徒步走进溪谷，边走边喊着：“小毛毛！小毛毛！”他们在溪水润湿的地面上发现了一个接一个

的小脚印。格德拿着挂在胸前的便携无线电兴奋地讲话。

“派一个人往前走四分之一英里，再兜回来。他们就在这附近。”

“我看见他们了！我看见他们了！”有人在无线电里激动地大喊，“他们正沿着你们右边的斜坡往上爬！就在石头中间！”

“盯着点儿他们，来个人接我们。咱们飞到他们前面，拦住他们。”

租来的那辆车马上降了下来，下士打开了车门。他连反重力引擎都没关，他们一上车关好车门，车子就又起飞了。车子转弯的一刻，山地显得异常崎岖，紧接着杰克就看到了毛毛们，正在陡峭的山坡往上爬。只有四只，相互搀扶着前行。他猜想着这四只分别是谁，另外两只出了什么事，爬得有些吃力的毛毛是不是受了重伤。

车子在坡顶的岩石上以一个别扭的角度降落了。杰克、格德和驾驶员一拥而出，手脚并用地滑下斜坡。杰克发现有只毛毛他伸手可及，立刻把他抓住。有两只从他身边跑过，冲上陡坡。他抓住的那只不知手里拿着什么，冲着他的脸狠狠一击，他连拿手臂挡一下的机会都没有。他抓紧毛毛不放，还夺走了他的武器，这才发现那是个四分之一磅的圆头锤。他把锤子放进口袋，然后用双手举起了犹自挣扎不已的毛毛。

“你竟然打了杰克爸比！”他责备道，“你不认得杰克爸比了吗？可怜的小东西，你一定是给吓坏了。”

他怀里的毛毛愤怒地吱吱叫。他仔细一看，这只毛毛他根本没见过——既不是小毛毛，也不是爱哗众取宠的砍砍，也不是爱调皮捣蛋的迈克。这是一只陌生的毛毛。

“好吧，怪不得呢，你当然不认识杰克爸比了。你根本不是杰克爸比的毛毛。”

警卫队下士坐在坡顶的一块石头上，一手抓着一只毛毛。他们一看自己的同伴也被抓了，就放弃了挣扎，转而楚楚可怜地哀叫起来。

“您的搭档在下面，追另一只呢，”下士说，“这两只最好也您来拿，你认识他们，可我不认识啊。”

“你就继续抓着吧，他们跟我不比跟你更熟。”

杰克用一只手从大衣里掏出一点雅诗三号，拿到毛毛面前。毛毛发出一声惊喜的尖叫，一把夺过，大口吃了起来——他以前肯定吃过。杰克也给了下士一点，那一公一母两只毛毛显然也见过雅诗三号。这时，格德从下面喊道：

“我也抓到了一只，是母的。我不知道是米兹还是灰灰。我的天呐，你们看看她抱着什么。”

格德爬上斜坡，一只手抱着还在挣扎的第四只毛毛，另一只手里抱着一只黑毛白脸的小猫，小家伙从他的臂弯里探出头来。杰克大失所望，他看着他，只是稍微有一点点好奇。

“格德，这不是咱们的毛毛。我以前从没见过他们。”

“杰克，你确定吗？”

“我当然确定！”他大为光火，“你是觉得我认不出自己的毛毛，还是他们认不出我？”

“这小猫是哪儿来的？”下士很是好奇。

“鬼知道。准是他们从哪儿顺来的。她还把它当孩子似的抱在怀里。”

“他们总归是什么人家的毛毛。他们吃过雅诗三号。咱们带他们回酒店吧。不管是谁家的，我敢打赌他肯定跟我一样想念自己的毛毛。”

他再也见不到自己的毛毛了。直到和格德坐进车里，杰克才终于肯承认这一点。自打他的毛毛们从科研中心里破笼而出的那一刻起，就没有人见过他们的踪影。之前的那天晚上出现在城郊，被市警污蔑袭击那个姓卢金的女孩的就是这四只，那个年轻人不忍心向其开火的也是这四只，他们留下了明显的可供追踪的线索。可为什么，自打三周前消失的时候起，他自己的那几只毛毛就从没被人发现过呢？

——答案只能是他的毛毛已经不存在了。他们根本没有活着逃出科研中心。某个没被迈克斯·范恩在测谎仪下审讯的人杀了他们。没必要再自欺欺人了。

“咱们先去他们搭的那个窝，把毯子和靠垫拿上。我会寄钱给东西的

失主。”他说，“毛毛们需要这些东西。”

第十三章

马洛里苑酒店管理方对毛毛们的态度大为改观，可能是格斯·布兰哈德要控告他们种族歧视的威胁奏了效，毛毛们在他们眼里终于从一种动物升级成为一个高等种族。也可能是勒金一家的胡扯八道被拆穿了，这让酒店经理十分惭愧，而公众对毛毛们的同情也让他不能等闲视之。又或者，他只是发现，特许经营的查拉图斯特拉公司并不像他之前以为的那样能一手遮天。谁知道呢，总之他为乔治·伦特和本·雷恩斯福德带来协助审判的毛毛们腾出了一个通常用于举办宴会的大房间，新来的毛毛和他们黑白相间的小猫也被安置在那里。酒店方在房间里放了各种各样的玩具，还有一个大显示屏，四只新来的毛毛立刻冲过去打开了它。屏幕上市立航空港中登陆艇着陆和升空的画面让他们爆发出耶克ing的欢呼声。显然他们觉得这有趣极了，只有小猫显得百无聊赖。

杰克把毛毛宝宝带来介绍给新毛毛们的时候，起初还有些顾虑。但毛毛们相处得很好，宝宝也觉得小猫是自己见过的最有趣的东西。到了吃饭时间，杰克把自己带来的晚餐与他们一同分享。后来，格斯和格德也下来加入了他们。

“我们可找到勒金家那孩子跟她父亲了，”格斯说，然后他捏着嗓子学着小女孩的声音说道：‘不，是爸爸打了我，然后警察教我说是毛毛们干的。’”

“她这么说的？”

“可不！当着六个人的面在测谎仪下面说的，那测谎屏幕蓝得跟蓝宝石似的，而且还有录音。《世际资讯》今晚就会播出。她父亲也全招了，还指认了沃莱尔和接待警员。但这两人仍然在逃，在抓到他们之前，我们暂时还没法对埃默特或格雷戈有进一步的行动。现在倒是拘捕了两名车警，但除了沃莱尔他们对其他人都一无所知。”

听起来进展不错，但布兰哈德觉得还是差强人意。尼克·埃默特正大举追捕毛毛呢，这四只陌生的毛毛不知道从哪儿冒了出来——之前，他们肯定是被什么人藏在了什么地方，所以才学会了吃雅诗三号和看显示

屏——他们出现的时机也太凑巧了，绝对不可能是偶然。布兰哈德感觉自己闻到了陷阱的味道。

不过还是有好消息的。彭达维斯法官判定，鉴于本案牵涉到广泛的公共利益，同时也考虑到查拉图斯特拉公司的影响力，几乎不可能组织起一个公正的陪审团，于是他提出由包括自己在内的三名法官组成一个小组来审理此案。莱斯利·库姆斯不得不表示同意。

布兰哈德把这事儿告诉了杰克。杰克很专注地听完，然后说："格斯，你还记得那晚在营地，小毛毛想要吸我的烟斗来着？你知道，只要他想，我又有什么不乐意的？"

他的样子，好像就算这案子是由三只查拉羊来审理他也不在乎。

星期六快到中午的时候，本·雷恩斯福德、他的两只毛毛、乔治·伦特、哈迈德·卡德拉和警方的其他证人及其家属到场了。雷恩斯福德的毛毛也被安置在那个腾空的宴会厅里，并很快跟已经在那里的四只毛毛和宝宝打成一片。每个毛毛在就寝时都有自己的一块领地，但他们会一起吃东西、摆弄玩具，或者挤成一团看显示屏。一开始，当小猫赢得了所有毛毛的关注时，蕨溪家族的毛毛们还表现出嫉妒的样子，待到确认没人试图偷走自家小猫方才作罢。

11只毛毛、毛毛宝宝还有一只黑白相间的小猫，这本该多么令人高兴啊，可杰克总觉得自己仿佛看见了自家的毛毛——六只小小的幽灵，只能安静地看着这些活着的毛毛玩耍嬉戏，却没法加入其中。

*****

看到屏幕上显示的人影，马克斯·费恩目光一亮。"嗨，弗格森上校，很高兴见到你。"

"警察局长，"弗格森满面笑容，"马上你就会更高兴啦。我在八处的几个兄弟抓住了沃莱尔和接待警员富恩特斯。"

"哈！"费恩只觉有股暖意从身体内部漾起，就好像刚刚灌下了一大口博德蜂蜜酒，"你们怎么办到的？"

"你知道尼克·埃默特在那边有一个狩猎小屋吧！八处一直盯着那儿呢。今天下午，奥布费米上尉的一辆车从那儿经过，探测到了辐射和红

外线信号，而且显示信号源就在里面。所以他们就去上门调查了，你猜怎么着？沃莱尔和富恩特斯在那儿住得那叫一个自在。不过他们马上就被捕啦，有测谎仪在，他们可不全都老实招供了？果然是埃默特那个老奸巨猾的家伙给了他们钥匙，让他们一直躲在那里，等到审判结束再出来。

“不过，照他们的说法，这起陷害不是埃默特策划的，而是沃莱尔瞬间想出的一个计谋。但埃默特知道内幕，并在这件事情上配合他们。明天一早，那两人就会被带到这里。”

“哦，太棒了，上校！新闻界听到风声了么？”

“还没。我们希望能在消息传出去之前，在马洛里斯波特这儿对他们进行审问，录口供。否则，恐怕有人会设法让他们永远闭嘴的。”

费恩说自己也是这么想的，弗格森点了点头。他犹豫了一会儿，又说：“马克斯，你觉得马洛里斯波特这边的情况怎样？该死，我感觉很糟。”

“你指什么？”

“你不觉得这城里生面孔多了点么？”伊恩·弗格森说，“何况这些陌生人全像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年轻男子，身材魁梧，二十到三十岁，三五成群地到处转悠。前天我就注意到，从那之后每次四下观察的时候，总会发现更多这样的人。”

“好了，伊恩，这里总归是年轻人的地盘嘛，而且我们已经预见到将会有一大群人来城里旁听审判了……”

这其实不是他的真心话。他只是想让伊恩·弗格森先说出点道道儿来。弗格森摇了摇头。

“不，马克斯。这群人不是来旁听审判的。我们都知道审判日看热闹的人是什么样的——你记得审判高恩兄弟那会儿的情形吧？现在呢？没有酒吧狂欢，没有激动过度，更没有什么大型的双骰儿赌博。这群人只是默默地四下走动，好像是等着什么人发话一样。”

“这是渗透。”该死，最后还是他自己先说出来了！“维克托·格雷戈一直担心这个。

“我知道，马克斯。维克托·格雷戈就像一只公角马，只要你不吓着他，他就没什么危险性，小心点就行了。至于混进来的那伙人，你我手下的人加起来恐怕也会被他们两三下给收拾了。”

“你想要按应急按钮么？”

警察局长皱起了眉头。“我不想。如果我在毫无必要的时候就启动应急状态，地球上的人不会给我什么好评价的。当然，如果当断不断，结果会更糟。看看情况再说吧。”

*****

格德·范里贝克将办公桌上的文件整理成一堆，然后点了支香烟，开始给自己调苏打威士忌。

“毛毛是智慧生物，”他肯定地断言道。“他们拥有逻辑推理能力，既会演绎又会归纳。他们能从实验中学习，分析并找到其中的关联；会制定一般性原理，并将其应用于具体的实例；会提前计划自己的行动；会设计、创造工具，并用这种工具制造出其他工具；还会使用符号，从具体的物品中抽象出概念符号，并以符号形式来传达思想。

“毛毛具有审美观和创造力，”他继续说道，“他们无所事事时会觉得无聊，解决问题时很享受那过程中的乐趣。他们还会使用隆重的仪式埋葬同类中的死者，并在其身边随葬器物。”

他吹了个烟圈，然后小啜了一口酒。“所有这些事情他们都会做，他们还会做木匠活儿，会吹警笛，会制造工具来捕食陆地虾，也会拼装分子模型小球。他们很明显是智慧生物。但是，千万别让我来定义智慧，因为即便上帝把智慧打入十八层地狱，我也定义不出来！”

“那你以为你刚才说的那些是什么？”杰克说。

“不，那些都不算。我需要一个严格规范的定义。”

“别担心，格德，”格斯·布兰哈德说道，“莱斯利·库姆斯肯定会在法庭上提出一个闪闪发光的新定义，到时候我们用现成的就行。”

第十四章

弗雷德里克和克劳德特·彭达维斯夫妇穿过屋顶花园，向着栈桥走去。克劳德特像往常一样在途中停了一下，折下一枝花，将它别在丈夫的衣服翻领上。

“毛毛们会出庭么？”她问。

“哦，会的，不过我不清楚今天上午来不来，上午主要是例行公事吧。”他做了个半哭半笑的鬼脸，“说实话，我真不知道该把他们当作‘证人’还是‘证物’——上帝保佑，别让我来裁决这个，至少在刚开始的时候不要，因为不管把毛毛们列为证人或是证物，库姆斯或布兰哈德都会指责我心存偏见的。”

“我真想见见他们。虽然之前在屏幕上也见过，可我还是想亲眼见见真的毛毛。”

“说起来，克劳德特，你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来过我的法庭了吧。这样吧，如果他们今天到庭的话，我就给你打电话，甚至滥用一下职权安排你在法庭外见见他们也成。你觉得怎么样？”

她觉得这主意棒极了，这样的事情总是会令她开心不已。吻别了妻子后，弗雷德里克走到自己的飞行车旁，司机为他打开车门，他钻了进去。飞行车不久就上升到一千英尺高，弗雷德里克回过头去，看到妻子仍然站在屋顶花园边上，仰望着他。

弗雷德里克认为自己必须确认一下克劳德特过来后的安全问题。马克斯·费恩担心可能会有麻烦，伊恩·弗格森也这么想，但他们可都没有被不乐观的前景吓到。就在飞行车开始朝中央法院大楼降落的时候，弗雷德里克看见屋顶上站着警卫，而且他们不只佩有手枪，因为他看到了步枪枪管和钢盔的闪光。随着距离的拉近，他发现那些警卫们的制服也是蓝色的，但比警察们穿的那种稍浅。他们还穿着短统靴和带红色条纹的长裤。弗雷德里克突然想起星际陆战队的制服就是蓝色的。这么说，伊恩·弗格森果然按下了应急按钮啊。这让他觉得克劳德特来这里或许比在家还安全点。

弗雷德里克下了车，一名中士带着几个人走上前来。那中士用手碰了一下头盔的前缘，这极似一个海军对平民的敬礼。

“您是彭达维斯法官么？早上好。”

“早上好，中士。联邦陆战队怎么来守卫法院大楼了？”

“先生，我们是奉内皮尔准将的命令在这待命。警察局长费恩的人负责楼下的安全。星际陆战队上尉卡萨格拉和舰队上校格赖登费尔德都在您的办公室等您。”

彭达维斯法官刚准备朝电梯那边走，查拉图斯特拉公司的大轿车就开了进来。那中士迅速转身，招手叫了几个他的人，快步跑了过去。彭达维斯不知道莱斯利·库姆斯看到那些星际陆战队员会作何感想。

来到自己的私人办公室后，彭达维斯法官发现有两名随身佩戴武器的军官等在这里，在场作陪的警察局长费恩也配了枪。看到彭达维斯进来，所有人都站起来向他致意，等法官坐回办公桌后，他们也坐了下来。然后彭达维斯把之前问过中士的那个问题又问了一遍。

“是这样的，法官大人，警察上校弗格森昨晚致电纳皮尔准将要求武装援助，”身着黑色星际海军服的军官说道，“弗格森上校称他怀疑有人秘密潜入了这个城市。他猜得一点儿也没错。从周三下午开始，星际陆战队上尉卡萨格拉已经奉纳皮尔准将的命令，带领星际陆战队的潜入部队在此地登陆，随时准备接管居留地。这部分工作现在已经完成了。纳皮尔准将也已到达，并以多项渎职罪和腐败罪逮捕了埃默特总督和司法部长奥布莱恩。不过法官大人，他们不会被送到您的法庭来的，他们将被押回地球受审。”

“那么，纳皮尔准将已经接管了公民政府？”

“呃，他应该会在审判结果出来之前暂时掌控大权。我们想知道现任政府是否合法。”

“那你们应该不会干预审判吧？”

“看情况吧，法官大人。我们肯定是要到庭的。”他看了看表。“现在距离开庭应该还有一个小时吧？或许我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解释一下。”

*****

马克斯·费恩在法庭门口遇到了杰克一行，并愉快地跟他们打着招呼。这时，他看到了杰克肩上的毛毛宝宝，满脸狐疑。

“我可不知道他也来了，杰克。我觉得他们恐怕不会让他进入法庭的。”

“胡说八道！”格斯·布兰哈德说，“我承认，他是个未成年儿童，而且原住民身份也还没有得到正式的认定。但鉴于被我们称为‘金发女郎’的那只毛毛是本案的死者，而毛毛宝宝是死者家族中唯一幸存的成员，他毫无疑问有权出庭。”

“那好吧，只要你小心别让他坐到别人头上就行。格斯，你和杰克坐那里。本，你和格德的位子在证人席这边。”

离开庭还有半个小时，旁听席和楼厅里已经座无虚席。位于法官席左边的陪审团席现在坐满了穿黑色星际舰队制服和蓝色星际陆战队制服的军官。因为本案没有陪审团，所以他们就占用了那里。记者席也是人满为患，其间还架着各种各样的设备。

毛毛宝宝好奇地仰望着法官席后面的大屏幕。屏幕上显示着法庭里的情景，像一块单向透视玻璃，无论是公众还是现场观众都可以看到相同的画面。毛毛宝宝很快就从屏幕上找到了自己，兴奋地挥舞起双臂来。就在这时，他们之前进来的那个门口传来一阵喧嚣，莱斯利·库姆斯走了进来，后面跟着厄恩斯特·马林和他的几个助手，露丝·奥塞里斯，胡安·希门尼斯，还有莱纳德·凯洛格。杰克上次见到凯洛格还是在乔治·伦特的申诉法庭。只见他的脸上还缠着绷带，脚上穿着一双借来的鹿皮鞋，因为他自己的鞋上沾满了“金发女郎”的血，已经被作为证物没收了。

库姆斯瞥了一眼杰克和布兰哈德的桌子，正看见毛毛宝宝向着大屏幕上的自己挥手的样子，他转身愤怒地朝费恩抗议起来。费恩摇了摇头。库姆斯又抗议了一次，结果又收获了一个摇头。最后，他只好耸了耸肩，把凯洛格领到他们的桌边坐了下来。

和彭达维斯一同前来的还有两名陪审法官——右边那位身材矮小，有着一张圆脸；左边那位身材高大修长、满头白发，却留着一把黑色的

小胡子。待三位法官坐定，庭审很快就开始了。首先是宣读指控，然后布兰哈德作为凯洛格的检控官向法庭陈词："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金发女郎'……智慧生物种族的成员之一……被告人莱纳德·凯洛格蓄意实施……无缘无故的残忍谋杀。"说到这里，布兰哈德后退了几步，坐在桌子边上，捧起了毛毛宝宝。当莱斯利·库姆斯指控杰克·霍洛维粗暴地殴打莱纳德·凯洛格并无情地射杀了库尔特·博尔奇时，他一直温柔地抚慰着宝宝。

"先生们，现在我们可以开始听取证人证言了，"首席法官说，"哪方先开始检控？"

格斯将毛毛宝宝递还给杰克，走上前去，库姆斯走在他身旁。

"法官大人，本次审判的关键在于查拉图斯特拉霍洛维毛毛(*Fuzzy fuzzy holloway zarathustra*)这一物种的成员算不算智慧生物，"格斯说，"不过，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应该先核实核纪元654年6月19日下午，在冷溪的霍洛维营地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然后再来讨论'金发女郎'算不算智慧生物。"

"我同意，"库姆斯平静地说，"反正大多数证人等会儿还要上台作证，不过总体来说，我认为布兰哈德先生的建议比较节省法庭的时间。"

"那么，库姆斯先生，你是否同意任何倾向于证明或驳斥普通毛毛是智慧生物的证据，同样适用于证明或驳斥'金发女郎'是智慧生物？"

库姆斯仔细地想了又想，认定那不是个语言陷阱才表示同意。副执法官走到证人席上调整了几下，然后啪地按动了椅子背面的开关，椅子后面马上亮起了测谎仪那两英尺大的圆球屏幕，上面一片纯净的蓝色。第一个被传唤的证人是乔治·伦特上尉。他在证人席上坐下，并戴上了连接有电极的亮晶晶的头盔。

伦特上尉报上了自己的名字和军衔，他身后的球体仍然保持着平静的蓝色。然后他等待着库姆斯和布兰哈德的问询。布兰哈德从口袋里拿出了一枚半索尔的硬币，在双手之间飞快地抛接了一番，突然就拍在了手腕上。库姆斯说："正面。"布兰哈德移开手将硬币的朝向展示给大家看，然后微微鞠了一躬，退后了几步。

"请问，伦特上尉，"库姆斯开始问话，"当你从霍洛维营地来到河对岸的临时营地时，你看到了些什么？"

“两名死者，”伦特说，“其一是一名地球人，胸部被三枪贯穿；另一人是一只毛毛，看样子不是被踢死就是被踩死的。”

“法官大人！”库姆斯提出异议，“我必须要求证人修改他的用词，并将他刚才的回答从庭审记录中删除。在当前情况下，证人无权将毛毛称为‘人’。”

“法官大人，”布兰哈德抓住了话柄，“库姆斯先生的反对颇具偏见。在当前情况下，他无权否认毛毛可被称为‘人’，这无异于要求证人在证言中将他们以非智慧生物论。”

他们就这样你来我往地争执了五分钟。杰克开始心不在焉地在记事本上涂鸦，毛毛宝宝也用双手抱住铅笔乱写乱画起来，画风颇像他曾学习打的结。法庭终于打断了争论，并表示伦特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描述自己为什么要去霍洛维的营地，在那里发现了什么以及说了和做了些什么。期间，库姆斯和布兰哈德又为某件事是“传闻”还是“事实”吵了起来。等伦特讲完之后，库姆斯说：“我没有问题要问了。”

“上尉，您根据杰克·霍洛维的谋杀指控逮捕了莱纳德·凯洛格。那么，我是否可以认为，在您看来，该指控具有法律效力？”

“是的，先生。我认为，莱纳德·凯洛格杀害了一只智慧生物。只有智慧生物才会埋葬他们的死者。”

接下来，哈迈德·卡德拉、开另一辆车到场的两名警察以及带着调查设备在现场拍照的人先后出庭作证。然后布兰哈德又传召露丝·奥塞里斯到证人席，在库姆斯的一番徒劳的反对之后，露丝开始讲述“金发女郎”遇害、杰克殴打凯洛格并射杀博尔奇的经过。等她讲完后，首席法官敲了下木槌。

“我认为，上述证言足以认定以下事实：我们称为‘金发女郎’的无名女死者确系被告莱纳德·凯洛格踢踩致死，而地球人库尔特·博尔奇也确系被杰克·霍洛维射杀。既然如此，下面我们将斟酌这两起凶杀案是否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谋杀。现在是11:40，休庭吃午餐，14:00重新开庭。在下午开庭前还有些事情要完成，包括对法庭的布置进行一些改动……布兰哈德先生，你还有话要说？”

“法官大人，现在查拉图斯特拉霍洛维毛毛这一物种只有一名成员到

庭，而且他是一个未成年，因此是不具有代表性的个体。”他捧起毛毛宝宝让大家看，“如果要讨论该物种或种族是否智慧生物的问题，请住在马洛里苑酒店的毛毛们前来现身说法岂非更好？”

“嗯，布兰哈德先生，”彭达维斯说，“我们当然希望毛毛们可以出庭，不过我建议等我们重新开庭后再派人去请他们，也许今天下午暂时还不需要他们！还有别的事吗？”“没有，那么现在休庭，下午两点重新开庭。”他又敲了一下木槌。

休庭期间，法庭的传统布局被改变了。撤消了四排观众席，隔离围栏也随之后移。原本位于法官席一侧的证人席改到了隔离围栏处，正对法官席，此外还搬进来大量桌子，排成了弧形，将证人席围在中间。桌前的每个人都可以直接面对法官，也可以通过大屏幕看到其他人。证人席上的目击证人也可以从大屏幕上看到测谎屏幕的状态。

格斯·布兰哈德和杰克一起走进来，他环顾四周，轻声骂了一句。

“难怪他们给了我们两个小时的时间吃午饭。真搞不懂他们这是什么意思。”然后他笑了一笑，“你瞧库姆斯的样子——他看起来可一点也不喜欢眼下这情形。”

一名副执法官拿着座位布置图走向他们。

“布兰哈德先生，你和霍洛维先生的座位在这边。”他指着离其他人稍远、最右边的一张面对法官席的桌子，“范里贝克博士和雷恩斯福德博士请坐那边。”

这时，众人头顶上的扩音喇叭发出了两声尖锐的哨音，然后法庭公告员的声音传了出来：

“请注意！请注意！法庭将在五分钟内开庭——”

布兰哈德闻言猛地一转头，杰克的眼睛也跟着他看了过去。法庭公告员是一名星际舰队士官。

“见鬼了，这是怎么回事？”布兰哈德问道，“这里变成星际舰队的军事法庭了？”

“我也一直纳闷呢，布兰哈德先生，”副执法官说，“你知道，他们已

经接管了整个星球。”

“也许这下我们走运了呢，格斯。我经常听人说军事法庭上无辜者更有理，民事法庭上罪人占便宜。”

杰克看见莱斯利·库姆斯和莱纳德·凯洛格坐在法官席对面一张与他们的桌子类似的桌子旁。其他几张桌子的座位安排似乎有些奇怪。格德·范里贝克坐在露丝·奥塞里斯旁边，厄恩斯特·马林跟本·雷恩斯福德坐在一起，另一边是胡安·希门尼斯。格斯正仰头朝楼厅上望着。显然，库姆斯也听到了刚才的话。

“那句话一点也不假，我敢打赌这个星球上的每个律师都明白。”他说。“啊哦！杰克你看见那位穿蓝色长裙的白发女士了么？那是首席法官的妻子。这么多年来，她这还是第一次来旁听庭审呢！”

“请注意！请注意！请注意！全体起立，向神圣的法庭致敬！”

看起来一定有人跟那位士官简要介绍了一下法庭用语。杰克抱着毛毛宝宝站了起来，三名法官也从自己的座位上起立。等他们坐回去后，首席法官马上轻快地敲响了他的木槌。

“为了防止接连出现一大串的‘反对’，我要先声明一下目前的这些安排只是暂时的，其后的程序也是如此。我们此刻并非在审判杰克·霍洛维或者莱纳德·凯洛格，恐怕今天剩下的时间还有后面好几天的时间，我们都将花在讨论如何确定查拉图斯特拉霍洛维毛毛的心智水平上。

“为此，我们只好暂时放弃一些传统的审判程序。我们将传唤证人，并像往常一样要求他们在测谎仪下陈述事实。我们也将展开综合讨论，坐在桌边的大家都可以自由参加。我和我的同事将担任主持。另外，由于不可能让所有人同时发言，所以任何想要发言的人需先征得我们的同意。至少，我希望这场讨论能如此进行。

“相信你们都已经注意到了，今天到场的还有薛西斯太空舰队基地的一些军官，我想大家应该也都听说纳皮尔准将暂时接管了公民政府的事。格赖登费尔德上校，请起立让大家认识一下。他是我们的‘法庭之友’注，我也已经赋予他审问证人的权利，必要时，他还可以代替任何一个法官行使此权力，库姆斯先生和布兰哈德先生也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代替法官行使该权力。”

库姆斯立即站了起来。“法官大人，如果我们现在要讨论智慧问题，我建议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介绍一些广为人接受的定义。我个人很想知道凯洛格的控告方和霍洛维的辩护人在使用这个词时，对这个词是如何定义的。”

果然，他们希望我们来下定义。格德·范里贝克看起来十分郁闷；厄恩斯特·马林在幸灾乐祸。然而，格斯·布兰哈德却很高兴。

“杰克，看来关于这该死的定义，他们准备的也不比我们好到哪里去。”他低声说。

之前，格赖登费尔德上校应法官的要求站起来了一下又坐了回去，这会儿他又重新站了起来。

“法官大人，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我们薛西斯太空舰队基地也一直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对确定本星球的类别很有兴趣，同时我们也认为，这未必是最后一次关于智慧的争议。法官大人，我相信我们已经有了这样一个定义。但在开始讨论之前，请法庭能允许我进行一番演示，以帮助大家理解有关问题。”

首席法官回答道：“格赖登费尔德上校已经与我讨论过这个演示，并得到了我的批准。请继续吧，上校。”

格赖登费尔德点了点头，一名副执法官打开了法官席右侧的门。两名太空舰队成员拿着硬纸盒走了进来，他们分别走到法官席和桌子前，分发由小电池供电的助听器。

“请把助听器放进耳朵，并打开，”格赖登费尔德说，“谢谢。”

毛毛宝宝试图去抢杰克的助听器。杰克把助听器塞进耳朵，接通电源。他立即听到了一些他从来没有听过的细小声音，正是毛毛宝宝在跟他说话：“*He-inta sa-wa’aka; igga sa geeda*？”

“老天，格斯，他这是在说话？”

“是的，我听到了；这事儿你怎么想——”

“超声波。上帝啊，为什么我们没有早想到这些？”

他关闭助听器，只听到毛毛宝宝平常的“Yeeek”声，可当他再次打开它，却听到毛毛宝宝在说：“Kukk-ina za zeeva。”

“不行啊宝宝，杰克爸比听不懂。我们得耐心点儿，还需要学习彼此的语言。”

“*Pa-pee Jaaak*！[注]”毛毛宝宝大叫着。“*Ba-bee za-hinga; Pa-pee Jaak za zag ga he-izza*！”

“那个耶克ing应该只是他们语言中我们能听到的波段。我敢说我们自己的声音中也有个别超声波波段。”

“嗯，他能听见我们说的话。他还能听懂自己的名字和你的名字。”

“布兰哈德先生，霍洛维先生，”彭达维斯法官打断了他们的交头接耳，“请注意，现在，你们都戴好耳塞并打开了么？很好。请继续吧，上校。”

就在这个时候，一名星际舰队少尉走了出去，回来时带来了一大群士兵，他们还带着六只毛毛。士兵们把毛毛们放在法官席和排成弧形的桌子之间的空地中就退下了。毛毛们挤成一团，四下张望着。杰克难以置信地看着他们，他瞪大了眼睛。怎么会是他们！他们不是已经不在了么？但确实是他们，没错——小毛毛、毛毛妈咪、迈克、米兹、克克和灰姑娘。毛毛宝宝快乐地大喊大叫着从桌子上腾地跳出来，毛毛妈咪跌跌撞撞走到宝宝面前，将他紧紧抱在怀里。然后，毛毛们看见了杰克，他们全都开始吵闹起来：“*Pa-pee Jaaak!Pa-pee Jaaak*！”

不知不觉间，杰克已经站了起来，离开了桌子。等他反应过来，他已经坐在了地板上，他的家人团团围绕着他，拥抱着他，开心地叽里咕噜着。他隐约听到了木槌的敲击声，还有首席法官彭达维斯的声音：“休庭十分钟！”然后格斯也加入了他们，跟他一起把整个毛毛家族抱到了自己桌子上。

毛毛们走路的时候总是摇摇晃晃的，使得杰克担惊受怕了好一阵儿。随后他明白过来：它们不是生病了，也不是被下了药，只是在低重力环境中待久了，还没有重新习惯自己的正常体重。这下他终于知道，为什么他找不到他们的任何踪迹了。此外，他还发现每只毛毛都有一个单肩包——星际陆战队的急救袋，通过编织的肩带斜跨在肩上。真见

鬼，为什么自己就没想到给他们做点这样的东西呢？杰克摸着其中的一只毛毛感慨道，并试图尽量让自己的音调与它们的相接近。毛毛们喋喋不休地回答着，并打开小包包，向他展示里面的东西——小刀、微型工具、他们捡的一些亮晶晶的或色彩鲜艳的垃圾。小毛毛做了一只装烟叶的小袋子，还用硬木碗做了一个小小的烟斗，他从袋子里拿出点烟叶装了进去，又拿出个小打火机。

“法官大人！”格斯喊道，“我知道现在正在休庭，但请注意观察小毛毛的行为。”

在众目睽睽之下，小毛毛吧嗒一声点燃了打火机，将火焰凑近烟斗，开始吞云吐雾。

桌子另一端的莱斯利·库姆斯惊讶地吞了一两下口水，然后闭上了眼睛。

彭达维斯法官敲了敲木槌，引起大家注意后就宣布重新开庭，并说道：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你们都看到也听到了格赖登费尔德上校的演示。你们都听到了毛毛们的发音，那无疑像是某种有意义的语言；你们也都看到了其中一只毛毛点燃烟斗并抽烟的过程。顺便说一句，本庭禁止吸烟。但在这次审判中，我们要为毛毛们破个例。请其他人不要感到自己受到了歧视。”

此话一出，库姆斯连忙站了起来。他刚要绕过桌子，忽然想起在新规则下他无须再上前。

“法官大人，证人今天上午使用过‘语言’这一术语，对此我强烈反对；我更加强烈地反对法官大人引用这一术语。确实，我听到了这些毛毛发出了可能让人误认为是单词的声音，但我必须否认这是真正的语言。至于使用打火机这一招，我敢担保要不了30天，我也能教会地球上的任何一只灵长类动物或者弗蕾亚星上的烤麸兽玩同样的把戏。”

格赖登费尔德也立刻站了起来。“法官大人，在过去30天里，这些毛毛一直待在薛西斯星际舰队的基地里。我们现已编制出了含一百多个单词的毛毛语词汇表，并确定了所有这些单词的明确含义；另外，我们还未掌握其准确含义的单词还有很多。我们甚至对毛毛语的语法也有了

初步的认识。至于所谓的使用打火机的小把戏，小毛毛——之前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时暂时称他为M2——是通过观察自学的。我们没有教过他抽烟，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会抽烟了。”

格赖登费尔德还没说完，杰克就站了起来。星际海军上校刚一结束发言，他马上说道：

“格赖登费尔德上校，首先我想感谢你们对毛毛们的照顾，我也很高兴你学会了如何聆听他们的语言，谢谢你为他们做的所有好事，但是，为什么你不能事先通知我一下，好让我知道他们平安无事？要知道过去的那一个月，对我来说简直就像是在地狱里。”

“这我都知道，霍洛维先生。如果道歉能让你好受一点的话，请接受我们深深的歉意。但是我们不能冒险，我们可不想暴露我们在查拉图斯特拉公司科学中心的秘密情报人员，正是我们的那位特工，在毛毛逃跑的当天上午将它们偷偷带了出来。”说到这里，他隔着法官席迅速看了一眼弧形另一端的桌子。凯洛格坐在那里，脸埋在自己掌心，仿佛对正在发生的一切都无知无觉，而莱斯利·库姆斯的扑克脸则变成了惊愕的表情。“等到布兰哈德先生、警察局长费恩和你带着法院的命令前来寻找毛毛时，他们已经乘坐星际舰队的登陆艇，离开科学中心前往薛西斯基地了。为了不暴露我们的特工，我们不能向你透露任何信息。真高兴现在已经无须顾虑这些了。”

“好了，格赖登费尔德上校，”首席法官说，“我想你正打算进一步介绍一下，你的人在薛西斯基地观察和研究的结果。为了有据可查，我们希望确定一下你们在何时、何地、都做了些什么。”

“好的，法官大人。请您传召我给您的名单上的第四名证人，并让我来问话，我们可以给出您要的证据。”

首席法官拿起了纸。“TFN预备队员，露丝·奥塞里斯中尉。”他大声念了出来。

这一次，杰克·霍洛维抬起头望向了大屏幕，在那他可以看到在场的所有人。格德·范里贝克之前一直想装作没注意到这个女子，现在却满脸惊讶地盯着她。库姆斯的脸在瞬间变得苍白，然后像尸体一样面无表情，厄恩斯特·马林气得发抖，他身边的本·雷恩斯福德则乐不可支。露丝来到了法官席前，毛毛们热烈地为她鼓掌欢呼。他们都还记得她，也很

喜欢她。格斯·布兰哈德紧紧抓着杰克的手臂说："哦，杰克兄弟！这就对了；这样一切都结束了，让我们痛打落水狗吧！"

奥塞里斯中尉坐在测谎仪的蓝色球屏幕下面，证实自己是联邦星际舰队预备役军官，应召打入查拉图斯特拉公司。

"作为一名合格的心理医生，我在科学部的马林博士手下工作，并在教育部门和少年法庭任职。与此同时，我定期向薛西斯的情报部主管阿尔堡中校发送报告。这次监视行动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查拉图斯特拉公司没有违反其章程和联邦法律的规定。在上个月中旬之前，除了与埃默特总督有关的一些无规律的经济交易，我一直没发现什么值得汇报的异常情况。然后，6月15日晚上——"

那正是本将磁带传给胡安·希门尼斯的时候。露丝介绍了那盘磁带如何引起了她的注意。

"我尽可能快地将该磁带的副本发给了阿尔堡中校。第二天晚上，我又利用范里贝克博士船上的通讯屏幕和薛西斯基地通了电话，报告了我所知的关于毛毛们的一切。也就是在那时，我得知莱纳德·凯洛格得到了霍洛维-雷恩斯福德磁带的副本，并提醒了维克托·格雷戈。凯洛格和厄恩斯特·马林被派往贝塔洲，奉命阻止任何声称毛毛们是智慧生物的报告发表，并伪造证据来指控雷恩斯福德博士和霍洛维先生苦心孤诣地制造了一场科学骗局。"

"反对，对此我表示反对，法官大人，"库姆斯站起来说。"这完全是道听途说。"

"根据我们从其他特工那里收到的报告，这是奥塞里斯中尉接受的星际舰队情报部状态评价任务的一部分，"格赖登费尔德上校说，"要知道她并非我们派驻在查拉图斯特拉公司的唯一特工。库姆斯先生，如果我再听到你对该军官的证词提出反对，我将要求布兰哈德先生传唤维克托·格雷戈，并在测谎仪下就相关事宜对他进行质询。"

"布兰哈德先生很乐意效劳，上校先生。"格斯清晰地大声说道。

库姆斯赶紧坐了回去。

"好了，奥塞里斯中尉，虽然那很有趣，但此刻请说明一下这些毛毛

是怎么到薛西斯海军基地去的。”胖乎乎的陪审法官鲁伊斯插嘴说。

“我会尽快说到那里的，法官大人，”露丝说道，“22日周五晚，毛毛们被从霍洛维先生身边带到了马洛里斯波特。穆罕默德·奥布莱恩将他们交给了胡安·希门尼斯，后者将他们带到了科学中心，并把他们关在他办公室后面的一个房间的笼子里。但他们很快就逃跑了。第二天早上我发现了他们，设法把他们弄出了大楼，并交给了阿尔堡中校，他是专程从薛西斯基地前来亲自负责毛毛事宜的——恕我无法透露其中的具体细节。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都是地球联邦武装部队的军官。法庭无权强迫一名联邦军官就涉及军事机密的内容发表证词。通过我在马洛里斯波特的线人，我时不时能获悉在毛毛心智水平的评测工作中取得的进展，偶尔还能提出建议。但如果某个建议是根据马林博士的思路得出的，我都会虔诚地相信。”

听了她说的这些话，马林看起来一点儿也不领情。

布兰哈德站起身来。“在此证人获准离开之前，我想询问她是否知道其他四只毛毛的事情，就是杰克·霍洛维周五在蕨溪发现的那些。”

“啊，是的。那是我的毛毛，我担心死他们了。他们的名字分别是‘情结’、‘综合征’、‘本我’和‘超我’。”

“你是说你的毛毛，中尉？”

“嗯，我照顾他们，并和他们一起工作。他们被胡安·希门尼斯和公司的猎人从贝塔洲抓来后，就关在距这里以北大约500英里的一个被腾空的农场中心里。我所有的时间都跟他们在一起，马林博士大部分时间也在。结果周一晚上，库姆斯先生来了，把他们带走了。”

“你刚才说是库姆斯先生吗？”格斯·布兰哈德问。

“就是公司的律师莱斯利·库姆斯先生。他说马洛里斯波特那边需要它们，可直到第二天我才知道它们被带去做什么。有人当着毛毛猎人的面把它们放了出来，想让它们被杀死。”

她瞪着对面的库姆斯。如果目光是子弹，库姆斯一定会比库尔特·博尔奇死得还惨。

“他们为什么宁愿牺牲四只毛毛，也要去圆那个迟早都会被拆穿的谎

言？”布兰哈德问。

“对他们来说才不算什么牺牲。他们本来就想摆脱那些毛毛，又不敢自己动手去杀，免得像莱纳德·凯洛格一样被控以谋杀罪。自厄恩斯特·马林以下，每个接触过毛毛的人都确信他们具有智慧。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自己也一直在使用这些助听器，这是得到薛西斯基地的指示后我提出的建议。法庭不妨在测谎仪下面问问马林博士，也问问他关于多序数多脑造影实验的事。”

“好的，我们既然知道了霍洛维的毛毛们怎么会出现在薛西斯基地，”首席法官说，“那么随时都可以听取那里的工作人员的证词。现在，我想听听厄恩斯特·马林博士怎么说。”

库姆斯再次站了起来。“法官大人，在进一步听取任何证词之前，我想与我的当事人私下商讨一下。”

“库姆斯先生，我看不出为此中断诉讼的理由何在。在本轮庭审后，你愿意怎么跟你的当事人商量都可以，我保证在那之前不会叫你上来代表他发言。”彭达维斯法官轻轻敲了一下木槌，宣布，“请厄恩斯特·马林博士出庭作证。”

---

1. amicus curiae是拉丁文，意思是“法庭之友”，相当于英语中的“a friend of the court”。其历史非常悠久，可解释为“对案件中的疑难问题陈述意见，并善意提醒法院注意某些法律问题的临时法律顾问；协助法庭解决问题的人”或“于特殊案件中，为法院提供中立建议之人”，当前在国际、区域司法机构或贸易协定中频繁采用。（译注）
2. 这是毛毛在模仿Pappy Jack（英语“杰克爸比”）的发音。（译注）

第十五章

听到法官叫自己的名字，厄恩斯特·马林瑟缩了一下，恨不得能够隐身。他一点儿也不想出庭作证。说实话，几天来他一直害怕这一刻的到来。现在，他将不得不坐在那椅子上，等他们问一些他无法如实回答的问题，而在他的脑袋顶上，悬着测谎仪那大大的球形显示屏——

副执法官走过来碰了碰他的肩膀，跟他说了几句话，马林一度以为自己连站也站不起来了。通往证人席的路是那么漫长，两侧的人都注视着他，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到证人席那里的。他在椅子上坐了下来，有人给他戴上了头盔并连接上电极。过去的法庭总会要求证人宣誓自己所言属实，但现在的法庭却没有这一程序——已经不需要了。

就在测谎仪被启动时，马林抬头看了一眼三位法官身后的大屏幕。他脑袋上的球体显示出一片刺眼的红色。有人窃笑出声。在这个法庭上，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他自己的实验室里也有类似的显示屏，能将人的思维全部解析为单个模式——从皮层发出的稳定的alpha波和beta波[注]，还有丘脑波。他想着所有这些波形，想着伴随大脑活动所产生的电磁活动，想着想着，球形屏幕上的红色消退了，又恢复成蓝色。因为他已经不再勉强压抑着真话，或是设法用明知虚假的语句来替代它们了。他真希望这种状态能保持下去，但他知道，他不能，这是迟早的事。

马林报上自己的姓名和职业背景时，测谎仪还显示蓝色；但当他随后列举起自己已发表的著作时，测谎仪突然闪烁出红光——原来，他刚刚说到的那篇论文虽然是以他的名义发表的，但其实所有的工作都是他学生们干的。这一点他虽然早就忘记了，但他的良知没有忘记。

“马林博士，”端坐在三名法官正中，也是最年长的一位法官开始提问，“以你的专业意见，心智的智慧与否区别在哪里？”

“有意识地进行思考的能力。”马林回答。测谎仪显示蓝色。

“你是指非智慧生物没有意识，还是说它们不会思考？”

“两者都不是。任何具有中枢神经系统的生命形式都有一定的意识，它们能认识到自己的存在，也能认识周围的环境。而从最宽泛的角度来说，任何有脑结构的生物都能够思考。但我的意思是指，只有智慧生物不但能够思考，还知道自己是在思考。”

目前为止，他还算相当安全。他谈起了感受刺激和做出反应的有关问题，也介绍了条件反射。他回顾了核纪元前一世纪，巴甫洛夫、科尔兹布斯基[注]、弗洛伊德。至此，测谎仪都未曾闪烁出红光。

“无智慧的动物只能对当下的、刺激自己产生感觉并让自己自动做出反应的东西产生意识。它可以感知到某物，并对它做出单一的认定，例如，这个挺好吃，这种感觉不舒服，这是个可以满足性欲的对象，或者这东西很危险等等。但是，智慧生物却可以有意识地对这些感觉刺激进行思考，并对它们做出描述性的陈述，再根据这些陈述做出判断，一系列思维活动环环相扣。呃，我的座位上有个图示可以把这一点阐释得很清楚，不知可否把它拿给我——”

“暂时先不必了，马林博士。等你离开证人席，讨论开始之后，你可以再行讲解。现在我们只需要了解你的大致观点。”

“好吧，这么说吧，智慧的头脑具有总结概括的能力。在非智慧的动物看来，它们所遇到的每一项经验要么是全新的，要么与自己记忆中的某些经历完全一致。兔子见了狗就逃，是因为对于兔子来说，这只狗与曾经追逐过它的另一只狗没什么差别。鸟被苹果所吸引，每个苹果在它眼里都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可以啄上一口的红色物体。但智慧生物则会分析：‘这些红色物体是苹果；苹果这类物体可以食用，而且味道不错。’他在‘苹果’这个一般性标签下面又设置了分类。反过来，这也导致了他们能从对任何具体物体的感知中形成抽象的概念（如红色、好吃等），并对这些抽象概念进行排序，如‘水果’与‘苹果’不同，‘食物’也不同于‘水果’。”

测谎仪上仍然是平静的蓝色。三位法官在等待下文，于是马林继续说道：

“形成抽象概念后，就需要用符号来表征它们，这样即使实际的物体并不在眼前，也一样可以谈论它们。智慧生物会使用符号，并利用符号进行交流。他能够以符号的形式将自己的思想传达给其他的智慧生物。”

“就好比‘Pa-pee　Jaak’么？”坐在右边的那个留黑色小胡子的法官问道。

测谎仪马上闪出了红光。

“法官大人，我认为靠死记硬背学到，然后随机脱口而出的单词不能算是真正的语言符号。毛毛们只是学会了将那种声音与特定的人联系起来，并把它当成一个信号，而不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语言符号。”

测谎仪上红光仍在闪耀。坐在正中的首席法官敲击了一下他的木槌。

“马林博士！你应该比这个星球上的所有人都更清楚，在测谎仪下，任何谎言都不可能蒙混过关。其他人只是知道这个事实；但你深知其中的原理。现在，我将重新表述贾尼维尔法官的问题，希望你如实回答。否则，我将认为你在藐视法庭。马林博士，当毛毛们叫出‘杰克爸比’时，你是否认为它们在用语言表述霍洛维先生？”

他说不出来。他强迫自己认为这种“智慧”只是个大骗局，认为毛毛们不过是些没有思想的小动物。

但其实他压根儿就不相信这种鬼话，他自己再清楚不过了。他知道得再清楚不过了。他哽了好一会儿。

“是的，法官大人。在他们的心目中，‘杰克爸比’这个词就是表征杰克·霍洛维先生的符号。”

他看着测谎仪。红色的球体已经变成了紫红色，继而又变成蓝紫色，然后恢复了纯蓝色。自从那天下午莱纳德·凯洛格告诉他关于毛毛的事情以来，他还是第一次感觉好受了一点儿。

“那么毛毛们是否具有自觉思考的能力，马林博士？”彭达维斯法官问道。

“哦，是的。即使没有其他证据，可以使用语言符号这一事实也足以证明这一点。此外，通过仪器监测所提供的证据也令人印象深刻。无论是毛毛的脑电图，还是他们学习和解谜的能力都相当于十到十二岁的人类儿童。尤其是在玩解谜游戏时，他们会先想办法，然后手脑并用来完成工作，就像人类在洗手或者系领带时那样。”

测谎仪上一片纯净的蓝色。马林已经放弃了撒谎的企图。他只是把想到的东西一股脑儿地全说了出来。

莱纳德·凯洛格轰然往前倒去，把头埋在桌上自己的臂弯中，痛苦如潮汐般席卷了他。

我杀人了；我是个凶手！虽然她只是个毛毛绒的有趣的小东西，但她是一个“人”。在我杀她的时候，当我看到树林里的那个小小坟冢的时候，我就知道了。现在，他们马上就要把我按在测谎仪下面的椅子上，让我向所有人认罪了。再然后，我就会被押上刑场，被人一枪打爆脑袋。

而这一切的起始，只是那可怜的小家伙想向我展示一下她的新铃铛！

“还有人想问证人什么问题吗？”首席法官问道。

“我没问题了，”格赖登费尔德上校说，“你呢，上尉？”

“我也没什么问题要问了，”伊巴拉上尉说，“马林博士已经清楚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他只能如此，因为他确定自己不是测谎仪的对手。杰克觉得自己几乎要开始同情马林了。他从一开始就不喜欢马林，但现在马林看起来好像变了个人，这就是所谓的洗心革面吧。或许每个人都该时不时地接受一下测谎，好让自己懂得——诚信要从诚实面对自己开始。

“那么库姆斯先生呢？”被问到的库姆斯看起来好像在有生之年再也不想再问任何目击证人任何问题，“布兰哈德先生有什么问题么？”

格斯站起身，手里抱着只还扯着他的胡子的智慧生物，夸张地向厄恩斯特·马林表示感谢。

就在几名工作人员解开马林与测谎仪之间的连接时，彭达维斯法官说道：“鉴于这种情况，我们现在休庭，明早9:00继续开庭。库姆斯先生，我这里有一张查拉图斯特拉公司开具的25000索尔币的支票。我现在把它归还给你，并取消凯洛格博士的保释。”

“那么，您是否也要一并撤销杰克·霍洛维的保释？”

“并无此意，库姆斯先生，我劝你最好不要小题大做了。我至今尚未驳回对霍洛维先生的指控，唯一的原因是我不想在诉讼中拆你的台。我认为给予霍洛维先生保释不会存在什么风险。我之所以这样劝你是看在你的当事人凯洛格博士的份上。”

“法官大人，坦白说我也这么想，”库姆斯承认，“我这么抗议，用马林博士的话来说，不过是‘条件反射’罢了。”

然后一大群人开始朝桌边涌去。本·雷恩斯福德、乔治·伦特和他手下的警察、格德和露丝都挤在其中。他们相互拥抱在一起。

“杰克，过会儿我们再到酒店去，”格德说，“露丝和我准备去喝一杯，吃点东西。然后再回来接她的毛毛们。”

这下好了，杰克想着，自己的搭档把女朋友追回来了，而这位女朋友也找回了她自己的毛毛家族。以后的日子一定会很有趣。他们的名字叫什么来着？“综合征”“情结”、“本我”和“超我”。居然给毛毛取这种名字！

---

1. aleph，beth，gimel、daleth分别为希伯来文中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个字母。（译注）
2. Korzybski，美国语义学家。（译注）

第十六章

大门到了，他们停下窃窃私语，转向右边煞有介事地走上了法官席，先是鲁伊斯，然后是彭达维斯自己，最后是贾尼维尔。他们先是面向屏幕，好让他们为之服务的公众们看到法官们的脸，然后才坐了下来。法庭公告员开始不断重复着“注意”“肃静”之类的口号。他们几乎可以感觉到法庭上的紧张气氛了。伊维斯·贾尼维尔低声说道：

“他们都知道了。”

公告员的呼叫一停，马克斯·费恩马上朝法官席走来，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

“法官大人，我很惭愧地向您报告，被告人莱纳德·凯洛格不能出庭了。他死了。昨晚，他在自己的牢房里自杀身亡——就在我的羁押之下。”费恩苦涩地补充道。

法庭出现了一阵骚动，但这并不是震惊，而是对预料中的事情终于发生而表示的叹息。他们早就知道发生了什么。

“怎么会这样，警察局长？”法官顾不上用标准的法庭用语就脱口问道。

“该犯羁押在单人牢房里。牢房里有一个摄像头，我手下的一名副警官一直通过屏幕观察着犯人的一举一动。”费恩用一种平板得近乎机械的声音说道。“22:30，犯人上床睡觉，身上仍穿着衬衫，还把毯子蒙在头上。负责观察的那名副警官也没多想。因为灯光干扰睡眠，许多囚犯都会这么做。他在床上折腾了一会儿，然后就好像是睡着了的样子。

“今天早上，警卫去叫他起床的时候才发现毯子下面的整张单人床都被鲜血浸透了。凯洛格割喉自尽了。他用自己衬衫上的拉链来回地锯，直到切断了自己的颈静脉。他死了。”

“我的天哪，警察局长！”彭达维斯很是震惊。之前他听到的说法是凯洛格私藏了一把小刀，他还准备在这事儿上严厉批评费恩呢。但居然

是发生了这样的事！他发现自己的手指正情不自禁地触摸着外套拉链上的锯齿。“我想，你没有预计到这样的事是情有可原的，不该受到责难，换了谁也想不到。”

贾尼维尔和鲁伊斯都简短地附和了一句。费恩警察局长微微鞠了一躬，走到了一旁。

莱斯利·库姆斯站了起来，看起来他费了好大一番功夫想让自己表现出悲痛和震惊的样子。

“法官大人，我发现我已经没有当事人了，”他说，“事实上，我待在这儿已经完全没什么事情好做了。对霍洛维先生的指控根本无法成立。他只是开枪射击了一个试图杀死他的人，就这么简单。因此，我请求法官大人驳回对他的起诉，并将他从羁押中释放。”

格赖登费尔德上校突然一跃而起。

“法官大人，我完全理解被告现在已不在本庭监管范围之内，但请允许我指出，我和我的同事来这里参与本案，是希望可以确定本星球的分类地位，并为智慧生物制定适当的定义。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法官大人。”

“但是，法官大人，”库姆斯抗议道，“我们总不能搞出一场审判死人的闹剧吧。”

可敬的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布兰哈德马上打断他：“这也是有先例的，如核纪元604年的巴风特殖民地人民诉已故的贾姆·希尔纵火和蓄意破坏案。”

没错，在殖民地的法律范围内，你几乎可以找到任何案例的先例。

杰克·霍洛维站了起来，左臂弯里揽着一只毛毛，他白色的小胡子因愤怒而根根直竖起来。

“我可不是死人，法官大人，我正在这里受审。而我受审的理由跟我能逃过一死是同一个原因。我是在库尔特·博尔奇协助及教唆他人杀害毛毛时才射杀他的，这就是我的辩护理由。我希望本庭认定杀害毛毛也构成谋杀罪。”

法官缓缓点了点头。“我不会撤销对霍洛维先生的指控，”他说，“霍洛维先生因被控谋杀罪而被传讯。如果他无罪，他有权进行无罪辩护。所以，库姆斯先生，恐怕你不得不继续起诉他了。”

又一阵短暂的骚动传遍了法庭，犹如微风拂过麦浪。大戏终于要开场了。

这天早晨，所有的毛毛都来到了法庭：杰克的六只，警局的五只，本的“佛洛拉”和“弗纳”，还有露丝·奥塞里斯声称属于自己的四只。大家都忙着辩论，顾不上照看他们。最后，警局的某只毛毛——也不知道是迪林杰还是“克里平博士”——和本·雷恩斯福德的“佛洛拉”和“弗纳”拖着真空吸尘器的软管跑到了桌子与法官席之间的空地上。哈迈德·卡德拉躲在桌子底下，试图把吸尘器从它们手里夺回来。这下好玩了。毛毛们兴奋地尖叫着，全都抓着另一端，迈克、米兹、“超我”和“复杂”都跑去帮助同伴们。七只毛毛把卡德拉拖了十英尺之远，直到他举手投降、决定随他们好了。与此同时，在弧形桌子的另一侧，马洛里斯波特学院语言系的主任与业余语言学者之间也爆发出了初次战役。在这个乱七八糟的时刻，彭达维斯法官决定，如果你不能阻止它，那么就放松并享受它好了。他敲了几次木槌，宣布法庭暂时休庭。

“请所有人都留在这里。这不是正式休庭，如果在座的任何组织或机构在讨论完这个问题的方方面面后，能够达成一致结论并能够提交证据，都可以通知法官席重新开庭。无论如何，11:30本庭都将重新开庭。”

有人问起暂时休庭期间是否允许吸烟，首席法官同意了。杰克拿出一支雪茄点燃了。毛毛妈咪想要个烟斗，她不喜欢雪茄。透过眼角的余光，杰克看到了迈克、米兹、“弗纳”和“佛洛拉”在法官席后面的台阶附近蹦蹦跳跳。然后，当他下一次看过去时，他们都已经站在了台阶上，米兹正向庭上展示自己单肩包里面的“宝贝”呢。

杰克站起身来，带着毛毛妈咪和毛毛宝宝来到莱斯利·库姆斯坐着的地方。这时，连咖啡壶也被人从餐厅里拿了过来。——看来，毛毛真应该多来法庭玩玩。

*****

法官的木槌终于又轻缓地敲响了。小毛毛爬到了杰克·霍洛维的大腿

上。在法庭待了五天后，他们都明白了木槌敲响的时候，毛毛们和其他人都需要保持安静。杰克想，等自己回到家，也做一个小木槌放在起居室的桌子上，以备毛毛一家闹得太欢脱时之用，说不定会是个好主意。只有毛毛宝宝还没有领会到小木槌的含义，开始往地上溜去，毛毛妈咪赶紧追上他，把他带回到桌子底下。

这地方终于看起来又像一个法庭的样子了。桌子排成面对法官席的整齐的一排，证人席和陪审团席都搬回到了原来的位置。烟灰缸、咖啡壶、冰镇啤酒的冰桶和软饮料都消失了，好像派对已然结束。杰克几乎为此感到遗憾了——那可是段很欢乐的时光呢，对于17只毛毛、一只毛毛宝宝和一只黑白相间的小猫来说就尤其如此了。

这次的法庭还有一个不同寻常的设置。在法官席上出现了第四个人，他穿着带金色穗带的黑色太空舰队军服，坐得离法官们稍远，试图让自己不那么引人注目——这位就是太空舰队的亚历克斯·纳皮尔准将。

彭达维斯法官放下木槌。“女士们，先生们，你们是否已准备好就达成的一致意见进行总结陈词？”他问。

太空舰队的心理学家伊巴拉上尉站了起来，打开了面前的阅读屏。

“法官大人，”他说道，“虽然在细节方面仍然存在相当多的争议，但我们已就所有主要问题达成共识。这份报告相当冗长，已经被纳入永久记录。不知法庭是否允许我对其做一简要的总结？”

法官同意了。伊巴拉低头看向面前的屏幕，继续说道：

“我们认为，”他说，“智慧生物区别于非智慧生物的特征在于他们可以进行有意识的思考，即他们具有按照逻辑顺序进行思考的能力，且能够思考除单纯的感觉数据之外的东西。我们——请注意，这里的‘我们’指代每个智慧种族的每一名成员——能够有意识地思考，我们都知道我们在思考什么内容。这并不是说，我们所有的心理活动是有意识的。心理学在很大程度上仅仅以出现于意识水平之上的那一小部分精神活动为基础。几个世纪以来，我们都将人的思维比喻成冰山，显露出来的只有十分之一，还有十分之九潜藏在水面之下。精神病学这一学科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将这些淹没于水下的部分带到意识层面上来，作为一名身体力行者，我想说这非常困难且充满了不确定性。

“我们已经完全习惯于有意识的思考，以至于当我们通过任何无意识的方式得出结论时，我们会说那只是一种‘预感’或是‘直觉’，并质疑其可靠性。我们如此习惯于依赖由冥思苦想得到的意识来决定行动，因此哪怕在生存斗争或其他紧急情况下本该自动产生的反应，我们也必须靠系统的训练来获得。我们生来就对那片沉没于水下的广袤的精神领域无知无觉，直到核纪元前一世纪，终于有人依稀感到它的存在，但其特性仍然是专业内激烈争辩的主题。”

在过去的四天里，我们这里也断断续续地发生过几场这样的争论。

“如果我们将智慧的精神活动比作冰山，那么非智慧的精神活动就可以看成是从其表面反射出来的阳光。当然，这个类比不是很准确。当非智慧生物有意识地处理单纯即时的感觉数据时，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潜意识记忆的吸收和再发射过程。此外，在处理某些新情况时，也会偶然地出现某些有意识的精神活动的火花。范里贝克博士对于该现象的演化特别感兴趣，他指出，因剧烈的环境变化而出现的新奇事物有可能迫使非智慧生物开始进入或多或少的持续性地有意识思考阶段，由此产生的思维习惯最终将产生真正的智慧。

“智慧的头脑不仅可以习惯性地进行有意识的思考，该思考过程还具有连贯性。它将一个事物与另一个事物相关联，进行逻辑推理并得出结论，并以该结论为前提，得出进一步的结论。他能将这些联系组织在一起，然后进行归纳和概括。由此，我们才完全达到了任何非智慧生物所无法企及的高度。这不仅仅是意识或思维的增加；这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思考方式。非智慧的头脑只能处理原始的感觉材料。而智慧的头脑可以将感官印象转化为观念，然后以这些观念为基础再形成更高级的观念，最后上升到抽象水平，这个过程几乎可以无限制地永远继续下去。

“而这最终使我们具备了智慧的一个公认的最明显的体现——智慧生物会使用符号。非智慧生物不会使用符号，因为它们的头脑无法处理超越单纯的感觉图像之上的概念。”

伊巴拉喝了点水，用另一只手扭动了阅读屏上的调节器。

“智慧生物还能做到另一件事，”他继续说道，“他们可以将上述列举的三种能力加以组合，且这种组合所能创造的东西比单纯将所有组成部分相加后得到的总和要大得多。智慧生物具有想象力。他能想象出现实

世界上并不存在的东西，然后为实现它制定计划并努力工作。也就是说，智慧生物不仅会想象，还会创造。”

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会儿。“这就是我们对智慧的定义。当我们遇到任何心智状态具有这些特点的生物，就可以判定他是我们拥有智慧的伙伴。经过我们所有人的审议，我们认为，我们所称的‘毛毛’就是这样的生物。”

杰克拥抱着自己腿上的那只小小的智慧生物，小毛毛抬起头，喃喃地问道：“He-inta?”

“你是我们的一员了，孩子，”杰克低声说，“你刚刚被承认是一个‘人’。”

伊巴拉还在说着：“毛毛可以有意识地连续思考。我们对他们的脑电图模式进行了仪器分析，发现他们具有与十岁的人类儿童相近的智力。他们的思维很连贯。请大家想想他们在发明、设计和制作捕虾武器，以及发明制作上述武器所需的工具等一系列活动中所需的各种不同的逻辑步骤。我们有丰富的证据可以证明他们的思考层次已经超越了即时感觉数据，它们具有联想、概括、概念提取和象征的能力。

“最重要的是，他们不仅可以想象出新的工具，还能想象新的生活方式。从我们初次与这种生物打交道的过程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我建议将这种生物定名为‘智慧毛毛’[注]。小毛毛在森林里发现了一个奇妙的地方，一个他前所未见的地方，这里住着一种强大的生物。他想象着自己能生活在这个地方，并享受着这种神秘生物的友谊和保护。于是，他溜了进去，成了杰克·霍洛维的朋友，并和他住在一起。然后他又想象着他的家族与他一起分享这些宝贵的安逸并陪伴他，于是他回去找到了他们，把他们也带了回来。像许多其他智慧生物一样，小毛毛也有一个美丽的梦想。他是个为数不多的幸运儿，他的美梦成真了。”

全场掌声雷动，一直持续了好几分钟，首席法官才敲响木槌让大家安静下来。三名法官简短地讨论了一会儿，然后首席法官再次敲了敲木槌。这让小毛毛深感困惑：当那个人第一次敲响木槌后，所有人都已经安静下来了呀，怎么又敲一次？

“本庭一致决定，认可上述由联邦海军的伊巴拉上尉总结的已备案报告。让我们向他以及协作他工作的所有人表示感谢。

“本庭认定，该物种——查拉图斯特拉霍洛维毛毛确系智慧生物，有权得到其他智慧生物的尊重，以及地球联邦法律的充分保护。”他再次慢慢地敲下了木槌，宣告该决定已经纳入法律框架。

星际舰队的纳皮尔准将俯身小声说了几句，三位法官都重重地点了点头。于是这位星际舰队军官站了起来。

“伊巴拉上尉，我代表军方和联邦感谢你和你的同事带来如此深入浅出的精彩报告，这项成就将为所有参与者带来荣耀。同时，我也想声明一下，是伊巴拉上尉向我建议使用仪器来检测智慧思维的，在我自己的报告中，我将这一论述归功于他，并建议研究发展局能对此予以优先考虑。也许下一次我们发现用超过人类听力范围的声音讲话，身上长毛，生活在气候温和的环境中，喜欢吃生食的‘人’时，我们将可以早早认出他们来。”

我打赌伊巴拉的肩章上又要多出一条杠了，还能得到一份更好的工作，杰克想着，希望如此。这时彭达维斯又“砰”“砰”地敲了敲木槌。

“我差点忘了这是一场刑事审判，”他坦承道，“本庭宣判：被告杰克·霍洛维被控罪名不成立，当庭释放。请他或他的律师走上前来，领取退还的保释金。”宣布完休庭后他又敲了下木槌，弄得小毛毛们迷惑不解。

这一次，没有人再保持安静，而是以自己最大的声音欢呼起来。格斯叔叔把小毛毛高高举过头顶，大声喊道：

“我们赢了！全票通过！”

---

1. Fuzzy sapiens，作者模仿homo sapiens（拉丁名：智人）创造的词。（译注）

第十七章

露丝·奥塞里斯啜饮着果味浓烈的冷鸡尾酒。很好，真不错，一切都太妙了！音乐轻柔，灯光昏暗，桌子之间都相隔甚远。只有她和格德的两人世界，没有人注意到他们。她也暂时离职了。曾经出庭作证的探员总是要被停职一阵子的，就像已经被击发完毕的一轮子弹要被弃置一样。一年之后，当陪审团从地球来到这里时，他们将会叫她回来作证，但到那时她就不再是奥塞里斯中尉，而是格德·范里贝克夫人了。她放下玻璃杯，用手指摩挲着日光石。真是块可爱的日光石，它代表着一件非常可爱的事情。

我们就要结婚了，而且我们已经拥有了一个现成的家庭。四只毛毛，还有一只黑白相间的小猫。

“你确定你真的愿意去贝塔洲？”格德问道，“纳皮尔组织起的新政府将会接管科学中心。我们都可以回去做自己的老本行，也许会得到一份更好的工作也说不定。”

“你不想回去做原来的工作？”

格德摇摇头。

“我也不想。我想去贝塔洲，做一个日光石挖掘工的妻子。”

“同时也做一个毛毛学家。”

“是的，做一个毛毛学家。我现在还放不下他们。格德，我们跟他们的接触才刚刚开始，对他们的心理还一无所知。”

格德认真地点了点头。“你知道，说不定他们其实比我们还要聪明。”

露丝笑了起来。“哦，格德！我们还是不要对他们抱那么高的期望了。他们呀，就像是小孩子，一心想着找乐子。”

“话是没错，可我敢说他们比我们更聪明。他们总是能坚持最重要的

事情。”格德静静地抽了一会儿烟，“我们不了解的可不只是他们的心理，对它们的生理学或生物学方面我们同样全然不知。”他拿起酒杯喝了一口酒。“就说这儿吧，我们一共有18只毛毛，其中17只是成年毛毛，只有一只是小宝宝，这是个什么比例？再说我们在树林里看到的那些，情况跟他们也差不多：我们总共见到过大约150只成年毛毛，但只有10只毛毛宝宝。”

“但也许毛毛宝宝一年就能长大成年呢。”露丝争辩道。

“你见过有任何其他的智慧生物成熟期只有一年的么？”格德反问，“我敢打赌，他们需要10年或15年才能长大成熟。杰克的毛毛宝宝上个月才增重了不到一磅。还有另外一个不解之谜：他们怎么会这么喜欢吃雅诗三号？这可不是一种天然食品。除了谷物颗粒外，它完全是合成食品。我跟伊巴拉谈过，他怀疑其中是不是有什么东西会导致上瘾。”

“或许它正好弥补了某种膳食缺乏症呢？”

“嗯，我们会搞清楚的。”他拿着酒壶给自己的杯中添酒，“晚餐前再来一杯鸡尾酒怎么样？”

*****

星际舰队准将纳皮尔坐在以前属于尼克·埃默特的椅子上，看着眼前留着红色络腮胡、穿着皱巴巴西装的小矮人，对方正一脸惊愕地回望着他。

“我的老天，准将，你不是说真的吧？”

“我可是很认真的，雷恩斯福德博士。”

“那你肯定是疯了！”雷恩斯福德爆发了，“我来做总督？这跟让我去指挥薛西斯基地一样不靠谱。我这辈子就没担任过任何行政职务。”

“我刚才或许只是建议下。其实，你正在取代一个经验丰富的管理者。”

“我已经有工作了。芝诺科学研究所——”

“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他们会很高兴地放你走的。博士，你是这份

工作最适合的人选。你是一位生态学家；你知道破坏自然界的平衡会带来怎样灾难性的影响。当这个星球还是查拉图斯特拉公司的财产时，它由该公司负责。可现在这里十分之九都是公共领域，全联邦的人都会争先恐后地蜂拥而来，想要一夜暴富。你比较懂该如何控制发展的节奏。”

“是的，可以让我担任环保专员，或其他我能胜任的职位。”

“以总督的身份更好。你的工作就是制定政策，并指定管理人员。”

“比方说谁？”

“比方说，你现在就急需一个司法部长。你将会任命谁来担任这一职位？”

“格斯·布兰哈德。”雷恩斯福德立刻回答道。

“很好。那么，再来提个纯粹假设的问题，你将任命谁为原住民事务局长？”

*****

杰克·霍洛维正乘着警局的飞行车回贝塔洲。他现在是有身份的官员了：杰克·霍洛维局长。而小毛毛、毛毛妈咪，毛毛宝宝、迈克、米兹、克克和灰姑娘都是他的员工。不过他们可不知道自己已经是公务员了！

不知怎的，杰克倒是希望自己没有当官。

“想要份好工作么，乔治？”他问伦特。

“我已经有份不错的工作了。”

“现在有一份更好的。原住民保护部队指挥官，少校军衔，一年18000索尔币。而且你也不会失去你在警界的资历。弗格森上校将批给你无限期休假。”

“哦，见鬼，杰克，我愿意来，可我不想离开我手下的小伙子们，也不愿意让他们离开其他的伙伴们。”

“那就把所有人都带上吧。我授权你从警局借调20人组成训练骨干，你自己才只有16个人吧。他们都将担任中士，所有的中士都可以拿

到佣金。在初期阶段，这支部队将拥有150名士兵。”

“看来你觉得毛毛们需要很多保护啊。”

“是的，他们需要。从科迪勒拉山脉到西岸之间的整个地区都将成为毛毛保护区，这里将会派军队巡查。在此范围之外的毛毛也必须受到保护。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每个人都想要毛毛，即使是彭达维斯法官也跟我接洽过，想为妻子弄一对毛毛。所以，肯定会有人拉帮结伙地来狩猎他们并拿去出售的，他们会使用眩晕弹、催眠弹或是别的所有东西。于是，我还不得不设立一个收养局，可以交给露丝负责。而这也意味着会有大量的调查人员……”

这真是一项麻烦的工作啊！相对于不去挖掘自己矿产的损失，一年五万索尔币这点薪水简直不值一提。但这些事总有人来做的，而保护和照顾毛毛就是他的责任。

他不是已经诉诸法律来证明他们是智慧生物了么？

*****

现在，毛毛们要回家去了，回到他们美好的家园。自从那天晚上他们被塞进袋子里，他们也曾经去过很多好地方：一个到处亮堂堂的地方，他们可以跳得那么高，大地那么柔软；还有那些让他们遇见更多喜爱他们的人，并享受了很多乐趣的地方。但现在他们要回家了，回到森林里，回到一切开始的地方。

他们遇到了这么多的大个子。一些大个子很坏，但那只是少数；大多数大个子都是好人。即使是那个曾经杀害毛毛的人也对自己的行为深感忏悔，他们十分确信这一点。其他的大个子们把他带走了，此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小毛毛跟其他的毛毛——“弗纳”“佛洛拉”“克里平博士”“情结”“超我”，还有利齐·博登——都交谈过。现在，他们都跟着大个子们一起生活，所以就只能使用这些可笑的名字了。有一天，他们会了解到这些名字的含义，那将会很有趣。他们一定可以做到的。大个子们在耳朵里放上东西后就能听到毛毛们在说什么了，杰克爸比也在学习毛毛的语言，还把一些人类的语言教给毛毛们。

很快所有毛毛都会找到可以一起生活的大个子们——他们将会照顾他们、爱他们，陪他们玩，给他们提供超棒的食物。有了这些大个子们的照顾，也许就会有更多宝宝可以免于夭折。当然，毛毛们也会好好地回报大个子们，爱他们，让他们开心。等毛毛们学到足够的知识和经验，还可以帮助大个子们呢。

译后记

《外星小毛毛》是我和三位译者共同完成的一本科幻类小说。最初看到试译公告的时候，我还在读大学。后来翻译的过程中忙着修双学位、忙着考研，另外三位也有各自忙碌的事情，有的甚至经历了疾病的困扰，但最终这本“难产”的小毛毛终究顺利出世了。

《外星小毛毛》的故事发生在未来，讲述了在一颗荒无人烟的遥远星球，一个孤独的旷工和一群外星生物小毛毛之间发生的故事。原著的语言轻快幽默，通俗易懂，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在翻译时，我们四名译者秉持着要让小孩子也能够看懂的原则，尽量用简单地语言将意义表达出来，希望《外星小毛毛》能够成为孩子们喜爱的故事。

在书名的翻译上，四位译者也有过一段时间的争论。一开始定下的译名是《小毛绒》，是对英文书名《Little Fuzzy》的直译；后来有人提出将“小毛绒”改成“小毛毛”，因为叠词更符合儿童的语用习惯，而且听起来更加可爱；最后我们在“小毛毛”前加上“外星”二字，意在引出故事内容，同时引发读者的兴趣。有趣的一点是，“小毛毛”在一些地区的方言里恰好是“小宝宝”的意思，这种有意为之的歧义也算是译者的小幽默吧。